

羅新書

—

武俠 小說 羅刹夫人

朱貞木著

第一章 爵邸喪元、荒山逢寇

四百年前，烟嵐霧障，苗蠻窟宅之區，也充滿了血雨腥風，石破天驚的故事。現在被作者忙裏偷閑，用三寸秃筆，仿照小說家言，依次編成幾部光怪陸離，亦莊亦諧的奇聞軼事，供給愛讀武俠小說的人們。說也慚愧，在這樣大時代的洶湧潮流中，居然還有這樣閒心，編撰這樣文字，也可以說是無聊到極處，話說回來，正惟無聊到極處，才信口開河，寫些可歌可泣，可驚可美的故事，刺激些麻木腦筋，消遣些無情歲月。

閑言休絮，故事開場，滇南哀牢山脉分支的金駝峯，在石屏州異龍湖畔，山勢險峻，出產富厚，在金駝峯五六十里方圓以內，盡是龍姓苗族，無形中一金駝峯五六十里方圓，也變爲龍家苗的勢力範圍，滇人稱爲龍家金駝峯，金駝峯爲首土司，叫做龍在田，威德出衆，武藝過人，曾經跟隨鎮守雲南世襲黔國公沐英後人沐啓元，剿撫滇邊苗匪有功，於土司外加封世襲宣慰司的頭銜，因此雄視其他苗族，氣傲赫赫，也算是金駝峯的土皇帝了。

龍在田年逾五十不足四十有餘，生得騰騰虎步，一雙書童，額上偏長出一個紫瘤，遠看便像一隻肉角，滇南人又加上他一個獨角龍王的諱號，強悍苗寨，公認崇尙武事，又加上龍家苗依附沐府，屢次替朝廷出力，征剿苗匪，未免被其他苗族懷恨仇視，尤其金駝峯被沐公府剿平的幾股兇悍苗匪，和叛亂未成的六詔秘魔崖九子鬼母餘黨，（事詳拙著龍崗豹隱記及綠島風雲兩部小說內）對於金駝峯視同世仇，屢謀報復，因此龍土司解甲歸來以後，便將金駝峯龍家苗寨，分兵法部勒，好在苗族聚居村落，都是倚山設壘，疊

石樹柵，男女老幼隨身都帶腰刀標槍，經龍土司經心佈置，把金駝峯出入險要所在，築起堅固礮臺，由部下心腹頭目，率領苗卒分段把守，稽察出入。一時倒沒有輕巧虎狼的人。

獨角龍王龍土司左右，有一個結義弟兄，叫做金鵬，却是漢人，是龍土司唯一無二的好臂膀，這人是龍土司隨沐府出征時，從苗匪俘虜內洗刷出來的一箇無名漢士，後來探出這人是黃牛峽大覺寺少林名家無任禪師的俗家徒孫，武功却是無任禪師親自傳授的，龍土司推心置腹，一路提拔，軍功由記名都司積到忝游，他却不以爲榮，一心輔佐龍土司，圖報知己。軍事結束，他依然跟着龍土司回到金駝峯，他本來一身以外，無家無業，龍土司把他當作手足一樣，金駝峯龍家苗族都非常尊重他，忘記他是漢人，因他年紀比龍土司小一點，上上下下都喊他爲「鵬叔」。

龍土司唯一心腹「鵬叔」以外，還有一位賢內助，便是他妻子祿映紅，是華寧州婆兮寨土司祿洪的妹子，也是苗族的巾幗英雄，貌僅中姿，心却機警，自幼練得一手好飛標，百不失一，金駝峯基業，日見興隆，一半還是這位賢內助的功勞，獨角龍王對於這位內助，言聽計從，畏比愛多，這時夫婦膝下有一對早夕承歡的兒女，長女名叫璇姑，年十七，次生男孩，年止八九歲，上上下下喊這孩子叫做龍飛豹子，這種怪名稱的來由，因爲龍飛豹子出世時，龍土司正率領近身勇士，在金駝峯深山密林內，合圍行獵，適有一隻牯牛般的錦毛花豹，被打獵的人們，鼓噪驚起，從一座壁立的高巖上面，飛躍下來，龍土司正想舉起噴毒飛標，聯珠齊發，忽聽金駝峯上各礮臺內長鼓齊鳴，梆梆之聲，四山響應，苗寨長鼓，並非漢人用的蒙皮大鼓，却是一段空心鑲花的大木，是苗寨傳會報訊的利器，當時龍土司聽得各礮臺長鼓傳遞聲，從鼓聲節奏中，便可聽出龍土司府內發生喜慶之事，和平時聚眾傳警之聲，大有分別，鼓聲一起，土司府內頭目，已飛馬趕到，報稱夫人產下一位少土司，奉命請爺快回，龍土司大喜之下，顧不得再用飛標，獵取花豹，急忙率領勇士們驟馬趕回，因此把生出來的小孩，取名飛豹，後來龍家苗族連點帶名，加上語助詞

。叫作龍飛豹子，喊順了口，驟聽去活像江湖上的綽號，這一對嬌兒愛女，又生得玉雪聰穎，在苗族中實在不易，龍土司夫妻自然寵愛異常，龍家苗歸化又早，事事效法漢人，龍土司更是與沐公府淵源極深，一切起居飲食，極力模仿漢人的閱閱世家，有了這對寶貝兒女，又希望他們克承父志，光大門楣，所以從小便請一位漢儒，教授讀書識字，一面又請鵬叔教授武功，鵬叔也喜歡璇姑和龍飛豹子，一點不藏私，恨不得把自己壓箱底的本領，傾囊倒篋的傳授他們，龍飛豹子年紀還幼，璇姑較長幾年，却真肯用功，這樣過了幾年，姊弟都有了幾層功夫，金駝寨也太平無事，龍土司夫妻着實享了八九年安閑的清福。

有一年昆明沐公府世襲黔國公的沐啓元突然病故，黔國公世爵照例由長公子沐天波承襲。還有一位次公子沐天瀾原在哀牢山內，拜列嶺南大俠少林外家掌門人葛乾孫門牆，刻苦研研武功絕技（沐府事蹟及次公子天瀾投師學武等事詳拙著蠻窟風雲，此處從略）他父親死得奇特，由他哥哥立派急足，飛馬，接他兄弟回來奔喪，一面也派家將飛馬到金駝寨報喪，龍土司和沐府唇齒相依，感恩銘骨，一聞訃音，大驚之下如喪考妣，立時命金翅鵬率領廿名得力頭目，晝夜趕程，第二天清早便趕到昆明，一進沐府的轅門，祇見層門洞開，白衣如雪，官府紳民赴吊的駝馬，已擠滿了東西轅門一條長街，沐府家將和執事人等，排班的排班，奔走的奔走，萬頭簇動，人聲如潮，龍土司一路進箭樓高峙的第一重大門，已經神色惶惶，淚落如豆，而且步履踉蹌，瞪着一對滿含淚光的環眼，向甬道上奔去，站班的家將們，當然認識他，早自一路傳呼，「龍將軍到」金翅鵬慌慌趨幾步，跟在龍土司身後，直搶到大堂口點將台滴水階前，抬頭一看，大堂內素幃重重，鏡幃高掛，而且香燭繚繞，燭燄騰空，階上下哀樂分班迭奏，大小官吏正在依次拜奠，龍土司趨上台階，從大堂內跑出沐公爺生前兩員貼身家將，一色素素素甲，啞聲兒急趨至龍土司身前，分左右單膝一點地，倏的起立，便來扶持龍土司，龍土司一見這兩員家將，霍的鐵臂一分，拉住兩將，歪着嗓音喝問道，「公爺究竟得的甚麼病，怎的一得病就……」了，事前爲甚麼不向我通個消息」兩將立時面色如

灰，低聲答道：「請將軍息怒，實在事出非常，便我家二公子，現在尚未回來，此刻我家少公爺，正在大堂內苦次回禮，一時不便出來迎接將軍，特命末弁先來招待，……」話還未完，龍土司金翅鵬二人已聽出沐公爺此次突然病故，中有叵測，龍土司一發急得雙眼如燈，蹀脚喝道：「怎麼，二公子尚未回來，這是甚麼一回事，快說，真要急死我了。」兩員家將，雖已略明內情，那敢說明，一陣支吾，龍土司猛地雙手一分，推開兩將，直趨大堂，兩將被龍土司猛力一推，踉踉蹌蹌的望後倒退，幾乎來個倒座，勉強立定身，慌又趕過來，攔住龍土司，躬身說道：「大堂內只是虛設的靈幃，受百官拜奠，真正靈幃，設在府中內堂，所以末弁們奉命邀請將軍進府，不必和百官們進入大堂了。」

龍土司和金翅鵬被兩員家將，一路引導，繞出大堂，進入後面儀門，到了內宅門口，抬頭一瞧，便吃了一驚，只見儀門以內五步一崗，十步一哨，雖然一色素素甲，可是個個弓上弦，刀出鞘，如臨大敵，遠望內宅崇樓傑閣上面，也隱隱的佈滿了匣弩手和刀斧手。這是舉行喪禮，不應如此佈置的，更令龍土司金翅鵬詫異萬分，兩人疑雲滿腹，不顧一切，大踏步闖進沐府宅門，步入走廊，已聽見大廳內姬妾們的隱隱哭聲，龍土司一顆心突突亂跳，幾乎不能舉步，猛然響的一聲點響，立時兩階鼓樂奏哀，龍土司踉蹌進廳，果然孝幃障室，中間赫然一幅沐公爺戎佩劍的靈掛，宛如如生，龍土司大吼一聲，立時俯伏在地，叩頭如蒜，大哭大嚷道：「在田罪該萬死，公爺歸入，竟不能最後一面嗎，……哭了又說，說了又哭，龍土司哭得昏天黑地之際，猛覺後面有人連扯衣襟，止住悲聲，回頭一看，却是金翅鵬也跪在身後，見他向身側暗指，這才看到長公子沐天波，不知在甚麼時候，一身麻冠麻衣，匍匐在左側草薦上，連連叩首，龍土司慌膝行過去，抱住沐天波痛哭起來，兩人對哭了一陣，龍土司突然問道：「公爺何時大殮，」天波哀聲答道：「便在今晚子時，」龍土司聽了這話，一躍而起，大聲說道：「請後面孝眷們迴避一下，在田立時要見一見公爺遺容，」此語一出，沐天波大驚失色，哭喪棒一柱，掙紮起來，要攔住龍土司，那知龍土司

不顧一切，也不管靈幃後面，孝眷們迴避淨沒有，一邁步，一手拉開靈幃，便搶入裏面，只見靈床上雖然躺著沐公爺遺體，却被極長極寬滿絳金色經文大紅吉祥被幅，從頭到腳蓋得密不通風，魯莽的龍土司，滿腔悲酸，不顧一切，定要見一見遺容，毫不躊躇，一伸手從頂頭上，拉起吉祥被的一角，那知不難還好，這一蹶，龍土司立時面如噴血，兩眼突出像雞卵二般，額上的汗，像雨一般掉下來，兩隻手臂，瑟瑟直抖，被他扯起的一角被幅，也從指上落了下去，這驚魁偉的身軀，竟支持不住自己身體，騰的一聲，一個倒坐，墩在地上，兩眼一插，竟暈過去了。

等到龍土司悠悠醒轉，兩眼睜開，人已臥在一處錦帳委地，珠燈四垂的複室內。龍土司似乎從前到過這間密室，猛然想起當年阿迷巨寇，率領六詔九鬼，大鬧沐府，自己同沐二公子教師誓日闍羅左鑑秋，婆分塞土司祿洪和公爺，便在這間密室，秘商抵禦之策，（事詳拙著龍崗豹隱記）萬不料幾年光陰，仁慈的沐公爺，依然遭了毒手，竟死得這樣奇兇極慘，他這樣一迴想，立時淚如雨下，猛又一聲大吼，霍地一翻身，跳下錦榻，屹然立，仰天拱手，大聲說到：在田受公爺天地之恩，不替公爺報此血仇，誓不爲人，語音未畢，錦幔一動，進來兩個素衣的垂髻女子，一個托着盥洗之具，一個捧着酒壺錦盒，安排妥帖以後，便默不一聲的退去，待龍土司盥洗以後，金翅鵬也跟着進了進來，龍土司一見金翅鵬，慌一把拉住，先看一看幔外無人，才低聲說道：「老弟，愚兄幾乎急死痛死，你知道公爺怎樣歸天的嗎？」金翅鵬滿臉如霜，咬着牙，點着頭，斬釘截鐵的說道：「我知道，公爺六陽魁首被仇家拿去了，靈床的假頭，是用檀香木臨時雕成配上的。」龍土司滿面詫異之色，嘴上噙了一聲，指着他說道：「我進靈幃時，你定然跟在我後面，也看見吉祥被內的假頭了，」金翅鵬搖頭道：「不是。」將軍倒靈幃內，待我趕進去，少公爺已指揮貼身家將，把將軍送到此間，靈床上吉祥經被，已蓋得嚴嚴如常，甚麼也不見了，這檔口，少公爺把我調到另一間密室，暗地告訴我老公爺出事情形，我才明白的，此刻才已未午初，前面百官未散，少公爺實在不

能在內宅久留，所以命我代爲轉告，二公子大約今晚五更以前，可以回府，那時仇人是誰，或可分曉，」接着金翅鵬便將沐天波告訴他的慘事，狼秘密的轉告了龍土司。

據說老公爺沐啓元因這幾年苗匪不大猖獗，總算太平無事，和本省官員，也懶得交往，時常屏除姬妾，喜歡獨室靜養，少公爺天波除夕間安以外，也不敢常常隨侍在側，老公爺晚上靜息所在，在這後院一所高樓內，樓下原有十幾名將家護衛，出事這一晚，誰也聽不出有甚麼動靜，第二天清早，少公爺照例率領姬妾們，上樓問安，先瞧見老公爺寢門外，兩個年幼侍婢，死在地上，一個額上，一個心窩，都插着一支喂毒袖箭，寢室半扇門也微微開着，天波嚇得一聲驚喊，直奔寢室，揭開綉帳一看，血染錦榻，老公爺只有身子沒有頭了，天波急痛攻心，立時暈死過去，幸而樓下十幾名家將都是心腹，而且也担着重大干係，立時守住這所內院，不准出入，一面救醒天波，四面察勘，才知賊黨從屋頂只揭開了幾張鴛鴦瓦，弄開一尺見方的小孔，用輕身縮骨法，躍入室內，盜了首級，然後啓廳逃走，再驗勘出入足跡，似乎只有一人，足形瘦小，還似個女子，當時沐府出了這樣大事，沐天波急得手足無措，一時又未便聲張，只可暫時嚴守秘密，假稱老公爺有病，謝絕賓客謁見，一面立派貼身幹練家將二名，騎了快馬，不分晝夜，趕往哀牢山內，迎接二公子沐天瀾火速回府，能够請得二公子師傅葛大俠回來最好，二將領命登程，沐天波算計從崑明到哀牢山最少有一二百里路程，最快也得兩天才能趕回，時值春末夏初，崑明氣候素來溫煦，老公爺屍首萬難久擱，儘與心腹幕僚密議，只可假稱老公爺急病中風，先行報訃發喪，等二公子到來，再行入殮，暫時雕一香木代替老公爺首級，這一發喪，沐府上下立時哀聲動地，亂鬧鬧鬧起來，到了出事第二天起更時分，迎接二公子的兩員家將，已經拚命趕回，二公子却未同來，據說二公子得耗，痛不欲生，因葛大俠先已出山雲游，只好留陳代稟，馬上隨着二將飛馬還程，半路碰見形迹可疑之人，二公子疑心和本府有關，決計跟蹤一探虛實，囑二將先行趕回報信，自己最遲至今晚五更以先，定必趕到，沐天波一聽，雖

知自己兄弟智機過人，武功盡得乃師真傳，半途還留，定有緣故，又怕他年青冒險，別生技節，一發心驚肉跳，坐立不安起來。

原來二公子沐天瀾年剛十九，長得俊秀不羣，文武兼資，而且智謀過人，從小拋却錦綉膏粱的公子生活，深入哀哀山中，拜在滇南大俠葛乾峰門下，刻苦練功，盡得少林秘傳絕技，平時足不出山，每年只許春季回家一次，本年因師父雲游未歸，回家省父，比往年稍晚了幾天，原擬等候自己師父回山，京明以後，到省城來省親問安，萬不料突然來個晴天霹靂，得知父親身上出了這樣滔天大禍，怎不驚痛欲絕，恨不立時插翅飛回，所以二將一到，立時一身急裝，趕起自己師父賜的一柄斬金截鐵的長劍，這柄寶劍，絕非凡品，自鐔至鐔，三尺九寸，整若秋水，即如龍吟，名曰「辟邪」據說是秦漢古物，端的是一件希世寶物，當下歸心如箭，率領二將，一同飛馬向昆明進發。

沐天瀾和兩員家將，快馬加鞭，半路絕不停留，從清早趕到起更時分，已越過老魯關，來到激江府邊境椒山，過了椒山，踏進廟兒山，便是省城地界。這晚，三匹馬飛一般馳進椒山，因為山路崎嶇，崗嶺起伏，偏又月黑風高，難以馳驟，祇可緩行下來，這樣又走了一程，人雖不乏，馬已遍體汗淋，力絕氣促，再走便要倒斃，在這荒山深谷之中，又難轉換座騎，兩員家將一路奔馳，也鬧得骨散氣促，沐天瀾心急如焚，仗着自己一身功夫，意欲地下家將，舍却牲口，獨自施展夜行飛騰之技，先行趕回府中，一看前面山物中黑壓壓一片松林，微透燈光，路聞人語，似有幾間草舍，心裏一打主意，一偏體，跳下鞍來，吩咐兩名家將，帶住馬匹，緩緩趕來，讓三匹牲口喘口氣兒，自己先到那邊問明路境，順便弄點喂馬草料，說罷便向燈光所至，一伏身，向前趕去，眨眼便沒入黑影之中，兩員家將，好生慚愧，這點事反讓公子自己出馬，好在

了。

沐天瀾走進山坳，一看此處離開官道有一箭路，松林下面搭着疏落落的幾間草屋，最近一間，屋外搭着松棚，挑着招子，柱上斜插着一支松檠，火爐裏火動，似是山村小店，兜攬行路客商，藉此息足，買點酒菜，沐天瀾眼光銳利，遠遠瞥着松檠火光，看松棚下面，有兩個裝束詭異，身背包袱兵刃的人，一東一西，對坐吃酒，沐天瀾心裏一動，立時放輕腳步，悄悄穿入松林，藉松樹蔽身，蹣跚潛蹤，掩到松棚所在，暗地偷看兩人形狀，只見面龐自己的一個，紫絹包頭，生得瘦小枯乾形若猿猴，貌相非常兇惡，背而坐著的人，看不出面貌，却長得腰闊腰寬，天瀾一看兩人舉動穿著，便知不是漢人，多半是無惡不作，的滇南苗匪，特地聽得對面瘦猴似的一個，歎了口氣道，「自從我母親中了人家詭計，命喪秘魔崖以後，這些年，我處處倒霉，事事別扭，最可恨是家鴉頭，吃裏扒外，鐵筒一般的秘魔崖，一半送在這狼鴉頭手上，現在和三鄉寨何天衢結成夫婦，做起土司夫人，恨得我牙癢癢的，我早晚要這對狗男女的性命，」

（三鄉寨事詳贊皇風雲）說罷，舉起那瓢做的酒碗，嚙的一聲喝了一口，接着吁了口氣，似乎這人滿腹生癢，借酒洩愁，却又聽得背身那壯漢，一拍桌子，大聲哈哈笑道，「我看你舊情未斷，還吃這多年陳醋幹麼，你現在這位夫人，也是你家老太太一手調理出來的人物，除出臉蛋黑一點，那一點不比家鴉頭強，你也應該知足了，從前你家老太太的三位義女，除出家鴉頭和你夫人以外，還有一朵有刺的玫瑰花，叫做女羅利的，這人貌美心狠，虧得引來，修養幾年，摸不着她藏身處所，可是一提到她，誰也得伸大拇指，說是普家老太的血海恩仇和留下的孽兒，祇有她担當得起來，那瘦漢聽了這話，似乎忿火中燒，拍的一聲，把酒碗一擲，恨恨的說道，「你知這甚麼，女羅利才不是東西哩，我母親死時，她詭計多端，將我母親歷年收羅來的珍寶，統統劫走，裏面裝得大仁大義，推說秘魔崖火起時，無法取走，一齊葬送火窟了，事後我去搜查，房子雖燒了片瓦無存，藏珍寶的洞內，却沒有火燒痕跡，這且不去說她，她明是漢人的子孫，却故意冒充苗族，我聽說部下備有許多漢蠱，受她牽籠，聽她指揮，最近還出了一樁

事，我便爲這事起來的，那壯漢說公道，一頭在又出了甚事，」瘦漢道：「我們羅漢族的宗風，你當然知道的，誰能得到公衆大仇人的腦袋，拿回來高供在屋頂上，敬神祭祖，便是天字第一號英雄，誰也得服從這人的命令，替他買命，女羅剎也服我母親舊部，便揚言不日單槍匹馬，獨往昆明，去取黔國公沐啓元的首級，替大家出口怨氣，」法真聽一聽這話，大吃一驚，慌壓住怒火，耐心細聽再說些什麼，這時聽得壯漢接過話去，冷冷笑道：「既然她這口勇氣，你是老太的兒子，你爲甚麼不自己下手，在衆人前露臉呢，」瘦漢大驚道：「你不要忙，話還沒有完呢，前幾日飛天狐趕到阿迷，通知我們這樣消息，我們明知女羅剎並不是替我們報仇，是想乘機取巧，我內人原與女羅剎不和，想起從前暗探過沐公府，路境熟悉，現在沐府又沒有能人守理，何必讓女羅剎佔盡便宜，三人計議之下，便由內人連夜奔赴昆明，想趕在女羅剎前面下手，我師飛天狐，分派地段，沿路接應，探得已經得手，算計日期，內人定必從這條路上回來，所以我先在這兒息一息脚，回頭迎上前去。便可分曉了，」瘦漢話畢，對面壯漢，喊一聲「好，有志氣，祝你們馬到成功，」

第二章 恐怖的怪臉

天濶偷聽多時，眼含痛淚，心如火焚，暗想照這賊黨的話，我父親命喪兩個女賊手中，偏有這樣巧法，被我誤打誤撞的聽出情由，也許我父親在天之靈，暗中默佑，我從這條路上，定可找到殺人的女賊，這樣機會，不可錯過，眼前這兩賊，也不能放過，應先下手，剪除賊黨羽翼，立時打好主意，正欲拔劍上前，猛聽得官道上馬匹咳嗽長鳴，他明白這聲馬嘶，是自己兩榻家將跟蹤尋來，偷眼看松棚下兩個匪徒，已聞聲驚愕，霍地站起身來，心裏結車似一撤，慌一撤身，悄悄退出松林，一伏身，鸞行總伏，施展開夜行術，空似一道輕烟，聽到官道上，攔住兩名家將，悄悄吩咐火速先行回府，報告我哥哥，只說此地有形迹可疑的匪人，和老公爺身上有關，必得親身探個下落石出，好在此地離省城沒有多遠，最遲明晚，我必

趕回家中，快去，快去，「兩個家將那敢違拗，祇是趕回昆明。沐天瀾却帶住自己這匹駿馬，故意加重腳步，露出行藏，向山坳走來，穿入松林夾道的一條小徑，看到那兩個苗匪，已離開松棚，向對面走來，一見沐天瀾很安詳的牽着馬，一步步走近來，兩匪立時站住，大約起頭聽得馬叫，以爲便是這人的牲口，又疑是趕路錯過宿頭，望見火光，尋來借宿的，等得沐天瀾走到跟前，一看他年紀雖青，氣度非凡，身後背着長劍，頓又不錯眼珠的上下打量，那個膀闊腰粗的匪人，這時才看清他長相，皺眉聯心，怪眼如血，滿臉兇惡之相，却見他大步上前，兩手一攤，高聲喝道：「喂，小夥子，你走岔路了，這兒不是官道，也不是宿店，趁早回身趕路是正經，」沐天瀾故意露出怯怯兒的形相，打着滇南鄉談，拱手說道：「在下貪趕路程，一路趕來，不意起了風，月亮兒被雲遮沒了，這段山路又難走，在下沒有走過長道，路境不熟，胆又小，這樣黑夜，難保前途不出事，委實不能前進了，兩位行好，不論甚麼地方，讓我渡過一宿，天一亮水米不沾，便趕路，定必重重厚謝，」其實沐天瀾故意沒話找話，同匪人磨牙，爲的是打量兩個匪徒以外，松棚後面幾間草屋內，還藏着匪黨沒有，說了半天，沒有其他匪人出來，便知只有他們兩人，再偷看後面立着的瘦漢子，一聲不哼，只把一雙賊眼，釘着自己，似乎已起了疑，不意沐天瀾一陣哀告，前面的兇漢，立時兩道濃眉一立，怒喝道：「那有這些囉嗦，太爺們有事，好意放你一條生路，你倒願意找死，那你就必走了，」語音未絕，這兇漢一上步，右臂一舉，張爪如箕，來抓沐天瀾的肩頭，他以爲這樣的快小子，還不手到擒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沐天瀾何等脚色，一瞧這匪徒，還練過鷹爪力，又顧慮到後面那個瘦漢子動手，或有其他匪黨前來相助，便打定速戰速決的主意，等得匪徒鋼鈎似的手指，剛一近身，一聲冷笑，下面丁字步不離方寸，只一矮身，雙肩一錯，左臂一擺，便已扣住匪徒向下抓來的寸關尺，同時右腿起處，實話正端在匪人關元穴上，匪徒連招架功夫都沒有，前膝一聲，橫蹣出七八尺遠跌進松林，早已暈死了。

在匪徒跌入松林當口，猛聽得那邊瘦漢一聲驚喝，「憑你也敢行兇，」右臂一抬，嘩的一枝飛鏢向前胸襲到，沐天瀾原式未動，只一場身，那支飛鏢，便擦着左肩頭射向身後，沐天瀾身形一起，瘦漢一個箭步，已到面前，左掌一幌動，右掌獨闢華山，當胸砍下，掌帶風聲，便知功候，瘦漢原是個急勁，先用飛鏢暗襲，原想救那匪徒性命，鏢一出手，身隨鏢到，疾如飄風，而且立下煞手，總以為敵人難逃掌下，那知沐天瀾哀牢山中十年少林內外苦功，盡得師傅，人家二三十年的造詣，還沒有他的精純，掌風一觸，頓時身法步一變，微一吸胸，便望後退出四五步去，厲聲喝道：「且住，報上你狗名，再鬥，」瘦漢大怒，却也知道遇上勁敵，也是微一退身，立從身後解下包袱，擊出一對奇形兵刃，似戟非戟，似鉞非鉞，通體約有三尺長短，頂上一個鴨嘴形的矛鋒，下面托着血擋，血擋下面，又有曲尺形的兩根鋼刺，五寸長，一指粗，一上一下，分列左右，這種外門兵刃，沐天瀾聽自己師傅講解過，知是峨嵋玄門派的傳授，名叫「陰陽三才奪」，又名「指天割地」，利用血擋下一上一下鋼刺，善於鎖奪人家兵刃，頂上鴨嘴形矛子，兩面微凹，見血透風，異常歹毒，沐天瀾一見賊人手上兵刃，猛想起從前有人說起過，九子鬼母的兒子，便用這種兵刃，賊人的形狀，也與所說相符，這時瘦漢兇睛外突，灼灼放光，恨不得一口水把沐天瀾吞下肚去，右手三才奪一指，咬牙喝道：「小子，叫你死得明白，太爺便是阿迷碧風寨土司普名勝，你家土司爺奪下不死無名之鬼，小子，報上萬兒來，」沐天瀾一聽，正是九子鬼母的兒子，並不答話，一反腕，掣出背上的辟邪劍，更不亮出門戶，左手劍訣一領，嘩的一個箭步，躡銀似的劍光，立似一道電閃，直奔敵人，普名勝膽胆如天，倚仗一身武功，不把沐天瀾放在心上，喝一聲，「小鬼，你敢找死，」立時雙奪一裏一分，野馬分鬃，盪開劍光，接着身形一轉，倏變為大鵬展翅，右手陰陽奪由外向內，向沐天瀾左脅猛擱，左手奪由內向外，似封似閉，連環進步，虛實互用，沐天瀾識得這種外門兵刃，又賊又狠，立時氣沉丹田，施展開劍法秘奧，靜則淵渟嶽峙，動則翔鳳游龍，倏而劍光如匹練繞體，倏而劍花如瑞雪舞空，一刹

時雙方對拆了十幾招，似乎未分勝負，其實沐天灑在身在，那肯同他游鬧，無非先探一探對方功夫虛實，在普明勝方面，怒吼如雷，還不知道這人是誰，心裏又慌着沐府人頭，恨不得立地把敵人制死，無奈對方年紀雖青，劍術却變化無方，用盡方法，也得不到半點便宜，普明勝意狠心毒，便想施展毒手，恰好沐天灑雙足一點，騰身而起，劍隨身走，向普明勝左側滑過，忽的一轉身，玉帶圍腰，劍光如虹，繞着普明勝身子滴溜溜轉起圈來，普明勝的雙拳，揮動如風，意然而然隨着劍光繞起圈子來，賊人却也識貨，知道這是少林太極劍的招數，蹀八卦，步陰陽，順逆虛實，變幻莫測，越轉越快，一不小心，便暈頭轉向，看不清敵人劍點，非落敗不可，普明勝猛的一蹀脚，一衝冲天，竟拔起一丈多高，半空裏腰裏一盤勁，雙臂一展，變爲野鳥投林：竟向左側松林落下，意欲施展峨嵋獨門暗器，喂毒聯珠鍊，取敵人性命，不料沐天灑劍走輕靈，龍形一式，早已如影隨形，趕到跟前，人方落地，劍光貼地如流，已向下部捲來，鬧得他手忙脚亂，那容得他施展暗器，普明勝恨怒交併，奔躍如鬼，有心拚命，適值沐天灑隨勢變招，使了一招游蜂戲蕊，劍花如流星趕月，分上下左右單向敵人，普明勝汗流氣促，把雙拳上擦下掛，右擋左封，已是守多攻少，沐天灑明知自己用的長劍是古代奇珍，究因鬧得較少，對方雙拳沉力猛，老防被敵人鎖住勸住，這一來，敵人却佔了一點便宜，恰巧這時普明勝野心勃發，大喝一聲「不是你，便是我」一矮身，左奪進步擦陰，右奪撒花蓋頂，一長身，倏又變爲順水推舟，不管不顧盡力展開進步招術，沐天灑知他力絕拚命，故意一錯身，使了一招攔江截舟，微一鬆開雙拳，一沾便走，普明勝一見敵人露了破綻，喝一聲，「那裏走，」一聳身，雙拳如怪蟒吐信，一伸一縮，已變到背後，沐天灑猛地一個犀牛望月，雙拳便一齊落空，一轉身，一個白虹貫日，劍鋒已點到左脅，普明勝吃了一驚，勢子正在向前，萬來不及吸胸退步，一屈肩頭，猛力收回雙拳，向劍身一推一頓，滿以為這一招可以緩過勢來，誰知敵人原是虛招，待雙拳退出，倏變爲撥雲見日，微一盪開雙拳，一抽一吐，一上一下，竟變爲玉女投梭，刷的一劍直貫胸窩，普明勝五

官一擠，渾如厲鬼，猛地一聲慘叫，撒手挪奪，望後使倒，沐天瀾順勢一個滑步，抽出劍來，斜刺裏退出五六步去，抬頭一看，普明勝胸口的血，箭一般標出老高，沐天瀾却又走近一步，用劍指着地上普明勝喝道，「惡賊，叫你明白，我便是沐天瀾。」說罷，地上普明勝突又一聲低吼，兩腿一伸，便已死掉，沐天瀾却淚如雨下，寶劍一舉，仰頭向天，看見一輪明月，剛從一塊黑雲堆裏，吐了出來，又被一塊厚厚的烏雲，吞了進去，風推雲湧，好像無數魔手，從四面八方擠攏來，要捉拿皎潔光明的一輪月亮，月亮拚命掙扎着，逃避着，山上松濤悲吼，樹枝東搖西搖，偶被黑雲堆裏逃出來的月光，閃電般一照，便似無數巨鬼，張牙舞爪，發出厲吼，向天上追去一般，景象端的陰森可怖，可是悲憤填膺的沐天瀾，不顧這些淚眼望天，低低哭道，「父親，兒子先殺賊黨，再去尋那女賊報仇雪恨，求父親陰靈默佑，稍減不孝兒的罪孽。」祝罷，插劍還鞘，便欲尋馬登程，猛一迴顧地上兩具賊屍，又一轉念，仍然拔出寶劍，走到跌進松林的無名賊屍跟前，一試還未斷氣，加上一劍，才算了帳，迴身又走向普明勝屍旁，一俯身，寶劍一揮，割下首級來，拾起首級，走入松棚，插劍還鞘，順手拔下松燎，已經燒成了短短一段，一手舉着松燎，一手揀着首級，向幾間草屋巡視，却是寂然無人，也沒有甚麼惹眼東西，門外搭着松棚的一間，屋內無非一灶一榻，榻上堆着被服之類，灶上燒着沸水，擱着一瓦罐米飯，一荷葉包的熟肉，灶旁埋着一只水缸，後壁角還有一扇竹編的小門，推開一看，門外似乎有座馬棚，拴着一匹馬，大約是普明勝騎來的，緊靠馬棚，有一圈短短的籬笆，圍了一畝多點地，大約越過短籬，可以繞到草屋前面。

沐天瀾察勘清楚，回進草屋，順手把松燎插入土牆裂縫，卜通一聲，又把普明勝腦袋擲進水缸，轉身出屋，在松棚下桌上，尋得一隻粗碗，一雙竹筷，又反身進來，舀了點沸水，吹着喝了幾口，又吃了點冷飯冷肉，便算解了飢渴，然後提起水缸裏載沉載浮的腦袋，湊近火燎一看，血污業已沖刷盡淨，一缸水却變成紅水了，又從榻上撕下一幅布被把首級包好，拴在手內，一聽門外風聲業已停吼，樹木也漸漸靜了

下來，大風一停，天上明月，也透出陣雲來，屋外灑了月光，向光處好像亮晶晶的罩上了一層霜，四山寂寂，沉靜得自己一顆心的跳聲，好像都聽得出來。

沐天瀾諸事停當，這兒已無可留戀，向牆上拔起松燎，投入水缸，嗤的一聲，火便息滅，拎着普明勝腦袋，便欲離開草屋，猛一抬頭，終的一退身，把身子隱在門旁暗處，停睛向門外偷瞧時，只見月光照處，松棚下靜靜的坐着一個人，說他是人，實在不像有生氣的人，最可怕是一張人類中尋不到的面孔，一付瘦小的面孔，沒有眉毛，沒有血色，沒有表情，分不出五官的明顯界線，眼和嘴所在，好像閉得緊緊的，只剩一條線，頭上披著長髮，直垂到肩下，雙肩下削，披着一件黑衣，自腰以下，被桌子擋着，看不出甚麼來，可是身材瘦小，像個女的，是觀察得出來的，沐天瀾偷看了半天，見她始終紋風不動，筆直的坐着，活像一具石雕或泥塑的東西，沐天瀾這樣的人物，也看得毛髮直豎，心裏直跳，疑惑深山荒林，真有鬼怪出現，偏被我遇見，真是怪事，難道我還要和這樣鬼怪爭鬥一陣嗎，但是我有要事在身，時機稍縱即逝，不管她是人是鬼，只要沒有礙我的事，何必管她，主意一定，提着人頭，按一按背後寶劍，悄悄從後戶走出，越過竹籬，斜刺裏趨入松林，已看見自己馬匹好好的拴在樹上，回頭看那松棚下時，那個怪物已無蹤影，幾乎疑心剛才一陣眼花，或者果是鬼怪出現，驚疑不定的走向拴馬所在，解下繮繩，把人頭繫在鞍後，跨上馬鞍，正要走去，禁不住又在馬上轉身去瞧松棚下，依然寂無人影，忽地一眼瞥見棚下桌上，擱着一件東西，似乎是一個四方木匣子，記得自己躲在松林偷聽匪徒說話時，沒有這件東西，瞧見女怪時，一心注在怪物身上，卻沒有留神桌上，難道這東西，是怪物留下的嗎，這真是怪事了，心裏一動，一躡身，跳下馬來，隨手把馬繮望判官頭上一搭，又走回來。

沐天瀾回身走近松棚，四面一瞧，月光如水，樹影在地，靜悄悄的毫無動靜，沐天瀾疑雲陡起，未幾懷着戒心，嗖的掣出長劍，邁入松棚，細看桌上擱着的尺許見方的木匣，四面用繩勒着，頂上還有一個挽

手，他把長劍向地上一插，一伸手，解開匣上繩束，擡起匣蓋，這一提不要緊，幾乎把他嚇死，驚死，痛死，原來他一揭開匣蓋，只見匣內週邊盡是晶晶的鹽粒，中間却埋着一個龐眉長鬚滿面慈祥憫憫的面孔，這面孔是他從小到大，深鏤心目，而且朝夕思念的面孔，尤其是一對似睜似閉，佈滿魚尾紋的雙目，活似要朝他說話一般，這一下，沐天瀾神經上受的刺激，可以說無法形容的，週身血脈，似已停止，四肢瑟瑟直抖，已難支持身體，兩目痛淚，直掛下來，迷惘了四面境物，忘記了自己身在何處，半響，猛地一聲驚喊，「天呀！」立時俯伏在地，痛哭起來。

沐天瀾哭了一陣，神智漸漸恢復，猛地驚悟，一躍而起，拔劍在手，向草屋內厲聲喝道，「萬惡賊婦，還敢裝神裝鬼，快替我滾出來，劍下納命，」原來他想起剛才兩個匪徒對話，一個賊婦得手以後，要從這條路來，現在首級在此，賊婦當然也到此地，剛才親眼目擊的怪物，不是她是誰，但是爲甚麼要做出這樣詭秘舉動，又生成那樣的奇特恐怖的面孔，這時又把首級匣子擱在桌上，人却不知去向，這種種舉動，實在無法推測，他所意識到的，根據先時兩個匪徒對話，還有一個名叫女羅剎的賊婦也想利用自己父親首級，取得羅羅一族信仰，來的不論是誰，當然不肯把首級隨意棄掉，也許賊婦鬼鬼祟祟，故作玄虛，留入屋內，別有詭計，所以他向屋內，連聲怒喝，那知屋內屋外都無動靜，沐天瀾這時疑鬼疑怪的心理，已經去掉，認定仇人隱藏近處，寶劍一橫，便欲排搜幾間草屋。

沐天瀾剛一邁步，忽聽得遠處一陣足音，幾聲呼叱，其聲雖遠，其音甚嬌，沐天瀾愕然返身，側耳細聽，松林下起了一陣沙沙踏葉的馬蹄聲，急慌趨出松棚，向林內遙望，月光照處，只見一個嬌嬌婷婷的身子，身後牽着一匹白馬，緩緩向這面走來，他以爲來的是定是鬼怪似的賊婦了，立時劍眉一挑，著勢以待，來人漸漸走近，却見她從容不迫的，把那白馬拴在一株樹上，拴得和自己那匹馬很近，一回頭，似乎看見了自己，點了點頭，行如流水的走了過來，路旁看到兩具賊尸，又點點頭，輕喊一聲，「殺得好，」一忽

兒，走近沐天瀾跟前，俏生生的立定身軀，一對秋水爲神的妙目，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幾遍，驀地發出銀鈴般聲音問道，「喂，你是誰，殺死那兩個惡賊是你麼，桌上匣子裏的人頭，是你甚麼人，剛才爲甚麼哭得這樣傷心，」這一連串問句，問得他瞠目直視，呆着木鷄，他滿以爲來人不出自己所料，那知這人漸漸走近，漸漸的看出不對，等得這人迎着月光走到跟前，看清她的面貌，覺得所有世上形容女人美麗的詞句，都適合於她的身上，自己從小生長錦綉，見過美麗女子不少，同她一比，彷彿她是月亮，其餘女子都是小星星，尤其是她這身出色的打扮，頭上裹着籠髮的青絹，齊眉勒住，後拖燕尾，絹帕中間，綴着一顆燁燁耀光的大珠，全身修短合度，穿着窄窄的密扣對襟青綢夜行衣，纖纖柳腰，束着一條香色綉花汗巾，足下套着一對小劍靴，身後斜背着雌雄合股劍，左腰跨着一具鏢囊，一件紫呢風氅，却搭着左臂上，輕盈曼立，姿態欲仙，沐天瀾竟看呆了，暗香剛才碰着妖怪般的女人，此刻又突然來了這樣一位女子，今天真奇怪，莫非我在做夢麼，可是一切一切都在目前，絕非夢幻，他心裏一陣顛倒，眼裏一陣迷忽，竟把對面幾句問話，忽略過去，忘記回答了，那女子玲瓏剔透，低頭一笑，嬌嗔道，「你是啞子麼，怎的不答人家的話，」這一來，沐天瀾大窘，口裏哦哦了幾聲，卻又問道，「你問的甚麼，」女子嗤的一笑，笑說道，「燕你的：原來對牛彈琴，我不同你說了，」說罷，各出碧玉似的手指，向他身後柵欄柱上一指，沐天瀾急忙返身，走近幾步，朝欄柱上看時，只見柱上插着一支透骨子午釘，知道這種子午釘，任憑多大功夫，也插不住，一經中上，子不見午，午不見子，是江湖上一種最厲害的暗器，沐天瀾一見這種暗器，頓時冒了一身冷汗，霍地迴身，正色問道，「此釘何來，你指我何釘，是甚麼意思，」女子眼波流動，好像從眼內射出一道奇光，在他面前一掃而過，冷笑道，「剛才我出了兩枚子午釘，救了一條不見情的性命，却憑空和那人結了仇，此刻我正在後悔呢，」說完，便舞動柳腰，伸手放下透骨子午釘，放入鏢囊，一轉身，向沐天瀾瞟了一眼，似欲走開，沐天瀾聞得滿腔疑懼，不由的氣喊道，「請你慢走，」這一張嘴，聲音却低

得連他自己都聽不出來，奇怪，那女子却聽出來了，微一停步，回眸一笑，沐天瀾慌把手上長劍，還入鞘內，向女子拱手道，「女英雄見教的話，事出非常，不易瞭解，究竟怎樣一回事，務乞暫留貴步，賜示詳情，」女子轉過身來，噙的笑了一聲，說道，「這樣年紀青青，說話斯文一脉，江湖上真還少見，」這幾句話，好像對他說，又像對她自己說，沐天瀾却聽得起了一種微妙的感覺，見她朝向自己一招手，翩然走進松棚，伸手把桌上首級匣子，向遠處推了一推，指著對面，叫他自己坐下來，沐天瀾真還聽話，兩人坐下以後，那女子對他說道，「我從廟兒山騎着馬一路行來，走到這兒官道上，遠遠看到這兒火光幌了一幌便滅，不久又聽得有人哭喊，一時好奇，跳下馬來，把馬拴在隱僻處所，悄悄竄進這片松林，繞到草屋側面，蹣上一株高大松樹，藉紗葉隱身，穩住身子向下看時，正賊見亦獨個兒跌在地上，哭得昏天黑地，我正想跳下樹來，猛見一個披髮怪物，在你身後不遠處出現，肘後隱着耀光的兵刃，躡着脚尖，一步步向你走近，你却一點沒有覺察，到了貼近松棚時，怪物舉起兵刃，便要向你下手，我吃了一驚，距離又遠，不忍見死不救，只好用我獨門透骨子午釘，代你擋她一下，但是我一面替你解危，一面也不願同人結仇，只要把牠驚走也就罷了，我這子午釘分有毒無毒兩種，鏢袋裏分裏外層藏着，我用的是無毒的一種，發出去時，故意擦着他面頰釘在柱上，怪物不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一見我的暗器，却也識貨，馬上飛身退走，你却哭昏了心，連耳目都失靈了，我不放心，跟蹤追出山坳，那怪物正在飛身上馬，向我說了無數狠話，才飛一般逃走了。這樣，我才把自己的馬順手牽了進來，向你仔細探詢一下，」

第三章 蝕骨銷魂

沐天瀾默默的聽了這番入情入理的話，不由他不感激人家救命之恩，暗暗喊聲好險，想起剛才那怪賊婦裝神裝鬼，把父親首級留在桌上，是故意試驗我和沐家有無關係，定是看得我哭得這樣痛心，才想暗地

下手，但又想到眼前這位救命恩人，未免來得太巧了，又長得秀麗如仙，一點不帶江湖匪野之氣，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紅粉英雄，今晚的事，真像做夢一般，剛才那賊婦一副死人脸孔，已經世上稀有，偏又來了個絕色無雙的巾幗英雄，更是奇而又奇，假使今晚沒有這位巾幗英雄暗中保護，我剛離師門，便遭慘禍，不用說父仇難報，父首難回，連自己怎樣死的都無人知曉，這樣一想，猛地省悟，自己一個勁兒低着頭沉思，把對面這拉恩人，可冷落了半天，連感激圖報的話，還沒遞過一句，未免顯得太不合適了，他一臉惶恐的抬起頭來，恰巧對面梨渦微暈，弧眉微露，一對攝魂鈎魄的秋波，正脈脈含情的注視着，和她一對眼光，心頭亂跳，急慌跳起身來，向她躬身施禮，誠惶誠恐的說道，「今晚蒙女英雄暗中救護，得免毒手，真叫我鏤骨銘心，一輩子報答不盡……」沐天瀾話還未完，換了口氣，剛想趁此問她姓名來歷，那女子一面欠身，一面却像開玩笑似的笑說道，「是真的嗎，怕是信口開河罷，」沐天瀾慌不及辯正道，「在救命恩人前，那敢說謊，」女子看了他一眼，低語道，「未必罷，遲遲疑疑琢磨了半天，爲甚麼呢，其實萍水相逢，偶管閑事，江湖上算不了甚麼，現在事已過去，本來我還想問你幾句話，此刻我也懶得顧問了，好，再見，我要先走一步了，」說罷，微微歎了口氣，又死命釘了他一眼，倏的亭亭起立，向外便走，沐天瀾吃了一驚，暗想果然人家見怪了，驚慌失措之下，顧不得甚麼冒昧和嫌疑，一聳身，攔住去路，連連作揖，吃吃求告道，「請您寬恕在下，還求您暫留貴步，容我說明下情，」那女子一聽這話，頓時柳眉一展，妙目凝注，似嗔似喜的笑道，「你這人……真是……一會兒疑疑惑惑，一會兒又急得這樣，你有話快說罷，」沐天瀾不假思索，立時把自己身世，家中慘事，從那兒來，到那兒去，以及殺死匪徒，巧得父首，悲痛失常各節，一五一十，和盤托出，那女子聽得並不十分驚訝，只眉尖深鎖，神色悽惶，勉強點頭道，「原來有這樣的事，這就難怪了，足下非但苦澀南大俠的門人，而且是一位貴公子，失敬，失敬，早知如此，我真後悔，不該放那怪物逃走了，」說罷，竟自柳腰輕扭，向上而不回跪了下來，深深萬福，嘴唇

微動，似乎祝告一般。沐天瀾慌不及一旁賠禮，那女子行完了禮，遲疑了一陣，轉身說道，「沐公子，你的事情我明白了，大約你心裏急於想知道我的來歷，無奈我現在處境，比你難得多，不到相當時期，實在不敢宣佈我的姓名和過去，但是在你面前，我又不願說謊，天呀！老天爺安排得這麼巧，不早不晚，此時此地，會碰著了你這樣的一個人，偏偏又是你……」她說到此處，戛然停住，而且音帶悽楚，眼含淚光，就地一蹶小劍靴，竟從臉上迸落幾顆珠淚來，沐天瀾聽得莫名其妙，最後幾句零零落落的話，駭外之音，似解不解，偷眼看她，又正眉頭深鎖，愁腸百轉，好像有無窮幽怨一般，兩人目光相對，痴立半響，鬧得初出茅虛的沐天瀾心頭虛撞，問又不敢問，走也不願走，忽聽得對面嬌喚道，沐公子，時光不早，你快把尊大人法體帶好，我們走罷，」沐天瀾唯唯應是，慌不及迴身進棚，向木匣跪下去叩了幾個頭，站起身來，猛覺身後還跪着二人，一回頭，正是那女子，沐天瀾也是天生情種，老往好處想，以爲她多禮，一時忘其所以，急慌用手相摻，連說「不敢當，不敢當，」那女子扶着他手臂，盈盈起立，沐天瀾覺得她手臂發涼，情不自禁的說道，「此地天氣，候熱候涼，此時夜深多露，你把風氅披上罷，」她一聽這話，嘴角露喜，流盼送情，立時展開臂上搭着的紫呢風氅，披上身去，沐天瀾匆匆把首級匣子照舊用繩束好，背在身上，然後兩人併肩走到拴馬所在，解下韉繩，一齊登路，那女子一指林內兩具賊屍，向他說道，「你且候一會兒，」說完，一躍下馬，飛身進林，似乎見她從懷內一掏，在兩屍身上不知灑了一點甚麼東西，立時回身走來，上馬時，沐天瀾道，你用的是「化骨丹」罷，聽我師父說，這種東西配製甚難，用處却廣，想不到你倒有這寶貝，那女子笑道，「我用的又是一種，叫做「歸元散」，將來我教你配製方法，其實你也用牠不着，」兩人說着話，已走到官道上，沐天瀾滿臉惜別之色，幾次想張嘴說話，結果却未說出口來，那女子早已覺察，一帶韉繩，雙馬相並，微笑道，「現在離天亮還有相當時間，這條路上，苗匪隱現無常，你大事在身，武功難得真傳，江湖上閱歷一點沒有，我真不放心，我也要回帽兒山去休息一下，順水

人情，送你一罷程，沐天瀾嘴上未免客氣幾句，心裏却暗暗喜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世上鍾靈毓秀的人們，天生有出衆的智慧，才具，姿采，往往顧影自憐，具有一種尊傲高貴的感情，把一般普通人看不入眼，偶然機會湊巧，碰着了同氣相感的人，立時一見如故，如磁吸針，尤其是異性，一旦見着和平時心理上幻想虛構的對象，大致相同的人，自然而然一拍即合，固結難解，然而世上月圓好花的時間最短，月缺花殘的故事最多，才使世上平添了無窮的悲劇，沐天瀾和那女子，却又是悲劇中的奇劇。

兩人一路並馬聯騎，雖然不多說話，但是你看我一眼，我對你一笑，這一眼一笑中，已經交換了無數心曲，不必再用語言來表示，在這時他們一張嘴好像是多餘的，只覺得茫茫天地，只有他們兩個人，希望這條官道，伸展到無限長，一生一世走不完才對心思，女的忘記了過去和未來，男的忘記了背上和鞍後兩顆人頭，但是無情的路程，除非老釘在路上不動，既然邁步，總須到達，這時兩人已經來到廟兒出山脚，再進便是昆明省界，那女子向前一看，略一沉思，忽地一俯身，越過沐天瀾馬頭，手韉微勒，一催馬腹，從山脚下一條小道上跑了過去，沐天瀾也迷迷糊糊的跟在身後，走了一程，才省悟怎的不走官道，剛想動問那女子已甩盡下馬，向他一做手勢，他只好照樣躍下馬來，兩人牽着馬轉入仄徑，幾個拐彎，來到一座小小的礮紫跟前，她隨意檢了一粒石子，一揚手，卜達一聲，中在紫內一間樓廳上，半响，樓廳內火光一亮，紫下粗竹編排的兩扇柵門，呀啞的開了，那女子在他耳邊悄聲說道，「此處是我過路落脚之處，你放心跟我進去，你累了一天一宿也乏了，好在此地到省城，不過半天路程，我知道你府上有事，但也不爭這一些兒功夫，你且進來喝口水，我有許多話和你說呢，」說罷，一伸手拉住沐天瀾，帶着牲口進了紫門，進門時似乎有一個精壯苗漢，立在暗處，一見女子，立時俯下身去行禮，似乎對這女子，非常敬畏，却見她全不理睬，只喝一聲「快接過馬去，好好兒喂馬料，鞍上東西，不準亂動，」吩咐之間，樓下門內，

鑽出一個壯碩苗婦，手上擎着一支燭火，睡眼惺忪的立着門旁，伺候他們進樓，那女子當先引路，却反手拉着沐天瀾登梯上樓，樓上小小的兩間房子，却佈置得乾乾淨淨，兩人一到樓上，那女子一翻身，便替他解開胸前繩紐，很仔細的解下背上首級木匣，恭恭敬敬的擱在外屋桌上，然後一陣風似的，拉着他，推開側面一扇門戶，同入另一間屋內，可笑這時沐天瀾好像一切不由自主，讓她安排，彷彿她一顰一笑，都潛蓄着一種支配自己的威力，不由人不乖乖的服從她，連自己也莫名其妙，何況她一舉一動，都在情理之中，即使自己急於趕路，也不忍違背她的種種好意。

沐天瀾跟着她身後，一進這間側室，眼前一亮，想不到這小小碉堡內，一所簡陋的小樓，還佈置着這一間華而不俗的精密，室內東西不多，却是錦衾角枕，文几絳墩，色色精巧，四壁糊着淡綠花綾，映着四支蟬翼絳紗，流蘇四垂的明燭宮燈，几上燃着一爐篆香，裊如游絲，幽芬襲鼻，聞之心醉，沐天瀾暗想，剛才說過這兒是她憩足之所，像她這樣天仙化人，應該像自己家中的崇樓傑閣，供她起居，這小室雖然差強人意，替她設想，還是委曲萬分的，那女子看他四面打量，若有所思，嬌笑道：「這間屋子，是我來住暫憩之所，你看如何，不致委屈你罷，」沐天瀾詫異道：「委屈了我，我看你才委屈呢，」她急問道：「怎樣才不委屈呢，」沐天瀾歎口氣道：「我家中枉有許多華麗處所，却没有像你配住那種屋子的人，」她聽了這話，妙口一張，神光直注，一個身子，彷彿搖搖欲跌，他伸手一扶，趁勢偎在沐天瀾懷內，呢嚶說道：「我明白你意思，只要你有這個心，我死也甘心……」剛說到這兒，樓梯一響，兩人霍地一分，一個苗婦進來，獻上兩杯香茗，一盤細點，那女子一揮手，苗婦便俯身退出，下樓去了。

那女子把沐天瀾推坐在綉榻上，榻旁文几上，擺上茗點，又把他背上寶劍解下，捺在榻旁，然後自己擦開榻後軟幔，走了進去，一陣蟋蟀，再走出來，身上風篋，寶劍，鏢囊，腰巾已統統解下，僅剩薄薄的一身玄綢夜行衣服，一盞身，貼着沐天瀾身旁坐下，一面細談，一面伸出白玉般手指，箝起盤內細點，

不斷的喂入他的口內，沐天瀾嗤的一笑，她問道：「你真把我當作小孩子了」她問道：「你今年幾歲，有太太沒有，」他搖搖頭答道：「我才十九，」她秋波一轉笑說道：「還不是一個小孩子，我比你略大幾歲，你應該叫我聲老姊姊………喂，我問你，你這樣貴公子，居然肯吃苦，到哀牢山去練武功，真是難得，邀我眼光觀察，你確已得到少林的上乘功夫，可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還得多歷多練，還得我老姊姊指點指點，」這一句話，沐天瀾有點不大願意入耳，微微一笑，右手一伸，握住她的左手，在手心裏握了幾握，軟棉棉的柔若無骨，笑道：「這樣細膩滑嫩的手，連我握着都不敢用力，居然能打透骨子午釘，已是不易，如要用這嫩手，同人揮拳制敵，總覺玄虛，雖說練內家功夫的，能够練到「練精化神，練神還虛」不着皮相的絕頂時候，世上不是沒有，可得三四十年純功，還須得天獨厚，像你我這樣年紀，你又是嬌小玲瓏的體，在我面前還吹大氣哩，」她聽得並不則聲，眉梢一起，微微一笑，左手仍然讓他握着，一側身，右臂一起，攔在他的肩上，笑吟吟說道：「小孩子懂得甚麼，老姊姊得管教管教，」一語未畢，沐天瀾猛覺握住的手，漸漸有異，柔若無骨的嫩手，漸漸變成鋼鐵一般的堅硬，春筍一般的指頭，漸漸變成五支鋼條，而且一齊往外伸展，已有點把握不住，自己左肩頭攔着一條玉臂，也突變爲沉重異常的鐵棍，越來越沉，換一個人，怕不骨折肩塌，沐天瀾暗地一驚，才知她果然身懷絕技，這樣內家潛力，已經貼肉近身，倘然對方是個仇人，立時可以使自己重則致命，輕則殘廢，慌亦暗運內勁抵禦，但是對方適可而止，並不使人難堪，可也沒有收回功力，似乎要試一試他怎樣破法，沐天瀾肚裏明白，這位考官出了難題，如果是揮拳過掌，還可以閃展騰挪，用招術破解，現在可是並肩促膝，細膩風光，無論如何也不能拳來脚去，大煞風景，這其間沐天瀾果然聰明極頂，大約也看透了對方弱點，突出奇兵，不管她內功如何精純，只雙臂一分，向前一撲，攔腰一抱，業已臉兒相偎，胸兒相貼，只聽她嚶的一聲驚叫，又嬌顫着了一聲，「冤家………你………」雙雙便已跌入榻內。

次晨，紅日射照，那個健碩苗婦咬着牙，噙着嘴，捧着盥漱之具和早餐盥盪之類，在室內室外躑躅了幾次，便聽到室內啾啾細語之聲，作者一支禿筆，急急變成峨眉派的無形劍，鑽了進去，只見沐天瀾坐在榻旁綉墩上，那女子整個身子偎在他懷裏，隱隱啜泣，沐天瀾輕憐密愛，百般的撫慰，說了無數在天比翼在地連理的誓言，又從貼身解下一塊雕工極精血花密佈的漢玉珮，替她繫在身上，她也從身上掏出一個羊脂白玉的小瓶，上面配一顆子母綠的瓶蓋，有點像現代人玩的鼻烟壺，塞在他手內，說是「瓶內是寶貴的「歸元散」，蓋下連着一個小勺，只要啣一勺灑在屍身上，頃刻化成一灘黃水，用時可得當心」這一交換紀念物品，離別的情緒，却格外濃厚了，女的抹着淚眼，又嗚嗚咽咽的說道，「你大事在身，我當然沒法留你，可是你要明白，我現在雖然浪跡江湖，在未遇你以前，還是一個黃花閨女，現在我這身子已屬於你，你一走，我這顆心也跟着你走了，你要知道，一個非凡的女子，假使沒有得到意中人以前，一顆心，一個身子沒有歸宿，也許做出萬惡滔天的罪孽來，得到意中人憐愛以後，她定然後悔欲死，萬一她的滔天罪惡被意中人覺察，變愛爲仇，兵刃相見，我相信她絕不怨恨，而且挺着胸脯，甘心死在意中人的劍下，這樣的死法，在她認爲殉情而死；比伏法而死好得多，我便是這樣的人，喂，你信不信，」她說完這番話，依然偎在沐天瀾懷裏，滿臉悽楚之色，滿眼乞憐之光，沐天瀾大吃一驚，緊緊抱住她的身子，問道，「你究竟是誰，難道像你這樣的人，從前還做出萬惡滔天的罪孽來嗎，即使真個陷溺入江湖盜賊一流，人孰無過，過而能改，便是聖賢，你要明白，從今以後，你便是我的妻子，只要我親手報了父母不共戴天之仇以後，我們二人便是同命鴛鴦，」語音未絕，懷中的她，淚流滿面，掙開懷抱，一躍而起，哀聲呼道：「天啊……世上惡人多得數不清，也沒有見到甚麼報應，惟獨對我一個女子，報應得這樣嚴酷，朝不遇，晚不見，偏在這時碰着了多情的要命冤家，死罷，教我怎樣地尋下他，不死罷，教我怎樣對得起他，」說罷，面色慘變，小劍靴狠狠一蹶，回身便奔繡榻，一伸手，抽出沐天瀾的辟邪劍，一面解開對襟密扣，露

出凝脂堆玉的胸脯，一手倒提長劍，向沐天瀾一遞，一手反指自己酥胸，宛轉嬌啼道：「親愛的丈夫，可憐的冤家，你狠狠的朝這兒刺罷，因為你妻子後悔做錯了事，沒有面目踏進你沐家的門，生不如死，死後如果還不解恨，把你妻子剝成肉泥，決不怨你狼心，橫豎這身子屬於你的，冤家，我再看你一眼，你快下手罷，」事出非常，沐天瀾幾乎急瘋了心，因為話裏話外，已有幾分譙料，但疑竇層層，還不敢十分斷定，只急得劍眉直豎，俊目圓睜，厲聲喝道：「你是誰，快說！」一聲喝罷，接住寶劍，一躍而起，那知在這一躍而起當口，臆口唸唸……兩支喂毒袖箭，已釘在他座後壁上，如果躍起得晚一步，怕不命喪袖箭之下，兩人正在恩仇生死，難解難分當口，耳目都已失靈，幸而突來兩箭，不覺魂靈歸竅，精神一振，却聽得臆外一個女子口音，大罵道：「好一對戀姦無恥的狗男女，快替我滾出來領死！」沐天瀾大怒，便欲提劍躍出，却被她拉住，低低說道：「快去保護老夫人首級要緊，當心暗器，」說了這句，急急扣好胸襟，躍入榻後幔內，一把抓起自己雙股劍，束上腰巾，掛上鏢囊，一個箭步，竄到外間，一看沐天瀾人已不在，首級匣子也不見了，慌一聳才，躍出臆外，再一躍，飛上堦頂，立時看到相近林內空地上，沐天瀾和一個蒙面女子，性命相搏。

第四章 黑裏俏的英雄

原來沐天瀾驚急之下，提劍躍出外屋，一看桌上首級匣子尚未捨去，慌慌背在身上，正在背身緊繫胸前絆紐當口，哧的一支袖箭，又從臆外襲到背後，巧不過，托的一聲，正釘在背後首級匣子的木板上，這木匣子又救了沐天瀾的性命，沐天瀾一塌身，犀牛望月，猛見臆口一張披髮可怕的死人面孔，一幌便隱，雖然一瞥，已看清是昨夜月下所見的怪物，此刻在日光下看去，更是難看得出奇，沐天瀾一聲怒喝：「賊婦還想行兇，立時叫你難逃公道，」身形一起，竄出臆外一看，敵人好快的身法，刹時不見了蹤影，沐天

瀾脚一點，已到碣壁上，身剛一落，砦下土坡後面，嚇的又射上一支喂毒袖箭，向胸口襲到，這次已留了神，箭上有毒，不敢手接，趁下落之勢，一矮身舉劍一揮，辟邪劍真是利器，唳叮一聲，把那支純鋼袖箭攔腰截斷，掉下砦去，更不停留，飛鳥一般，撲向土坡，坡上一墊脚，刷的又蹶出七八尺遠，落在一叢矮樹後面，橫劍四面一探，那怪賊婦在左面林內一片空地上現身，屹立如鬼，熬是怕人，沐天瀾一個箭步，竄入林內，劍鋒一指，喝道：「賊婦通名，」那怪賊婦先不答話，伸手向自己臉上從下往上一抹，真奇怪一張可怕的死人面孔，立時變了樣，連頭上披着的幾縷長髮也不見了，沐天瀾倒被她嚇了一跳，急定睛看時，原來她起先纏着人皮面具，一露出本來面目，却是個面色微黑的鵝蛋臉，五官秀媚，依然有幾分姿采。尤其是閃閃發光的一對長鳳眼，頗具煞氣，她去掉面具以後，又解下外面玄色風篋，露出一身玄色緊身短打扮，跨着一具皮囊，頭上包着青絹，腳套軟皮小劍靴，身材也頗苗條，而且從容不迫的藏好面具，隨手把風篋一捲搭向樹枝上，一轉身，從背上拔出銀光閃閃的一對鴛鴦鉤，這種兵刃，是從古代吳鉤劍脫化出來，形如長劍，不過劍鋒微灣，略似鉤形，也是峨嵋獨門兵刃，江湖上使這種鉤的，真還少見，沐天瀾明白能使這種兵刃的，必有厲害招數，又見她跨着皮囊，袖箭以外，定必還有歹毒暗器，自己一袋金錢鏢，却未帶在身邊，尚掛在馬鞍上，因為自己老師素不主用暗器，功夫一到，任何東西，都可借作暗器，自己的金錢鏢，還是小時，跟着瞽目閻羅學的，雖已練得出神入化，却只備而不用，此刻大敵當前，自己除一劍之外，別無利器，未免吃虧一點，但自問未必便走下風，」

忽聽得對面黑裏俏的賊婦，嬌喝道：「拚命不必忙，有話得先說明，現在我明白你是老沐的寶貝兒子沐天瀾，怪不得昨夜哭得那樣痛心，明人不做暗事，我便是阿迷碧風寨土司普明勝的夫人，你也應該知道我黑牡丹的厲害，你家中枉養着許多家將，我黑牡丹說來就來，說去就去，不但取你父親的人頭，宛如探囊取物，便是殺死全家老小，又有何難，不過怨有頭，債有主，我報的是當年我翁姑太獅普輅和九子鬼母的

血仇，不料老娘一念仁慈，反弄得惹火燒身，更不料那賤人和你滾在一起……」這時沐天瀾明白對面賊婦黑牡丹便是殺父仇人，立時怒火萬丈，眼眦欲裂，再也忍耐不住，一蹶脚，竄上前去，一招長虹貫日，疾逾電閃，刺到敵人胸前，却見黑牡丹不慌不忙，喝一聲「好小子，楞敢踏中宮，」就在這喝聲中，身形一錯，右手鴛鴦鉤一領劍脊，左鉤當胸一立，一上步，竟自欺到身前，却不遞招，睜着閃電似的鳳目，射出一道奇光，釘住了沐天瀾面上，嘴上還沒閉着「小子，且慢找死，我得問問你，我丈夫普明勝是你殺的，還是那賤人殺的，你在那賤人，是從前結識的，還是昨夜才結識的，你說……」天瀾真不防她有這一手，楞敢逼到跟前，面對面說話，一陣陣粉香脂香，往面上直衝，因為欺得太近，手上長劍竟被她封住，有點施展不開，心裏氣極，瞪眼喝道，「賊淫婦，你丈夫是我殺的，我殺的是爲父報仇，爲民除害的惡強盜，你待怎樣，」在喝罵當口，足根一墊勁，人已倒蹶出去七八尺遠，黑牡丹鴛鴦鉤向他一指，恨着聲說道，「這還有甚麼說的，欠債還錢，殺人償命，小子拿命來，」語音未絕，鉤影縱橫，帶着風聲，捲將過來，沐天瀾這時看關定勢展開師門心法，把手上辟邪劍使得劍影如山，呼呼帶風，和黑牡丹鴛鴦雙鉤戰得難解難分，這一次交戰，沐天瀾却沾了辟邪劍的光，黑牡丹也是大行家，自己鴛鴦鉤雖然力沉勢猛，却不敢硬拚硬接，怕損傷了自己珍如性命的雙鉤，而且也覺得沐天瀾名師傳授，畢竟不凡，自己對手，尚未到來，稍一俄延，那賤人趕來，以一敵二，便要吃虧，沒法子，狠一狠心，先送這小子回姥姥家去，教那賤人白歡喜一場，她心裏一轉，手上立時變了招數，猛使一招，螳螂獻爪，待對方撤劍還招，倏變爲白鶴亮翅，同時向後一蹶，一退丈許，雙鉤一合，騰出右手，正擬施展獨門暗器，忽聽得一聲嬌喊，「飛蝗鏢何足爲奇，你還比得了當年九子鬼母嗎，」音到人到，從林外宛如飛進一隻玄鶴，一落地，俏生生地立在沐天瀾身旁，手上已分拿着澄如秋水的雙股雌雄劍，沐天瀾一看，她趕來相助，心上立時覺得一陣輕鬆，這陣輕鬆，倒不是懼怕黑牡丹，是她壯胆，完全是剛才接上她一轉求死的一幕慘景，自己疑心她是殺

父仇人，後悔求死，現在黑牡丹當面認任，疑心盡去，得此嬌妻，尙復何求，所以心裏，感着輕鬆了。

在他感覺輕鬆當口，黑牡丹黑臉泛紫，目含兇光，指着沐天瀾冷笑道，「看你們恩愛得密裏調油，你這小子的魔力真不小，混小子，且慢得意，你們這位女羅刹，只要一沾沐家的姓，一進沐家的門，凡是九子鬼母部下的人，不論是誰，要把他恨如切骨，制她死命，讓她通天的本領，也難逃公道，再說，你父親確是我殺死的，你父親門外兩個鴉頭，也是我賞了她們兩支毒箭弄死的，不錯，這都是我的事，我黑牡丹敢作敢爲，誰也不怕，可是取你父親項上人頭的主意，可是由你們這位心上人敲的開場鑼，她本是你們漢人，你們漢人詭計多端，那肯爲我們報仇，無非藉此籠絡人心，稱王道寡罷了，假使我遲到你們家中一步，你們這位女羅刹也下手了，便是昨夜她潛藏松林，無非想奪我手上人頭，大約看見了你這活寶，立時豬油蒙了心，失神落魄起來，連對我多年的姊妹們，也忍心下辣手了，人心可怕呀！變也變得太快呀！」

黑牡丹巧舌如簧，滔滔不絕的一頓臭罵，女羅刹不動神色，只兩眼釘住黑牡丹一隻撫着鏢袋的手，可是沐天瀾便不然了，只聽得心亂如麻，六神無主，恨不得立時趕過去，將黑牡丹刺個透心涼，嘴裏剛罵出一聲「萬惡賊姑」便聽得女羅刹悄悄吩咐道，「快沉住氣，這是她的詭計，當心他的手，她的暗器，一一語未畢，對面黑牡丹哈哈一聲怪笑，笑聲未絕，罵聲又發，「小子，你照怎樣，你們這位意中人，被我罵得心服口服了罷，喂，混小子，你這條小命，遲早送在這狐狸精手上，你明白不明白，」便在這一聲「喂」的幾句話裏，黑牡丹右手假裝一指，已經發出兩指喂毒純鋼袖箭，分向二人心窩襲來，沐天瀾真還料不到話裏夾箭，幸虧女羅刹神已專注只喝一聲，「你快退後，」單劍呼的一輪，當前兩支袖箭，一齊擊落，那知道黑牡丹先發兩箭，原是個虛幌子，跟着便從腰口袋裏摸出兩枚飛蝗鏢，向前一甩，真奇怪，這種飛鏢，並不是走直線，走的却是弧形，兩支鏢分左右兩面飛來，銀光閃閃，其聲嗚嗚像活的一般，這面女羅刹低聲急喊道，她一筒袖箭，已經發完，急不如快，往前進攻，使她緩不過手來，我自 lawful 制她

沐天瀾真也聽話，大吼一聲，施展絕頂輕功，一鶴沖霄，斜飛上去一丈五六，半空裏腰裏一擡勁，兩臂一合，勁貫劍鋒，展開越女劍最厲害的招術玉女投梭，疾如流星，直向黑牡丹當頭刺到，黑牡丹真還看不出他有這樣上乘功夫，未免吃了一驚，再想發飛蝗鏢，已經來不及，只好雙鉤一分，一個滑步，往後遠退，那知沐天瀾誓報父仇，人如瘋虎，身方落地，倏的又騰身而起，挾着猛厲無匹之勢，劍光如飄花舞雪，又復刺到身前，黑牡丹大怒，雙足一點，一個野鴉投林，拔起六七尺高，竟向沐天瀾頭上飛越而過，已落在一丈開外，黑牡丹身方落地，刷的一劍從斜刺裏截來，一看是女羅刹氣得咬牙大罵，原來女羅刹對付兩枚飛蝗鏢，原用不了多大功夫，早已用劍擊落，收入鏢囊，這時趕來加入戰團，却用雙劍逼住變鉤，喝道：「今天我看在昔日情分，不爲己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各有天良，回頭是岸，你自己慢慢去相罷，」說罷，撒劍後退，黑牡丹一聲冷笑，一點足竄到林邊，拿起搭在枝上的風篳，指着兩人罵道，早晚叫你們識得老娘厲害，刹時隱入林中不見，片時又聽得蹄聲得得，才知她真個逃走了。

黑牡丹逃入林內當口，沐天瀾還想趕去，女羅刹把他拉住，說道，「報仇不在一時，剛才你背着老大人和人交手，你知我心裏怎樣不安，我又想起你家中多少人盼望你回去，我現在也有許多要緊事，和你商量，剛才我只想一死，才對得住你，不料被黑牡丹一攪，又加上一頓大罵，我此刻想起你身上許多事來，便是你要殺死我，我也不讓你殺死了，沐天瀾一手提劍，一手挽着女羅刹玉臂，歎口氣道，「你的心事，現在我都明白了，想起來，我們兩人都該死，都該死在我父親首級面前，但是這樣的死，於我父親有益嗎，於你我本身有益嗎，無非落得個自己慚愧，仇人竊笑，正人唾罵罷了，我們應該留着這有用之身，想法贖我們該死的罪孽，到了我們自問無愧，應當可死之日，我們再雙雙携手，作同命鴛鴦，你以爲我這話對不對，」女羅刹悽然說道，「我剛才也有點覺悟，不過沒有像你這樣澈透，好，我們準定這樣做去，做一步是一步，真要使我不過去的時候，再死不遲，現在未來的事，且不去說他，眼前便有爲難的事，應

該立刻解決才好，」沐天瀾道，「我也有事和你商量，走，先回樓去再說，」

兩人又回進碉砦，却見那個精壯苗漢，被人細綁在地，慌替他解開，幸而人未受傷，那個苗婦也躲在屋角顫抖，再察看馬匹，擊在鞍後的普明勝人頭却不見了，想是黑牡丹進砦時先行偷去的，兩人到了樓上，仍把首級匣子供在外屋，到了內室，女羅刹把插在壁上兩支袖箭拔下，向他笑到，這種袖箭一筒只可裝六支，這兒兩支，你背上木匣中了一支，被你用劍斬斷一支連林內發出兩支，一共發出六支，所以剛才我放心叫你上前，便是這個道理，可是黑牡丹死黨飛天狐吾必魁能够左右齊發，兩袖都裝箭筒，萬一遇上，可得當心，還有你一身武功，若論師門傳授，你確在黑牡丹之上，無奈你初涉江湖，應變不足，即如剛才我因結束身上，遲了一步，待我躍上碉砦，遠遠瞧見你不知怎樣一疏忽，黑牡丹竟欺到你身前，你的寶劍，竟被他封出外門，把我嚇得要死，幸而那淫婦起了憐心，忘了夫仇。你才得緩開手脚，因為這樣，我才格外担心，現在賊黨們對我二人，怨仇團結，隨處得留神，你說得好，我們是同命鴛鴦，你的命在，才有我的命在，何況你現在有大事在身，殺盡惡徒，也抵不了你一條命，所以我決計一步不能離開你，但是我們名分未定，我這女羅刹的匪號，以往混跡賊黨的罪名，怎能進你沐家的門，天啊，真要把我急死愁死了，」說罷，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沐天瀾踐着脚道，「你一哭，我心裏越亂，不用說，你不放心我，我如故一天不見你，我也得愁死想死，我們都有罪，我一人回去，也得帶罪進門，走，我們一同回家，我哥哥聽我的話，我想總有安置你的法子，此後二人要合力報仇贖罪，而且我沐府也得仗你保護內宅，你知道，我現在祇有哥嫂，沒有父母，其餘家將們，那就不必管了，」說罷，便催女羅刹一同起身，她明白兩人已成一體，只許合不許分，沒有法子走第二條路，再一想，我剛才情願死在他面前，連死都不怕，還怕甚麼呢。

兩人計議停當，立時心安理得，掃除了滿腹的愁雲慘霧，一看日影，時已近午，索興在此用了午餐，

然後結束行裝，備好馬匹，沐天瀾背着首級木匣在先，女羅利緊護於後，從廟兒出向崑明進發，一路縱轡疾馳，到了入夜起更時分，已進省城，女羅利縱橫江湖，藝高胆大，從來不曉得心驚胆寒，也不懂得害羞帶愧，不料今晚跟着沐天瀾一進城門，立時手足冰冷，心口蹦蹦亂跳，暗想我們一夜之間，成爲夫婦，如照世俗禮節講起來，我們一世也抬不起頭，何況他是堂堂貴公子，又是熱孝在身，雖然這是我們自己的事，自己心裏明白，可是我們這樣恩愛情形，誰也看得出來，即使一時半時可以瞞人耳目，終久要露出馬脚，再說我們年青青的孤男寡女，一路行來並不覺得難爲情，只是一忽兒進了沐府，公侯府第，排場是大的，人口是多的，我們這樣進門，只要每人看我一眼，我就得羞死臊死，暗地裏刺我一刀或者打我一鏢，我都有法破牠，這許多人的眼光，我實在沒法捱，她越想越怕，好像怕讀書的小孩子被父母迫着上學去，脚上好像拖着幾十斤的鉛，一步懶似一步，說也奇怪，像女羅利這樣海闊天空，放盪不羈的女子，一落到愛情的情字中，便被世俗禮法織成的巨網，逼得透不過氣來了，古人造字，據說字字都有來歷，都有講究，獨有這情字，似乎欠通，兩情相投，一顆心沒有不燒得滾熱通紅，應該心旁加赤才對，講愛情的人們，鐵青了面皮，尚且不可，如果鐵青了心，那還要得麼，有人說，自有男女，便有愛情，有了愛情，便發生了無量數稀奇古怪的悲劇，一生最有用的時間，也就是扮演悲劇的時間，誰也逃不過，便是沒有舞台演出也得串齣野台戲，串戲時代，總是青年時代居多，所以心旁加青，明明說是青年的心，又有人說，大約造字的古人，閱歷有得，或者看遍了悲劇的酸甜苦辣，結果只剩下一股酸氣，於是恍然大悟，造成了心旁加青的情字，青是酸的象微呀！這是笑話，不提。

第五章 絕技退飛狐

沐天瀾載美而歸，理應歡天喜地，無奈背上的人頭，老在他心裏作怪，老是懷着，一則以喜，一則以

懼的觀念，女羅刹志不寧的心情，他也一樣意識得到，不過此時他是主體，他明白自己家

曲苗婦也躲在

城門時，在馬上打好了應付境環的計劃草案，走到沐公府相近處所，馬頭一轉，不進轅門，便上樓上到自己府後花園圍牆外面，兩人一縱下馬，一聽府內正打三更，牆外悄無人影，兩人疑賊低語了一陣，便把沐天瀾的計劃草案通過了，先把兩匹馬拴在相近樹上，然後一齊飛身進牆，沐天瀾並不驚動家人，帶着女羅刹在自己府中展開輕身絕技，一路竄房越脊，直奔內室，一會兒到了內宅正院，兩人正要蹤下房去，猛聽得對面廊道上唳唳幾聲，一排匪弩向二人射來，慌一伏身，向暗坡一滾，躲過一排匪弩，沐天瀾一挺身喝道，「自己人，休得亂放，」喝身未絕，刷的一條黑影，從下面竄上簷口，一定身，高聲喝道，「金翅鵬在此，來人通名受死，」沐天瀾一聳身，到了金翅鵬身前，低喝道，聲「禁聲，是我，金參將，我回來了，」金翅鵬吃了一驚，定睛看時，雖然多年不見，身形挺拔，依稀還認得出來，慌不及控身施禮，口中說道「職弁冒昧，不知二公子駕到，望乞恕罪，公子怎的從尾上進來，」沐天瀾道，「說來話長，見過我家兄再行奉告，」金翅鵬一看公子身後，還立着一個身披紫氅，頭包青絹的異樣女子，心裏想問又不敢問，沐天瀾似已覺察身形一閃，正色道，「這位女英雄羅家姑娘，是我救命恩人，我一路趕來，幸虧這位姑娘暗中救護，否則已遭兇徒毒手了，」金翅鵬唯唯之間，立向女羅刹拱手行禮，女羅刹微一欠身默不出聲，這當口，沐天瀾做派十足，躬身說道，「姑娘，恕我無禮，先引導了，一說畢，一躍下屋，女羅刹看了金翅鵬一眼，低聲說，「將軍請」金翅鵬連說不敢，女羅刹一看屋下許多人，把沐天瀾捧鳳凰似的捧了進去，齊喊二公子回來了，頓時心裏直跳，把風篋一拎，一飄身，硬着頭皮也蹤下去了，金翅鵬在屋上呆了一呆，暗想這女子輕功已到爐火純青地步，真怪道，那裏爆出這位羅姑娘來，」待金翅鵬跳下屋來，前面沐公爺停靈之所，已是哭聲振天，他走上玉石台階，恰好獨角龍王龍土司大步從密室趕出來，大聲說道，「聽說二公子暗地從屋上進來，其中定必有事，你已見着二公子嗎，」金翅鵬點點頭道，「剛才伏弩連

響，我以為有匪人，上屋查勘，不意二公子到來，還同來了一位女英雄，據公子說，半途遇險，虧那女子救護出險，匆匆一說，未知其詳，據我猜想，九子鬼母餘黨，害了老公爺不算，定然還要斬草除根，二公子英氣勃勃，當然要手刃父仇，以後的事正未可料呢。」

龍土司和金翅鵬知道二公子剛回來，自然有一番悲痛，兄弟親眷們見面，更必另有一番體己話說，此時不便參與，兩人便回轉憩息之所，待了不少功夫，忽見一個家將進來稟報，「奉大公子二公子命，請龍將軍金參將叙話，兩人跟着家將穿廊過廈，走入靈堂，沐二公子已經全身披麻帶孝，當先搶過來，喊了一聲「龍叔」便匍匐稽顙起來，龍土司慌一把抱起，向沐天瀾仔細瞧了瞧，哭道，「可憐我佛爺似的老公爺竟這樣歸天，龍某死不瞑目，二公子你從小英雄出眾，這些年深山練藝，定是不凡，斬仇誅寇的千斤重担，却在二公子身上了，龍某身受尊府厚恩，金駝寨自龍某以下不論是誰，只要你一句話，立時拔刀向前替你賣命，」說罷，蹶脚大哭，他這一哭鬧，別人只可陪他垂淚，等他抹淚止哭，才看清大公子沐天波也在後面，難道是沐府的近親麼，他那知道沐天瀾手段不凡，一進內院，便把女羅利交與嫂子，引入別室招待，自己拉着他哥哥沐天波直奔靈堂，解下人頭木匣，供在靈桌上，然後哭倒於地，他哥哥起初看到他弟弟和一位女子從屋上下來，已是詫異，此刻見到靈桌木匣，更是驚奇，慌勸住痛哭，問到密室一問，沐天瀾刪去自己一路細膩風光，和碍於出口的事，刪繁摘要據實說明經過，便覺詞正義嚴，無懈可擊，而且聲聲口口說是自己屢次受險，沒有她非但得不到父親人頭，連性命也難保全，將來保護府第，殺賊戮仇，全仗她同心合力，務懇哥嫂另眼相待，又把她女羅利匪號和從小寄跡匪窟情形故意從話裏，略一帶露，免得日後分說不清，沐天波對於這位兄弟，從小便愛護異常，自己雖然以長子地位承襲公爵，却有自知之明，將來要光大門楣，克繼勛業，非得這位文武兼資的弟弟，出力贊助不可，雖然覺察有點突兀，可是父親首級去而復

回，已是萬幸，將來報仇殺賊，自己一籌莫展，更非這位兄弟不可，那還敢尋根究蒂，兄弟二人正在密密細談，沐天瀾的嫂嫂已引着女羅刹珊珊而來，而且外面已罩上一身素服，益顯得淡雅欲仙，丰姿絕世，經這位嫂嫂從中引見，居然嬌聲喊着「大哥」，向沐天波斂衽致敬，天波慌不及回身還禮，而且深深致謝救護兄弟之德，他妻子看了他一眼說道，「這位羅家妹子說是路上我們兄弟囑咐過，老太太歸天，上上下下都得帶孝，我家兄弟既然有話，我便不好十分攔阻了，」這一句語，已經含骨，她却文章做得過火，又向沐天瀾道，「兄弟，你不怕委屈羅家姑娘嗎，」沐天瀾感覺有點難以回答，女羅刹含笑問道「嫂子，晚輩理應如此，您不必見外了，」沐天波看了他兄弟一眼，有點瞧料了，暗想女羅刹這課號，從前似乎聽人說過，名頭絕對不小，不想進了我家，剪頭去尾，變成羅姑娘了，肚內暗笑，可不敢露在面上，忽聽羅姑娘向沐天瀾道，「你怎的還閑着，快和大哥大嫂商量商量，得把老大人首級縫上才好裝殮呀，」這一句話便把這位大哥臊得面上一紅，沐天瀾不假思索的說道，「這事還不能假手外人，大嫂，你成麼？」這位嫂子嚇得幾乎喊出「媽」來，心想我的好兄弟，我不敢得罪你羅家姑娘呀，心裏這樣想，嘴上却不敢說出「怕」字來，一陣沉默，女羅刹面色一整，閃電似的眼光向三人一掃，說道，「大哥，大嫂，不要緊，我來代勞可以麼？」這一句話，彷彿救了大嫂一命，但是後面加了「可以麼」三個字，却有斤量，這位姑娘初來乍到，表面上還是外人，做哥嫂的怎能答說「可以可以，」如說「不敢不敢，」誰能這樣自告奮勇呢，其實別透玲瓏的女羅刹自告奮勇是利用機會，加上「可以麼」是自佔身分，何況這種事，在殺人不眨眼的羅刹看來，真是稀鬆平常，小事一段，沐天瀾一看見嫂一撈一僵，立刻站起身來，拱手道，「羅姊，小弟和兒嫂感激不盡」這一兄一嫂也只可趁坡就下，百般致謝，女羅刹却溜了沐天瀾一眼，嬌嗔道，「急不如快，你就替我找針線去罷，」那位嫂子精神一振，連說「我去我去」，這時沐天波冷眼偷着女羅刹和自己兄弟的神色語氣，一發有些瞧料了，一抖機伶，慌說我和靈堂去叫他們迴避才好，便借詞出去了，他一出戶，沐天瀾低聲道，「今晚五更以後父親大殮，我和哥嫂們却沒法安睡，你太辛苦了，回頭事完，你到嫂子

房裏休息去罷，」女羅利搖頭道，「不，你真糊塗，我怎能一人去睡，你也恣大意，貼身寶劍都解下了，成大人首級雖然被我們請回來，黑牡丹未必死心，而且鬼計多端，真得防着她一點，你到靈堂上去罷，我去縫頭，你也得幫點忙呀，」沐天瀾唯命是從，拔腳就走，沐天瀾剛走，那位大嫂領着兩個婢女拿着針線之類，從後戶進來，女羅利和大嫂到了靈堂，果然肅靜，只有他們兄弟二人，起先女羅利從屋上下來時，並未同沐天瀾進來，此刻她在靈堂盈盈下拜，暗暗祝告一番，然後由沐天瀾捧頭進幃，女羅利便進行她縫頭工作了，真虧了她，而且片時苦成，侍婢端來金盃，洗淨了手，大公子沐天波提起龍土司金翅鵬在此，沐天瀾便向女羅利說明龍土司和沐家淵源同金翅鵬來歷，勸她一同相見，將來有事，便當一點，才召進家將，命人去請龍金二位，沐天波的妻子却迴避入內去了。

孝子在靈幃前，原應席地而坐，龍土司金翅鵬便命人添了草薦，陪他兄弟們席地坐談，女羅利也放了個矮墩，坐在一邊，家將們送上茶點菓品，讓大家點飢，沐天瀾便對龍金二人草草說明一路經過，和女羅利隨行救護，得頭縫頭情形，龍金二人這才明白兇手是女匪黑牡丹，大家正在商量日後擒匪復仇之策，女羅利坐得稍遠，面孔朝外，又因坐得低，可以仰面望到對面廳脊，她這時手上正在細品香茗，偶一抬頭，似有所見，倏的起身走入靈幃，低聲喚道，「匪人在廳上現身。匪弩怎無動靜，」沐天瀾已把辟邪劍擱在身旁，金錢鏢也暗藏身邊，一聽有警，提劍起立，幃內女羅利急喚道，「瀾弟莫動，保護靈堂要緊，請金參將從後院上屋，指揮箭手，監視匪人，龍將軍在屋下指揮家將們圍護內宅，都要不動聲色暗暗行事才好，」說罷，靈幃微幌，女羅利已脫去孝衣，露出全身本來面目，仍然背負雙劍，腰跨鏢囊，青絹約髮，綉巾束腰，疾似飄風，人已竄到堂口暗處，蔽着身形，從前廳德雕花窠籠內，向外查察，前廳屋脊上，寂無人影，回頭一看，大公子，龍土司，金翅鵬均已不見，想是分頭指揮去了，沐天瀾果然聽話，已伏身幃後，專任保護靈幃，前後院步聲隱隱，家將們已聽令設卡扼守了。

佈置已妥，賊人居然未露形迹，片時，金翅鵬手挽雙鞭，在屋上一路排搜，從後院到前廳巡查了一遍，刷的蹀下屋來，掩入靈堂，沐天瀾急問情形，金翅鵬道：「果有賊人，我從後院上屋，隱在暗處，四面探看，遠遠便瞧見一個瘦小身形，從花園圍牆上，一路飛馳，直向內院奔來，似乎道路非常熟溜，而且知道屋上有暗樁防守一般，快近內院時，急向屋下一撲，即時不見，我趕了過去，仔細搜查，直到前廳，仍無蹤影，」正說着，猛聽得前廊黑暗處一聲嬌叱道：「賊子，還不滾下來受死，」立時聽得前廊雕樑上，啊啞一聲，同時叭噠一聲悶響，一個人影掉下地來，金翅鵬大驚，一個箭步，竄出堂外，便把掉下來的賊人一脚踏住，正想把賊人倒剪二臂，細了起來，忽又聽得暗處有人嬌笑道：「這人被我了午釘打中穴道，讓他逃也走不了的，當心另外賊人暗算，」一語未畢，轟地聽得廊外哈哈一聲怪笑，接着高聲罵道：「好厲害的賤鴉頭，吃裏扒外，忘本戀姦，我飛天狐早晚取沐二小子項上人頭，叫你立守活寡，你們有胆量的，敢到滇南和你家太爺一決雌雄嗎，現在太爺失咥了，」罵聲未絕，金翅鵬剛欲起身迎敵，聽的一道白影，一道黑影，先後從身旁掠過，原來沐天瀾女羅刹，都已竄出靈堂，飛身下階，金翅鵬一看靈堂無人，這一個賊人，也應看守，祇好不出去了。

沐天瀾首下躍下堂階，身方立定，院中假山背後，一株高出屋簷的梧桐上，嗚嗚兩支袖箭，同時向身前一襲到，慌一場身，撩起孝服，貼着地皮，蹀了開去，兩支袖箭，挾着尖風，已從他頭頂上擦過，却被後而跟蹤飛出的女羅刹用劍劈落，兩箭方落，梧桐樹上，暗器連發，鏗鏗，接二連三的袖箭，分向兩人要害猛襲，箭帶風音，疾逾流星，沐天瀾施展幼年純功，握着滿把金錢鏢，兩手並發，用內勁一枚接一枚的，從側面發出，空中琤琮亂響，竟把飛來袖箭，大半擊落於地，未被擊落的，兩人也用輕巧身法避開，賊人竟難得手，倏時箭停音寂，沐天瀾大喝道：「匪徒，技倆止此，還不下來納命，」女羅刹笑道：「飛天狐鬧得個虎頭蛇尾，早已逃走了，現在我們看護靈堂要緊，不必追趕，遲早我們和這般亡命，總要弄個了

斷的」。

兩人携劍進堂，金翅鵬已把暈死賊人移回明處，呆呆的對着賊人面孔細瞧，面帶驚疑之色，沐天瀾走近一看，驚叫了一聲「噫，怎的是他，怎的這賊黨在一處，」女羅剎一瞧賊人，不過十七八歲，身材矮小，一身緊束的夜行衣，腰裏却圍着緋刀，面貌也長得白面珠唇，劍眉星目，只是滿臉透着險狠狡滑之色，面目甚生，暗想黑牡丹飛天狐身邊，沒有見過此人呀，一問所以，才知此人是沐天瀾小時的師兄弟，教師瞽目閻羅左鑑秋的儿子，名叫左崑，左鑑秋死後，老沐公爺感念左鑑秋捨命衛府之恩，把他養在府中，練武習文，不料他在沐天瀾進出從師以後，漸漸不安分起來，倚仗沐府勢力，在外引朋結黨，無所不爲，有一年，乘醉竟敢姦斃府中侍女，自知不容人口，竟又盜竊許多珍寶，逃出府門，一去不回，沐天瀾想起從前左老師恩誼，時時心裏難受，萬想不到今夜會和飛天狐偷進府中，想起飛天狐和左老師也是固結不解的仇人，怎會走在一起，更令人難過萬分了，金翅鵬原也認識，也看得莫名其妙，這時獨角龍王龍土司倒提厚背金環大砍刀，率領幾名家將，也從前面進來，一問賊人飛天狐已逃，拿住的却是左鑑秋兒子左崑，立時虎眼圓睜，大罵道「喪盡良心的小子，幫他何用，」大步趕過來，舉刀就剝，沐天瀾慌上前攔住，歎口氣道，「寧可他不要，不可我不仁，」又轉身問女羅剎道，「這人還有救麼，」女羅剎道，「我存心擒活口逼問口供，非但沒有用喂毒的钉子，也沒有朝要害下手，下手時且留了分寸，他不過中了穴道，暈厥一時罷了，你只起下釘來，敷點金瘡藥，替他包紮一下，再在左右風門穴上，拍他一掌，便活動如常了，」沐天瀾照言施爲，果然，左崑醒過來，慢慢的從地上掙扎着立了起來，一看四面立着的人，除那個絕色女子外，都認得，尤其他的師兄沐天瀾一對俊目，直注不瞬，使得他天良偶現，激耳通紅，恨不得鑽下地去，傷處一疼，又復面露兇光，傲然說道，「師兄，現在你是大俠的門徒，你就用你的劍把我刺死便了，何必這樣羞辱我，」沐天瀾正色道，「胡說，誰羞辱你，誰能刺死你，我只問你一句話，你腰中緋刀，

先師在世時怎樣得來的，你說，」左崑詫異道，「你問這些幹麼，誰不知道這緬刀從飛天狐手中奪來的」（事見拙著蠻窟風雲）沐天瀾冷笑道，「既然你還記得，你爲甚麼和飛天狐一同到此，暗伏房柁，你想把我們怎樣，」一語未畢，左崑叫起撞天屈來，大聲叫道，「師兄，你休得含血噴人，我果然無顏見你，也不致投入苗匪和你們作對，我現在萬不得已，打聽得你剛回來，才從後園偷偷的進來，想和你說幾句話，不料伏在雕樑上，見你們都藏了起來，好像發生事，我一時不敢下來，正在心裏起疑，便中了你們暗器，心裏一陣迷忽，便不知人事了，那裏來的飛天狐，幾會見我和苗匪在一起，這不是沒有影兒的事，」沐天瀾察言觀色，明白話不虛假，大約他自己有事，巧不過和飛天狐同時從前後掩了進來，便說道，「你既然想和我說話，事無不可對人言，你就對我直說罷，」左崑看了衆人一眼，面孔一紅，囁囁着說道，「我自己知道一時胡塗，做了對不起你們的事，也沒有臉再見你，才不別而行，這些年流落在江湖上，吃盡苦楚，却也交結了幾個明師益友，得到了一點真實功夫，這幾天路經此地，要到長江下游訪幾位朋友，偶然聽到老公爺受害歸天，我心裏不安，自己知道府上的人看不起，只好晚上暗進來偷偷的拜一拜，算盡了我的心，一進府內，又聽得你已回來，才想起從小在一起，或者和你還可說幾句話再走，不料真把我當作匪人，這是我自討苦吃，」他說完這話，撲翻身向靈幃一跪，叩了幾個頭，咬着牙立起身來，問道，「剛才那一位賞我一鏢，好功夫，師兄，從前你練的是金錢鏢，現在又學會了外門暗器麼，」女羅刹柳眉一起，面現青霜，沐天瀾慌說道，「師弟，你不必問了，你早不來，晚不來，偏在飛天狐要我們性命當口，你也來了，你不信，請到院子裏看一看被我用金錢鏢撞下來的滿地袖箭，便明白了，師弟，我家中的禍事，你大概有點明白，父仇不共戴天，我不久便到滇南，和飛天狐黑牡丹等匪徒，弄個了斷，我也不便留你了，希望你江湖上成名立業，不要壞了先師名氣，」說罷，點手叫過一個家將，從上房端出二百兩紋銀，用布包好，替左崑纏在腰裏說是「聊表寸心」左崑並不十分推辭，只說了一句「小弟感謝，後會有期」並不

理睬衆人，竟昂着頭跟屠家將走出去了。

飛天狐左崑先後一陣打擾，時已五更，當下按時入殮，沐公爺一棺附身，萬事俱畢，轟轟烈烈的一番哀榮過去那位承襲世爵的長公子沐天波，已是一府之主，有二公子沐天瀾女羅利二人在家保護，也未出事，獨角龍王龍土司和金翅鵬等得喪事告竣，正要預備回家，恰好龍土司妻子映紅夫人已派得力頭目快馬趕來，報稱木寨發生怪事，請爺速回，龍土司想細問詳情，那來報頭目，只說丟了幾個人，也說不出所以然來，龍土司金翅鵬便向沐天波沐天瀾兄弟辭行，天瀾道，「龍叔家中有事，不敢久留，小姪和羅家姑娘不久也要一遊滇南，屆時趨府叩謁罷，」龍土司明白他們誓報父仇，要尋黑牡丹飛天狐一決雌雄，心裏非常佩服，再三堅約到時先到金院寨，免得人單勢孤，防不勝防，諄諄囑咐了一陣，才和金翅鵬帶着同來頭目們回去了。

獨角龍王龍土司回到自己金院寨，向映紅夫人打聽木寨出事情由，映紅夫人說道，「我們龍家苗歸化最早，一切風俗，與漢人同化，惟獨每年春秋兩季『跳月』依然在金院寨插槍岩下一片草地上舉行，你走後幾天內，正是本年春季例行『跳月』的時期，那一天，晚上雖然是個望日，却因風大雲厚，月亮兒不甚光彩，可是全寨青年們到處燃起火燎，倒也明如白晝，今年青年們又未隨你出征，人數比往年格外多，載歌載舞，熱鬧非常，你不在家，我帶着兒女和隨身幾個頭目們，也去隨喜，順便參與祭神典禮，又到周圍巡視一番，過了三更，便同孩子們回家來，只多派幾批頭目，領着手下到場彈壓，照顧火燭，那知第二天早上，在場頭目來報，說是跳月到五更以後才散，竟發現一對男女沒有歸家，這時男女的家長，招呼四鄰分頭尋找，在插槍岩前後，遍處搜查，直找到次晨紅日高升，那有這對男女的影子，誰也猜不透這對男女突然失蹤的原因，苗族『跳月』原是青年任意擇偶的好日子，聯臂踏歌，一唱一和，原是雙方自願，毫無禁忌，既不至逃跑，也很少在跳月場中妒嫉仇殺的事，便是仇殺，也有屍首可尋，何致踪影全無，我聽了

這樣報告，覺得這是歷年所無的事，原已驚奇，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是一批頭目們趕來報告，跳月之夜，派在插槍岩後異龍湖畔的一名巡夜苗卒，也失蹤了，……「映紅夫人話還未完，龍土司已聳然驚異，跳起身來問道，「這事有點奇怪了，巡夜的兩個苗卒，又怎樣的失蹤了，」映紅夫人便把經過情形說了出來。

第六章 異龍湖畔

原來金駝寨插槍岩後異龍湖的面積，足有二三里長，一二里寬闊，湖的東面，便是插槍岩的百仞峭壁，壁下有路，通到岩前，湖的北面，一片森林，蔚然深秀，西南兩面環着一道峻險的高嶺，土名叫做象鼻沖，這兒湖面有一座竹橋，可以通行，翻過高嶺，盡是深山密，箐陡壑絕湖，有羊腸小道，通到阿迷州邊境雲龍山，這一帶多有各種奇異苗蠻，伏處山內，猛獸毒蟲，也常常出現，行旅商賈，視為畏途。

據那失蹤苗卒的同伴報稱，跳月那晚，他們帶着標槍，巡查到異龍湖畔，大家沿湖分開來，他眼看失蹤的苗卒，向鼻沖方面走去。這時業已更深。異龍湖畔跳月的人們，一到更盡。已一隊隊繞向插槍岩前面去了。等到湖畔人影全無，那名苗卒仍未到來，直到天上發了曉色，異龍湖上蒙上一片曉霧，始終不見同伴的蹤影，還以為他偷偷的先自回來，那料頭目點名時，仍未見他蹤影。又發現了當夜失掉了一對男女，這才覺得奇怪了，這是映紅夫人說出來的經過，獨角龍王聽到這兒，濃眉一聳，略一沉思，猛然喝一聲「奇怪，這麼大的人，楞會丟得無蹤無影，而且一丟便是三個，這事奇怪，有點說處，這是我們金駝寨從來沒有的事，難道異龍湖內，真像上代傳下來的故事，有條孽龍潛伏湖心，現在又出來作怪了麼，但是我相信沒有這回事的，以後你怎麼辦呢，隔了這許多日子，定有一點蹤跡露出來的，」映紅夫人笑道，「苗族本來迷信鬼神，尤其是我們龍家苗族對於異龍湖內那條孽龍，我們龍家苗的興衰，誰敢我

們是姓龍呢，自從丟失了三個人，潛龍的故事。又活靈活

活，有幾個信口開河，楞說看見

一條奇怪的神龍出現，每逢風雨淒迷，星月無光的深夜，便從象鼻沖嶺上射出兩道紅光，這是神龍的眼光，有一個插槍岩守夜的頭目，還特地來報告我，說是那一夜在岩頂上，親見一條巨大的神龍，從嶺頂昂起頭來，便有十幾丈長，只一躬腰，一低頭，便到了異龍湖心，身子還在嶺上，從嶺頂到湖心，光華閃閃，空似搭了一條金橋，那頭目明白神龍在湖心吸水，急慌在岩頂跪下禮拜，伏地默禱，等他抬起頭來看時，一忽兒功夫便不見了，他這樣活龍活現的一報告，上上下下格外闖動了，有幾位父老來對我說，異龍湖神龍出現，非同尋常，恐怕關着我們土司身上，請我注意等語，經他們這樣一說，說到你身上的禍福，我也被他們說得神志不寧起來，有一夜細雨濛濛，定更以後，我特地帶了兩個年老懂事的頭目，携了應用兵刃，騎着馬悄悄的從插槍岩繞到岩後，尋了一處妥當避雨之所，對着異龍湖和對岸象鼻沖靜靜的聽着望着，想親眼探個着落。」映紅夫人說到此處，獨角龍王猛孤丁的大喝一聲「好」。還把右臂伸得筆直，翹着大拇指，朝着映紅夫人幌了又幌，似乎表示這才是獨角龍王的夫人，映紅夫人微微一笑，朝他看了一眼，繼續說道，「我這樣足足等了兩個更次，脚也立麻了，颼颼的寒風，把一顆心都吹冰了，只見異龍湖靜蕩蕩的一點沒有異樣，象鼻沖的長嶺上，也沒有紅光和怪物出現，只一陣陣的兩脚，打在湖面上，冽冽的尖風，吹在岩脚的林木上，令人聽得，深出雨夜的凄清滋味，這種幽寂境界，便沒有怪物出現，也有點頭發慌，汗毛直豎了，我無法再逗留下去，才上馬跑回家來了，可是這一夜我雖然沒有看見神龍出現，却替三個失蹤的人，探查一點痕跡出來，這點痕跡，我藏在心裏已有許多日子，等你回家來，大家再想主意，因為這點痕跡，是我在那夜風雨中偶然想起來的，不願意隨便向人亂說，直到你今天回家來才說起來的。」

龍土司靜靜的聽了半天，原以為自己夫人冒着寒風冷雨辛苦了一夜，也是白費了，想不到還有後文，竟從不聲不響中探出痕跡來了，這一喜非同小可，連大拇指都來不及翹起，雙手脆生生一拍，霍的立起身

來，大讚道，「夫人畢竟足智多謀，不愧巾幗英雄，到底探出痕跡來了，」這位龍土司對於自己夫人素來敬畏得無以復加的，不論甚麼事，只要夫人一句話，真比軍令還要服從，這時一路大讚，倒惹得映紅夫人面色一整，含噴聲道，「事還沒有說明，你便信口開河起來，誰要你替我臉上貼金，我替你探出一點頭緒來，究竟對不對，還是要你作主的，不然要你們男子幹甚麼呢，」龍土司一聽腔兒不亮，馬屁拍在腿上了，肩一聳，默然無聲，却聽得自己夫人又說道，「我的意思，全因那晚我在插槍岩後岩立了許久，黑沉沉的幽夜，一片淒風苦雨，要想用目光探看遠近的景象是不可能的。可是那時節，我隱隱聽到遠處傳來的一種虎豹爭鬥的吼聲，似手在象鼻沖嶺後，細聽吼聲，倏高倏低，好像有許多猛獸，在雨林裏爭逐一般，我明知我們金駝寨四近，因你常常打圍，已沒有猛獸的踪影，想起那年我們飛豹子生下來這天，你正在離寨極遠的深山中，碰到一隻上樹的錦豹，還覺得希罕，因此替生下來的孩子取名飛豹，怎的那晚我在插槍岩後，能够聽到許多虎豹的吼聲呢，再說如果象鼻沖真有虎豹，我們金駝寨的臘戶，早已報告前來了，可是我又明明聽得逼真，同我去的兩個老頭目也聽到的，因我囑咐他們不准張揚，免得寨民騷擾得不安，好在自從三人失蹤以後，寨民以爲神龍作怪，異龍湖畔，連白天都絕了人跡，這到好，如果象鼻沖嶺上真有虎豹，寨民也不致受害，因此我想到跳月那晚三人失蹤，也許被虎豹啣去了，正唯虎豹不止一二隻，所以三人都失蹤了，我疑心猛獸出現。恐怕日子延宕下去，猛獸跑過插槍岩來，釀成大禍，才急急趕你回來，商量辦法，」

龍土司一面聽一面已定了主意，說道「這事容易，我明天和金兄弟多挑選幾個精壯頭目，多備一點獵獸利器，從象鼻沖那面，一路搜查過去，失蹤的三人如果真被虎豹啣去，定有留下的骨骼，不管他成羣的虎豹，好歹驅戮淨盡，替三個寨民報仇，把打死的虎豹扛回來，也可安一安衆心，」當下夫妻商量妥當，龍土司又到外面和金翅鵬計議一下行獵偵查的辦法，決計第二天照計行事。

第二天清早獨角龍王和金翅鵬全身勁裝，備了駿馬驟駝帶了應出兵刃暗器，挑選了五十名心腹勇士，攜帶窩弓毒弩一切行獵用具，別了映紅夫人，便向後寨進發。一路金駝寨寨民看見龍土司一個個俯身行禮，年老一點的，便在馬前訴說異龍湖三人失蹤的怪事，龍土司好言撫慰，直說此去行獵，多半便爲這事，好歹要查個水落石出，一會兒已繞出插桶岩沿，湖向西南象鼻沖嶺下行去。

一行人馬翻過了象鼻沖這條嶺脊，再走三十多里，便出了金駝寨界外，按照各寨苗族的習慣，到別寨境內去行獵，極容易發生衝突，往往因此引起流血爭鬥的事，除非行獵的寨主勢力雄厚，別人不敢以卵碰石，龍土司這次越界打獵，倒不是完全仗着本寨勢盛，一半因爲知道這條路上，沒有繁盛的苗族，山深響密，道路崎嶇，好幾十里沒有人烟，要走近阿迷毗連的雲龍山，才有半開化探羅一族的苗寨，所以安心前進，不用理會其他苗寨的干預，而且因搜查三人失蹤的去向和猛獸的巢穴，並不按程進行，越是峻險奧秘，人跡不到之處，越要仔細搜尋，這樣在重山複嶺之間，一路披榛斬莽，越察渡湖，因爲一路仔細搜尋，沿路逗留，走的又是人煙稀少的荒山險境，所以走得非常迂慢，走了兩天，計算路程，距離自己金駝寨，大約已有六七十里看不到一個人影，連尋常的走獸飛鳥，也看不到一些，這倒是怪事，這批人馬原是行獵的慣家，這種情形，定是四近出了極厲害的怪物，如果僅是虎豹一類，深林的飛鳥，不致於害怕得逃避一空的，而且留神一路山林之內，可以看出至少在最近幾日內，絕沒有虎豹一類的獸迹，可見連猛獸都逃得遠遠的了。

這一來，大家都有了戒心，獨角龍王和金翅鵬原是並馬當先，一面談論何種怪物，有這樣霸道，一面留神經過的山勢，時刻提防，免得一行人馬蹈不測之險，金翅鵬忽然想到一事，向獨角龍王道：「將軍，夫人不是那夜聽到嶺後一羣虎豹的吼聲嗎？」獨角龍王道：「是啊，我此刻也正想到這兒，定是她疑心生鬼，根本沒有這回事，」金翅鵬搖頭笑道：「將軍誤會了，我敢斷定夫人聽到的吼聲，千真萬確，而且確是一

大羣奔跑過去的，象鼻沖過後本來沒有虎豹出現，那夜風雨交加，突然有這一大羣虎豹，且吼且跑，自相殘踏，正是從遠處被厲害的怪物趕過來的，可是這種怪物連虎豹都害怕飛逃，決不是尋常東西，也不致常常出現，我想跳月那夜，火光燭天，歌聲傳達，才把那怪物引了出來，不幸的塞卒和一對有情男女，便遭了殃了，怪物從那夜得了甜頭，自然注意到象鼻沖，夫人出來的那一夜，又是風雨淒淒，大約那怪物在更定人靜以後，似乎又要到象鼻沖來尋可口的東西，大約怪物伏處之所，離象鼻沖甚遠，一路走來，半途碰着了那羣虎豹，那羣虎豹，倚仗同伴不少，便同怪物狠鬥起來，到底敵不過怪物，才向象鼻沖逃過來，那一夜夫人真是逢兇化吉，大約怪物被一大羣虎豹纏住了身，或者經過一場狠鬥，快到天明，沒有真個到象鼻沖來，否則夫人也非常危險的，至於我們一路行來，並不見虎豹的痕跡，這因事情過了這許多日子，留下的痕跡，早已被山雨沖沒了，因此也可以料定那怪物從那天起，也沒有到這條路上經過，因為這條路上鳥獸早已絕跡了，不過究竟甚麼怪物，有這樣厲害，實在想不出來。「獨角龍士被金翅鵬詳細一解釋，如日睹一般，連連點頭，大笑道，「老弟，你真料事如神，是我們金駝寨的諸葛爺，一龍士司這句話，是非常尊重金翅鵬的意思，和別個省份拿諸葛亮比聰明的人，完全不一樣，因為從前孔明征南，七擒七縱，正是雲南境界，在苗族裏面留下極深刻的影象，苗族偶然掘得諸葛銅鼓，便立時聲價十倍，誇耀遐邇，有幾個勢力雄厚的土司因沒有銅鼓，便覺一生缺恨，常有假造銅鼓，假意從地土內當衆掘出，大舉慶賀，以博全寨的擁戴，而且說到孔明事蹟，稱爲諸葛爺以示尊敬，所以龍士司偶然把金翅鵬比作諸葛爺，簡直是個異數，非可泛泛的，金翅鵬久處苗蠻之鄉，自然明白，慌謙遜了幾句，却又指着西面山崗說道，「我們不知不覺的已走了二天，將軍請看，日色已慢慢往西斜下去了，我們既然知道有這樣不知名的怪物，一時又查不出窩藏所在，我們真得當心一二，便是今夜我們一行人馬，憩宿地方，也得早早尋個穩妥之處才好。」

兩人說着話的功夫，在重山複嶺之間，左灣右拐，又走了一程，已遠離龍家苗境界，約有幾十里之遙，馬前山勢漸束，來到一處谷口，兩邊巉巖陡削，壁立千尋，谷內濃蔭匝地，松濤怒吼，盡是參天拔地大可合抱的松林，陰森森的望不到谷底，谷口又是東向，西沈的日色，從馬後斜射入谷，反照着鱗鱗虬蠃的松林上，絢爛斑駁，光景非常，陽光未到之處，又那麼陰沉幽悶，有時谷口捲起一陣疾風，樹搖枝動，似攫似拏，松濤澎湃之中，還夾雜着山竅悲號，尖銳淒厲，從谷底一陣陣搖曳而出，令人聽之毛骨森然，金翅鵬一捨馬韉，越過了龍土司，兜轉馬頭，右臂一舉，朗聲說道：「將軍，谷內不是善地，我們且慢進谷，」龍土司到了谷口，原已犯疑，經金翅鵬一攔，立時在馬上發令，停止人馬進谷，派了兩個精細頭目先進谷去，探明谷底有無通行道路，片時，兩頭目回報，「谷內地形寬廓，初進是一片大松林，穿出林外，微見天光，盡是從地上長出來的石筍，高的足有四五丈，也有石筍摺併，積成奇形怪狀的石屏石障，下面細泉伏流，到處皆是，走了一箭多路，依然望不清谷底，看情形谷內地勢這樣寬闊，也許是個山峽，可以穿行的，不敢耽延，先出谷來請令定奪，」龍土司濃眉一縐，向金翅鵬道，「我們且進谷去看看再說。」金翅鵬點頭道，「好」一稔身，已先跳下馬來，因為一進谷口，便是密密層層的松林，飛柯結幹，攔路牽衣，無法乘騎的，龍土司也跳下馬來，早有貼身頭目過來，代二人牽住了馬，金翅鵬拔下背上一對鋼胎金裏尉遲鞭這，對鞭是他義父飛天蜈蚣遺留的唯一紀念兵刃，由他師伯祖無住禪師傳授的鞭法這些年創蕩江湖，在這對兵刃上，用過不少苦功，此刻拔下雙鞭，當先往谷內走進，他一路行來，處處留神，剛才一到谷外，已疑心谷內蹊蹺，恐怕龍土司涉險，奮勇當先，其實龍土司是個毫邁疎闊的角色，衝鋒陷陣，尚且不怕，何懼兇猛的野獸。早已振臂一呼。率領五十名勇士。跟蹤入谷。一進谷內。便是松林。上面一層層的枝葉。遮得不漏天光。加上日已沉西。格外顯得陰晦異常。林下落葉枯枝。年久日深。越積越高。爛糟糟的宛如泥潭。一脚高一脚底的穿行了一程。大家才穿出了一片大松林，林外地勢較寬，果然四面高高低低

的矗立著無數石筍，千奇百怪，和平常點綴園圃的石筍，大不相同，石筍上面大半蒙著一層碧茸茸的綠苔，地勢雖寬，被四圍壁立千仞的巖嶂，擋住了西落的斜陽，谷內還湧起似霧似烟的一種瘴氣，浮沉於林立石筍之間，猛一看去，奇形怪狀的石筍，好似無數鬼怪，從地上湧出一般，石筍脚下，細流淙淙，銀蛇一般，穿行各處，金翅鵬龍土司不管這些，指揮一隊人馬，在石筍縫內亂串亂闖，急急向谷底走去。

金翅鵬偶然躍過一條較寬的溪澗，落脚所在，有高逾十丈，形似蓮蓬的一座攢峯大石筍，擋在眼前，通體晶瑩雪白，光可鑑人，金翅鵬無意中用手一扶石筍，猛覺沾了一手稠稠的粘涎，而且腥騷刺鼻，金翅鵬咦了一聲，一俯身，趕緊在溪水上洗淨了手，當時並不說破，急急向前走了一程，石筍漸漸疎朗，百道細泉，匯成一股清溪，溪而不過一丈來寬，迤邐曲折，似乎發源谷底，溪上兩岸，盡是梓楠一類的原始古木，碩大無朋，半枯半茂，有的樹身中空，竟像房屋一般大小，金翅鵬龍土司領着一隊人馬，沿著溪岸又走了一程，當前奇峰突起，上薄青冥，似乎已到谷底盡頭，溪聲却奔騰如雷，轟轟振耳，金翅鵬龍土司首先趕到峯脚查看，原來谷內套谷，峯脚下溪源洶湧之處，峰脚巖壁，豁然中闢，形似一重鐵門，從峰腰以下，絕似人工鑿就的門戶，又像一個深洞，洞口雖有兩三丈開闊，望進去却杳冥秘奧，難以測度，而且洞內陰風慘慘，挾着一股霉濕腥穢之氣，令人難當，洞口左右都是突兀的危巖，別無第二條路還可走，這時日影已沉，谷內格外暗得快，四面景物已模糊難辨起來，龍土司暗想這深洞內這樣黑暗，天又晚了，如果貿然進洞，萬一碰着成羣的猛獸，施展不開手脚，定然白白送命，這裏離谷口已遠，再退出去，也不是辦法，沉思了半響，倒弄得進退兩難了。

第七章 五十名勇士失蹤之謎

龍土司有點進退兩種，想和金翅鵬商量辦法，見他在溪澗南岸幾株大樹下面，來回巡視，好像找尋

甚麼似的，龍土司慌趕過溪去，龍土司原立在近洞口的北岸，越溪而過，必須經過洞口，偶然扭頭向洞內一望，猛見洞內極深處所，有幾簇星光，一閃一閃的閃爍不定，定睛一細看，趕情深處閃爍的星光，竟自一對對的上下移動，而且逐漸擴大，似乎向洞口移動過來，還隱隱聽得鼻息咻咻，龍土司驚地一驚，喊聲不好，這是大虫窩，奮身躍過洞口的溪面，飛一般趕到金翅鵬跟前，大喊道：「老弟，我已看見洞內藏着一羣大虫，大約被我們驚動就要出來，我們趕快預備毒標飛弩，把洞口堵住，出來一個射死牠一個，如果讓牠們一齊出來，天色這麼晚，一個手足失措，便有性命之憂，老弟，你快指揮他們堵洞……」金翅鵬不等他說下去，攔住話鋒，匆匆說道：「堵洞似乎不妥，大虫未必怕死，萬一成羣結隊的猛衝出來，一個應付得不俐落，想逃避都費事，不如將軍快傳令，叫他分成五隊，便在這幾株大樹上，暫時藏身，這樣又高又粗的千年古樹，大虫未必上得去，我們踞高臨下，再用弓箭毒標射牠們，也安全得多，」龍土司猛然醒悟，連聲應道：「對，老弟這主意，果然比我高得多，」說了這句，急忙指揮五十名勇士，分隊上樹，這般勇士個個手脚矯捷，身強力壯，立時分成五隊，各自檢了近身大樹，疊羅漢，疊人梯，紛紛上樹，把帶來的行帳，乾糧，武器，等件，也運到樹上，把兩匹駿馬三匹健騾，也分藏在幾株枯樹的樹窟窿內，好在這幾株大枯樹樹心中空，黑沉沉的竟有一間屋子那麼大，分藏着騾馬綽綽有餘，諸事停當，却喜大虫却未出洞。

金翅鵬知道龍土司不擅長縱躍功夫，這般高大的樹要一人空手上去是不易的，打量近身一株一二十丈高下的大枯樹，樹心中空，兩匹馬便藏在這株樹內，慌趕過去走入樹窟窿內，從自己馬鞍上摘下一大盤行獵用的套索，立在樹下，抬頭看準上面一支橫出的粗幹，把套索繫個活扣，振臂一擡，呼的拋起套索七八丈高，一使手法，恰巧套住了上面橫幹的橫樑，下面一抽，上面便緊緊扣實了，向龍土司一招手，請他先上，龍土司自己明白非此不可，老實不客氣，趕來挽住套索這一頭，扭頭說道：「老弟，你一身本領，

當然無妨，不過天色已晚，萬一大蟲成羣撲來，他們在樹上亂發毒弩，若誤傷了你，這不是玩的，同愚兄一塊兒上罷。」金翅鵬微笑道：「將軍只管先上去，我跟着就到。」說罷，翻身接連幾縱，躍開六七丈路，又到了洞口相近的一片沙地上，這片沙地，較爲平坦，有十幾丈廣闊，並無雜木，只靠洞邊上，孤另另長着一株千尋古樹，業已半枯，上面朝東的一面，甚爲兀自茂密，其餘橫枝，直伸過溪澗那岸去，因爲一半已枯，別無鄰樹並生，上面露出天光，雖然月亮遮不出來，天上却露出疎疎的幾點閃爍的星光，才知道這一忽兒功夫，確已入夜，差不多已到酉牌時分了。

金翅鵬藉着天上一帶微茫的星光，想仔細辨察四週情勢，只見沉沉一團危巖古木的輪廓，實在看不出甚麼來，暗想這谷內深洞，果真是大虫窩，倒也罷了，就怕異龍傳說中的怪物，也窩藏在內，剛才請了一手奇怪的腥涎，絕不是虎豹身上的東西，如果真有比虎豹還兇猛的一物，今夜我們大隊人馬，大是可慮，不望殺盡虎豹，只望大家在樹上，能够安慶一宵，便算萬幸了，金翅鵬一個人忖量的思索，那邊龍土司已上了樹，高踞在離地十丈左右的樹樁椽上，不敢大聲相喚，唯恐兇聲嚇着；「老弟快來，」金翅鵬向樹上望去，影綽綽看見龍土司直向自己招手。

金翅鵬看不出甚麼跡象，龍土司又一個勁兒直催，便欲邁步趕去，不料一抬頭，被地上一塊大石一絆，慌低頭一看，不禁喊了一聲，「哦」原來天色太黑，週圍林中，還飄起一種非烟非霧，白茫茫氤氳散佈的瘴氣，連跟前的景象，都模糊難辨了，這一絆，金翅鵬跌倒了，他低頭細看，才看出這片空地上，似乎有人用平滑的巖石，鋪着不少可坐可臥的天然石墩，大小不一，有的排列得很有秩序，旁邊那株半枯半茂的大樹下，似乎還搭出一面大桌似的石台，空地上的大小石墩，係圍着石台安置，恰恰擺成個半月形，大小石墩不下一二十具，金翅鵬越看越奇，難道一羣大蟲以外，山洞內還有未開化的蠻族和這許多大虫同居麼，金翅鵬看得幾具石墩出了神，猛不防洞內吼聲驟起，宛如千百面破鑼，一時齊鳴，從洞底傳出來，嗡嗡震耳

而且虎吼一起，驀地從洞內捲出一陣腥風，立時谷內萬葉亂颺，隨風怒號，連自己立身所在，脚下落葉細沙，滿地亂滾，聲勢委實驚人，金翅鵬雖然夔高胆大，也無法再逗留下去，疾慌轉身，雙足點處，人已平蹤過來，接連幾蹤，已到龍土司藏身的樹下，一個旱地拔葱，騰起一二丈高，兩臂向前一抱，整個身子像鯁膠似的貼在樹腰上了，可是離上面龍土司所在，還有幾丈高，金翅鵬施展狸貓上樹的功夫，四肢並用，壁虎似的升了上去，到了分枝佈幹之處，才翻身上架，慌飛金翅鵬施展狸貓上樹的功夫，四肢並用，才立停身軀，長長的吁了口氣，且喜立身所在，是枝幹總結的大槎枿，中心如臼，竟像一個土坑，四面分佈的枝幹，便有牛腰那麼粗，這種原始古木，倒也稀有，也只有黔滇深山之中，才有那麼希罕的大木，兩人藏身槎枿內，只露出一個頭頂，要探看樹下四面，還得爬上杈枿，倚着橫枝，才能遠眺近視哩。

金翅鵬和龍土司那肯躲在杈枿心內，當然各自半蹲半坐的倚在枝幹上，偷瞧大虫出洞的情形，金翅鵬先留神五隊勇士藏身之處，明知就在近身的幾株大樹上，苦於漆黑一片，那能分辨出來，幸喜這幾隊勇士鴉雀無聲，或者樹高天黑，暫時不致出事，再回頭看那洞口時，嚇了不得，遠望過去，洞口宛如明燈般的虎口，牯牛般的龐大軀影，已可看出洞外已出來了七八隻大蟲了，在行臘慣家的龍土司眼光內，只辨別吼聲身影，便可斷定出洞的確係虎羣，並非錦豹，因為當洞一條溪澗，原從洞內流出，羣虎出洞，勢必踏流而出，那羣猛虎出得洞來，爭竄上岸，把洞口的溪流，攪得飛花滾雪，嘩嘩山響，恰喜出洞羣虎一盞窩奔上北岸，只要躲在樹上不出聲，或者不致於引到^大樹林來，羣虎一上北岸，中間一層層林木遮隔，已望不見虎影，只聽得一陣咆哮，虎爪踏地的奔驟聲，和嘎嚕嚕抖弄虎毛的怪響，不料藏在枯樹窟窿內的二馬三驢，一聽到羣虎咆哮聲，立時赫得咳嗽長鳴，奮蹄騰躍，原沒有拴住韁繩，大約牲口也懂得逃命，竟自沒命的逃出了樹窟窿，三驢二馬，飛一般分投黑林之中，這一來，已上北岸的羣虎，震天價幾聲大吼過去，立時翻過身來縱過南岸，一陣奔馳，已看出一隻龐大的虎影，從樹林下緊着粗長的尾巴，飛躍而出，

，已沒入黑林之中，當然去追那逃命的驛馬去了，這當口，樹上的勇士們，已有點不甘緘默，龍土司也拔下背上喂毒飛鏢，大約五十名勇士也都張弓搭箭，想從虎口救護逃命的驛馬，可是羣虎已從下面箭一般竄入對面深林，天又這般黑，那來得及放箭發鏢，把龍土司氣得幾乎高聲大喊起來，金翅鵬慌阻道，「將軍休急，倘若這谷內只有這羣大蟲，不怕牠們逃上天去，我們只要挨到天亮，好歹有法子把一窩大蟲一網打盡，但是我們已知道這谷內兇險的東西，決不止這一羣大蟲，我們躲在樹上，能够不聲不響，藏到天明，才有脫險的希望，此刻千萬不要爲了幾匹牲口，露了我們踪跡。趁此大蟲跑遠了，將軍趕快叮囑他們，不要魯莽，沒有將軍的命令，不得擅自發箭，要緊要緊」龍土司聽得詫異，慌問道，「老弟，你看見甚麼了，」金翅鵬道，「現在我無法細說，也沒有法兒決定，我們現在身處險地，將軍一身，關係至重，還是處處謹慎的好。」龍土司聽他說得鄭重，又知道他不是胆小怕事，定是別有所見，便依着他的話，悄悄的設計法傳遞消息，通知樹上的五隊勇士，不得擅自舉動，剛吩咐完畢，遠遠咆哮奔驟之聲，從叢面傳了過來，一忽兒，山風疾捲，萬木怒號，一羣猛虎已從林縫裏飛竄到那面排列大小不等的空地上，細看時，三驛兩馬，一個沒有逃出虎口，都被這羣大蟲拖到空地上。

事情真奇特，七八隻大蟲把獲得的驛馬一齊拖到空地中間，並不張嘴大嚼，也不你爭我奪，居然斯斯文文的看着，其中三隻水牯牛般大的猛虎，竟自撲撲通通跳下溪澗，飛一般竄入洞內去了。

片時，猛見洞口射出一片火光來，把洞口溪水映得通紅，而且聽出洞中嘩嘩水響，好像有許多沉重的脚步，踏在水裏一般，一霎時，進洞的三隻大蟲，從洞口火光映照之下，歡躍迸跳而出，一躍上岸，後面洞口火光越來越熾，連近洞的巖石樹影，也照得纖屑畢露，大家睜眼看時，突見洞口出現了兩個大怪物，人立而行，異常高大，遍體長毛，金光燦燦，頂上金毛分披兩肩，露出狗鼻掀唇，獠牙環眼，兩隻毛臂，又粗又長，身後夾着一條短尾巴，各自舉着牛腿般的松油火燎，斗大的火苗，迎風亂擺，還發出唳唳吓吓的

爆音，其中一個隨手把一支巨燎，在洞口石縫裏一插，那一個依然把火燎拿着，一齊舉步上岸，這兩怪一上岸，洞內溪水山響，又陸續奔出一羣同樣的怪物來，肩上都抗着沉重的兵刃，最後一個，頭上頂着一具大鐵鍋，少說也有五六百斤分量，手舉松燎的怪物，當先領路，一齊高視闊步的跨上南岸，直奔那片空地那羣猛虎，大約怕極了這般怪物，活像家養的小貓，在這羣怪物身邊，擺頭搖尾，做出種種乞憐之態，怪物偶然長爪一揮，一聲怒吼，立時夾着尾巴避得遠遠的，却不敢過於跑遠，又從樹林內跑了出來，七八隻牯牛般猛虎，乖乖的一齊蹲在一排石墩後面，猛虎的威風，一點都沒有了，活似家養的馴良小貓，那羣怪物先把手上松燎，高高的插在溪邊獨樹上，抗來的鐵鍋等東西，便放在樹下石台上，然後八個怪物又圍着倒在地上的三騾兩馬，個個闊嘴一裂，厚唇上翻，露出滿嘴白巉巉的獠牙，噼噼怪笑起來，這種怪笑的可怕聲音，人類中果然聽不到，獸類中也比擬不上來，說牠是笑，其實是嚎，八個怪物一齊張嘴大笑，實大聲宏，聲振林谷，在這月黑山幽，菁深林密之地，無端碰到這羣怪物，聽到這種怪聲，讓他一等潑胆的脚色，也要心胆俱落的。

獨角龍王和金翅鵬也是鐵錚錚的漢子，到此地步，也鬧得滿身冷汗，連大氣都不敢出，瞪着直勾勾的眼珠，看那一羣怪物的舉動，只望怪物們不到這邊來，因為兩人藏身所在，距離怪物立身處所，不過半箭之路，籍着洞口和溪邊樹腰上兩支大火把，照着空地上八個怪物的身影，非常清楚，起初把怪物當作茹毛飲血的生蠻，後來一看體貌怪，身有短尾，而且力大無窮，連猛虎都嚇成小貓一般，絕不是未開化的生蠻，竟看不出是甚麼怪物，動作又與人類無異，難道深山黑夜，真有妖魔鬼怪不成，幸喜別樹上的勇士們，也嚇得鴉雀無聲，一時半時，或不致被怪物發現。

這時三騾兩馬已遭了殃，被一羣怪物隨手撈起騾馬的大腿，一陣亂擊，嗷叫出響，立時滿地鮮血淋漓，把騾馬四肢，生生分裂了，各自捧着一條大腿，在週圍石墩上坐下來，一陣大喊大啼，嗚咽有聲，有時

隨手抓一把心肝五臟，擲向墩後，大約是酬勞羣虎獵獲供獻的一點功勞，可笑牯牛般的一羣猛虎，分潤了一點餘惠，誠惶誠恐的吃得非常斯文，那消多時，八個怪物早把三騾兩馬分吃在肚內了，只剩下地上小邱似的一堆白骨了。

怪物聾嘴吮舌的吃完了騾馬，擠在一處怪語叢叢，不知議論甚麼，又抬頭向四面巖頂亂望了一陣，看了看天色，忽然有六個怪物，離開空地，奔入洞內，一會兒又跑了出來，各人肩頂上又抗着許多笨重的東西來，一齊堆在溪邊樹下，八個怪物，一齊動手，把那扣大鐵鍋，撥到空地上，下面用大石支了起來，竟用極粗的松柴生起火來，有幾個怪物手忙腳亂，從樹上搬來許多東西，放在鍋台旁，又在鍋內不知倒入了甚麼東西，鍋底下柴火越來越旺，火焰熊熊，包裹了整個大鐵鍋，照得鍋旁的一羣怪物，變了紅人，却見牠們從鍋旁拾起一支支飛叉般鐵器，把叉頭插進火中，片時鍋內冒出青烟，順風飄過，香氣四散，似乎鍋內熬着油類的東西，油香一起，怪物在鍋下又插入許多飛叉，另一個怪物，舉起一袋東西，向油鍋內一傾，鍋內立時噹噹山響，一陣陣油炸鐵雀一般的異香，充滿了山谷，把龍土司金翅鵬看得直了眼，又驚又詫，想不到這羣怪物血淋淋大嚼了三騾二馬以後，又細烹細炸吃起精緻物兒來，那知道怪物把這一袋東西傾入鍋內以後，神情大爲緊張，一個個跳起身來，向谷頂東張西望，有幾個怪物向石墩後面那羣大蟲頻頻揮手，似乎指揮發令一般，那羣大蟲，真也聽話，立時掉尾轉身，竄入深林以內，一個也不見了，這時鐵鍋內一股油炸香味，迷漫全谷，而且直沖霄漢，下面柴火，也越來越熾，火燄四冒，幾個怪物蹲在鍋邊，不時把煨在火內的長鐵叉，抽出來看一看，尺許長的兩個鋒尖子，已經燒得通紅，怪物依然把它插入通紅的柴火內，從四面插滿了這種長鐵叉，不下七八十支，龍土司金翅鵬看得出奇，烹炸飛禽，還用煨紅的長鐵叉幹甚麼呢。

那知就在這當口，谷頂呼呼風起，林巔的樹葉子刮得東搖西擺，滿谷風聲，宛如千軍萬馬殺到一般，大風一起，那邊一羣怪物，寂然無聲，只不住的在鍋下添入粗柴，有幾個抬頭望着四面巖頂，可是這一陣

狂風，却於樹上躲着的人有不少便利，有點響動，被風聲混住，絕不致被怪物聽到，金翅鵬因此心頭一轉，打算趁此一個個溜下樹來，逃離險地，不料心裏念頭剛起，一陣狂風刮過，鼻子裏猛聞出一股奇騷極腥刺鼻難受的氣味，連頭上都有點發暈，身旁龍土司已忍不住輕輕喊一聲，「這是甚麼味兒，這般難聞，」一語未畢，突見對面巖頂射下兩道碧熒熒的奇光，從對面高高的巖頂到藏身的大枯樹，中間還隔着一大片黑沉沉的林影子，這樣遙遠，巖頂上發射的兩道光閃，竟會照射到藏身的樹上來，最奇的兩道光芒閃來閃去，起頭直注空地上的油鍋，後來竟射向藏人的樹上響動，而且這兩道光閃，似乎挾着透厲的狂風，飛揚的沙石，搖撼得遠近樹林的葉帽子，東搖西擺，颯颯山響，葉落如雨，一陣陣撲鼻的腥臊氣味，也越來越盛，金翅鵬倒底有功夫的練家，眼光比別人銳利，已看出對面巖頂上發光所在，現出一個斗大的蟒頭，兩道碧光便是從一對碗大的蟒眼裏發射出來，蟒頭上似乎亮晶晶的矗立着一支獨角，蟒身却看不出來，不料剛看了一眼，樹林上捲起一陣呼呼的腥風，斗大的蟒頭，已漸漸逼近，似乎移到對面樹林頂上，已看到比水桶還粗的蟒身，從巖頂搭到林上，宛如一座長橋，影綽綽還看出蟒身上烏油油泛光的鱗甲，這時蟒頭直伸到對面林上，更看清猙獰可怖的大蟒頭，領下闊嘴一鼓一翕，骨嚙嚙噴出白濛濛的毒霧，一條數尺長火苗似的歧舌，閃電一般，在霧影來回游走，又見蟒眼射出來的兩道碧光閃到左近一株樹上，蟒嘴一張，突聽得那株樹上一聲慘叫，刷的飛出一團黑影，比箭還疾，凌空飛去，竟投入蟒嘴之中，金翅鵬已看出是個人影被怪蟒吸入肚內，這一驚非同小可，把那面一羣似人非人的怪物和大蟲，都拋在腦後，慌不及掏出淬毒鋼鏢，用聯珠鏢法，接二連三的發出，龍土司和別樹上的勇士們，這時都抱死裏逃生的主意，硬弓長箭，飛梭飛鏢，一切長短武器，雨點一般向怪蟒亂射，那知怪蟒滿不理會，不斷的鼓動着兩面腮槌子，從蟒嘴裏噴出蓬蓬勃勃的毒霧，遮沒了當空一大片地方，許多射過去的鏢箭，沒入白濛濛的毒霧內，宛如石投大海，霧影裏射出來的兩道光芒，却越來越近，金翅鵬已覺得頭痛欲裂，心神迷糊起來，一個身子似乎被一種

極大吸力，吸得飄飄欲起，心裏一急，顧不得再發暗器，拚命抓住近身樹枝，一手想拉住龍土司，一把沒有抓着，只聽得身後一聲驚喊，龍土司已跌落柵柵的中心深坳內，一時驚惶無措，突見當頭一對碗大的蟒眼，碧熒熒的光芒，逼射到面上，似乎相隔不到二丈，驚叫一聲不好，拚命一掙扎，想翻身躲避，又突覺面上熱辣辣一陣劇痛，遍身麻木，同時聽得樹下怪吼連連，嗤嗤射上幾溜紅光，無奈自己心裏一陣昏迷，身子軟棉棉的向後一倒，便失去知覺了。

等得金翅鵬悠悠醒轉，恢復知覺，已經過了兩天兩夜，人已離開了恐怖的山谷，到了金駝寨後寨了，他開始慢慢恢復知覺當口，滿眼漆黑，遍身兀自麻木不仁，還以為尚在荒谷的樹上，未離蟒口，未脫險境，心裏想睜眼張口，舉手伸足，無奈整個身子都不聽使喚，好像自己被獨角怪蟒吞下腹去，祇有一顆心尚是活的，空自掙扎得一身冷汗，那能動得分毫，祇喉頭衝出凄慘的驚號之聲，在他自己以為大聲疾呼，其實別人聽去音如游絲，力弱已極，半晌，他五官知覺才有點恢復過來，雖然眼前依然漆黑，四肢依然難以自主，却已覺察自己睡在軟軟的榻上，腦袋上緊緊的纏着布，只露出兩鼻孔和嘴，所以睜不開眼，這才明白自己已經遇救，脫出了蟒口，同時耳邊聽出有人連連歎息，不絕的念着阿彌陀佛，這人口音似乎很熟，知覺初復，受險太甚，一時還想不起來，却聽這人對人說道，「好了好了，藥力達到了，這條命是拾來的，」金翅鵬迷茫之中，驚地聽到了這幾句話，急於要明白自己怎樣受傷，怎樣遇救，龍土司和五十名勇士，是否同時脫離險地，此地又是甚麼地方，心裏一連串疑問，急想問個清楚，無奈心裏想說話，覺得自己喉嚨都不聽使喚，自己耳朵竟聽不出自己說話的聲音，他以為自己受毒過甚，弄得嗓子都啞了，心裏一陣難受，拚命的一掙扎，癱在床上的身子，居然微微的動彈了一下，耳邊又聽到有人對他說道，「你不必焦急，一切的事只可暫時放下，我也不便對你說，因为你遍身受了蟒毒，太厲害了，昏死了兩天兩宿，萬幸我湊巧趕來，隨身帶着秘製解毒奪命丹和極妙的金瘡藥，外敷內服，才把你從九死一生中挽救過來，可是你

受毒已深，要到百日以後才能復原，此時元氣未復，天天要替你換藥解毒，你自己也要屏絕雜念，一心靜養，一毫不意不得，我無意一路雲游，尋覓一個人，想不到趕上你遭此奇禍，說不得多留幾天，才能動身的了，這兒便是金駝寨後寨，各寨的人都望你趕快復原，又有我在此保護你，你只一心養病，不必分心別事，你現在有話也說不出口，因你受毒實在厲害，我遲到一天蟒毒便要串入內臟，一發難治了，終算萬幸，你只百事不問，安心養病，到了相當時日，我是誰，自然會告訴你的，這人在他耳邊安慰了一陣，金翅鵬雖然聽得出，苦於自己說不了話，這人是誰，無從問起，回想荒谷中那夜九死一生的事，宛如做了一場噩夢。

從這天起，金翅鵬天天在病榻上度日，到了五十天以後，四肢才漸漸活動起來，下榻行動兀是不能，頭上也依然包紮，舌頭也依然麻木不靈，直到將近百日，毒氣脫體，能夠行動說話，只頭上包紮未除，難以睜眼，才覺寨中情形不對，從璇姑姑弟口中，探出了一點痕跡，才明白那夜荒谷遭難，生還者只兩個人，除自己以外只有逃出一位頭目，其餘龍土司和四十九名勇士，迄今生死未明，金翅鵬一聽到這樣石破天驚的消息，幾乎急瘋了心。

第八章 虎口餘生

金翅鵬恢復精神以後，宛如做了一場惡夢，自從在那夜荒谷遇蟒，昏倒樹上，怎樣會逃回寨中，龍土司和五十名勇士是不是安然回來，一點都不知道，這時知覺已經復原，只整個腦袋上還蒙着布敷着藥，把兩眼也蒙住了，變成瞎子一般，心裏急於要明白脫難情形，幾次三番向璇姑姑及龍飛豹子等人探問，才明白那夜一場大難的經過，而且發生了天大的禍事，原來那夜荒谷中金翅鵬受毒昏倒，幸喜立身所在，原是深坑般的樹樁旁，望後一倒，和龍土司一齊跌入樁樑深窩，同時有一隊勇士，藏在最後臨溪的一株大樹上，

其中一個是金駝寨出名精幹的一名頭目，當那獨角怪蟒兩道閃電似的蟒眼，從巖下密林上掃來掃去，光芒越來越近，毒霧迷漫，弓箭無功，眼面前一株樹上的同伴，被毒蟒一口吸入腹內，又聽得自己土司和金都司驚喊之聲，只嚇得心胆俱落，不知怎麼一來，兩腿一軟，一脚踏空，一個身子，猛從枝葉縫內漏落下去，七八丈高的樹身，這麼直瀉下來，怕不粉骨碎身，偏巧這株臨溪大樹，上面一半枝幹，蓋着溪面，頭目藏身所在，正是蓋溪的橫幹，這一失足，湊巧跌入溪心，這處溪面又比較寬而且深，卜通一聲，水花濺起老高，整個身子在溪底翻了個身，才浮上水面，雖然受傷不重，却震得昏迷了半晌，幸而頭目精壯結實，識得水性，雖然吃了幾口溪水，在溪心定了定神，再悄悄泅上北岸，慌一頭鑽入一叢長草林內，忍不住，又抬頭向南岸偷瞧。

那頭目失足跌下時，樹上其他夥伴，在這樣奇險之境，加上怪風毒霧，早已嚇得昏天黑地，靈魂出竅，這樣跌下去一個同伴，下面水心一聲巨震，大約誰也沒有覺察，便是有點覺察，這當口，確也無法顧及別人了，可是跌下溪心，泅上北岸的頭目，這一折騰，未便耽擱了一些時候，等他蜷伏草心，抬頭向北岸偷看時，又幾乎嚇得半死。

他看到空地上那羣似人非人的怪物，手忙腳亂，一個個爭先抽出燬在鍋下的長鐵叉，頭上尺許長的叉尖子，已燒得通紅，舉着煨紅的鐵叉山嚷怪叫，飛一般趕到怪蟒探頭的林下，把鐵叉當作飛標般向上面飛擲，力猛勁急，一支支鐵叉，帶着一溜溜紅光，飛上林巔，看得逼清，還有那羣猛虎，也在林下咆哮跳躑聲勢十足，好像替怪物助威一般，這當口，滿谷狂風怒號，沙石捲空，尤其對崖林巔，毒霧漫天，巖石如雨，這麼大的參天古樹，樹帽子被狂風搖撼得東倒西歪，折幹斷枝，滿天飛舞，加上林下一羣怪物和猛虎奔馳嚎吼之聲，宛如天崩地裂一般，這才明白洞內出來的這羣人行怪物和獨角大蟒鬪上了，這時對面林上毒霧漫空，飛石揚沙，已看不清大蟒身影，只見林上兩道碧綠怪蟒眼光，兀自電閃一般，從濃霧中射出

來，可見火叉子不絕的射上去，依然克制不下，定是獨角大蟒，遍身鐵甲，難以命中，看起來不論誰勝誰敗，我們這羣人，總是兇多吉少，有死無生。

那頭目心胆俱裂之下，猛見蟒頭洞口火光大盛，又湧出幾個高大兇猛的人行怪物來，手執松燎，背負弓矢，出洞以後，一躍上岸，屹然立停，一忽兒洞中兩個怪物，飛一般抬出一乘竹轎子，轎內坐着一個身形瘦小，穿着一身紅的短襟窄袖的人來，最奇的面上一似乎也套上紅色面具，只露出嘴鼻眼三個窟窿，距離雖遠，因在旺盛的火光之下，却看得逼清，只見竹轎子一出洞口轎中紅人窺地一聲嬌叱，非常清脆，竟是女子口吻，接着一縱身，宣似一隻飛鳥，從竹轎上凌空騰起，一落身已到了南岸，再一縱身，黃鶯渡柳，已到了架設大鐵鍋的空地，跟來的幾個怪物，也放下竹轎，追趕趕去，眼看那瘦小的紅衣人，跟着四五個怪物，從空地直奔毒蟒發現之處而來，視線被南岸一帶大樹遮住，便看不見紅衣人的踪影，却聽得弓弦響處，從林下飛起幾支火箭，箭頭上帶着藍閃閃的火焰，噉噉的鑽入一片白霧之中，這幾支火箭一起，林下一大羣怪物，一陣山鳴猛叫，上面毒霧內射出來的兩道白光，突然失縱，下面火箭同燦紅的鐵叉子，一發加緊猛射，滿空火星飛爆，好像大年夜放的花爆一般，幾株樹上的枝幹，着了猛射的火箭，業已劈劈卜卜燒了起來，樹上一起火，火光熊熊，照射遠近，因此看到對面高巖，在火光霧影之中，從巖頭掛下十幾丈長遍身鱗甲的一條獨角大蟒，大約下半身尚在巖巔，一個斗大的獨角蟒頭，原已探到巖下叢林上面，這時被火箭射瞎了雙眼，光閃頓杳，一躬身，已縮退到巖腰，一片危坡上，蟒身不住的翻滾，似乎用後半身的尾巴，把巖頭沙石，雨點般掃將下來，粗柱般斷木擗，磨盤般的大岩石，也轟隆隆的夾雜沙土碎石，滿空飛墮，加上狂風疾捲，滿谷振盪，真像天崩地裂一般，近巖的一片樹林，被幾陣石壓風摧，大半已齊腰折斷，林下一大羣怪物和猛虎，已存不住身，一齊退向近洞空地上，抽矢扳弓，尤其是用火箭攢射。

由搖地動的鬪了一陣，巖腰怪蟒似乎已漸漸不齊起來，嘴上噴出來的毒霧，越來越薄，張着可怕的大

嘴，只呼呼的喘着氣，嘴上和兩個眼眶內，都已中了火箭，和熾紅的鐵叉子，螻頭雖亂擺亂搖，甩脫了幾支火器，眼眶內兀自深深的插着一支火箭，大約這種火箭的箭鏃，非但飽喂猛烈毒藥，而且塗了厚厚的硫磺硝藥一類的東西，箭一離弦，迎風便燃燒起來，不論多厲害的猛獸，中了這種火箭，火毒雙攻，見血立死，這條深山大蟒，中了好幾支火箭和火叉子，居然能支持不少功夫，足見體巨力長，是個稀罕的積年怪蟒了。

這時蟒體火毒深入，漸漸發作，幾陣翻滾，露出肚下鱗甲稀薄之處，嘴上毒霧已噴不出來，被那羣怪物逼近巖壁，又是一陣攢射，肚下又狠狠的中了幾支火器，這一來，火上加油，一發難支，猛地蟒頭高昂，後段一條長尾，也在巖上筆直豎起，伸入半空，倏又一落，來回一陣旋掃，從巖上又嘩啦啦落下一陣沙石，聲勢驚人，劈劈全岩解體，接着又是震天價一聲巨震，巖上磨盤般大石，紛紛下墜，怪響如雷，把下面沙土震起老高，全谷地皮也震得岌岌顫動，林木也倒了一大片。

一陣大震以後，躲在北岸草根中的頭目，連嚇帶震，已是神經麻木，狀若痴呆，竟忘記了當前恐怖，半晌，才知覺恢復，急向對岸偷蕪時，情形一變，岩下一大片林木，已失了原形，未被拔倒的大樹，枝葉全無，光禿的斷幹枯枝，支撐着從岩上滾跌下來的龐大蟒軀，一羣人行怪物在死蟒身下，奔來奔去，不知鬧甚麼把戲，一羣猛虎也在怪物身邊歡迸活跳，猛地想起自己土司和一羣夥伴的生死，急慌定睛向分隊藏躲的幾株大樹細看，忽見前面土司藏身的枯樹上站着那個瘦小的紅衣人，向下面幾聲嬌叱，樹下七八個怪物，四肢並用，矯捷極倫，分向幾株大樹窸窣上去，眨眼之間，已在各樹杈中間，自己跌下來的臨溪大樹，也上去了幾個怪物，長臂毛爪一探，隨爪撈起一個個的人來，撈出來的同伴，個個四肢如棉，似已半死不活，怪物們撈起一個，隨手向樹下一擲，樹下有怪物接着，拋一個換一個，實似樹上摘果一般，前面大枯樹上的紅衣人，也在杈枒縫內提起二具屍體，哈哈一笑，便向樹下一拋，那頭目知道這兩具屍體，定

是龍土司和金都司，眼看這許多人脫了蟒口又落入怪物手內，那有生還之望，自己一人雖然因禍得福，躲在北岸，只要怪物們過溪一搜，決無生望，想不到我們上下這許多人，今夜逢此大難，心裏一陣急痛，幾乎失聲驚號起來，猛聽得紅衣人已飛身下樹，連連嬌叱，霎時對岸便起了一陣奔驟之聲，遠望對岸林縫內，火燎亂幌，影綽綽一羣怪物一個個肩上扛着同伴們的屍體，似乎每一個怪物，肩上疊着好幾具屍體，嘴上呱呱喝着，驅着前面一羣大蟲向洞口奔去，遠望着洞口火燎光中，一個個怪物，一隻隻大蟲，趨入洞內，最後紅衣人依然讓兩個怪物抬着竹轎進洞，刹時洞外一片漆黑，人獸失蹤，只近洞那片空地上，兀自架着那具大鐵鍋，爐下尚有餘火，從林縫裏射出血也似的紅光來，剛才天崩地裂的大鬧，刹時谷內沉寂如死，一片昏黑，只聽到颯颯風葉之聲，疑惑自己在做夢，幾乎不信那邊有不可思議的巨莽屍體，壓在林上，剛才的怪物，猛虎，紅衣人，都像是夢裏的景象。

那名頭目迷迷忽忽的爬伏在深草裏邊，又過了片時，猛見那面洞口又射出一派火光，霎時又湧出幾個兇猛高大的人形怪物，舉着松燎，躍上南岸，頭目心想此番定被怪物搜出，難逃一命了，那知滿不相干，幾個怪物奔到空地上，把鐵鍋和地上幾件兵刃等類，收拾起來，抗在肩上，一聲不響的又跑進洞裏去了，頭目驚魂未定，又怕洞內怪物們隨特出來，那敢喘口大氣，動彈一下。

迷迷糊糊自己不知道經過多少時刻，兩條腿蹲了一夜，好像在地上生了根，那能移動分毫，可是頂上天光已變了灰白色，樹上的露水直灑下來，身上衣服掉在溪內時，原已濕透，此時被曉風一吹，瑟瑟直抖，谷內遠近的東西，却已漸漸看得清楚起來，才明白自己在草林裏躲了一夜，天已發曉了，洞口溪水潺潺，幽寂異常，絕不見怪物出現，心裏陡然起了逃命的希望，急慌設法使藤木不靈的雙腿，恢復原狀，摩擦了半晌，才慢慢直起腰來，一抬頭，便看見了對岸近巖脚的一片森林，枝葉盡落，東倒西歪，斗大的一個大蟒頭，張着滿口鈎牙的闊嘴，掛着一條條的腥涎，兀自擱在一株半倒的大樅樹上，眼眶內兀自插着一支長

箭，龐大的長軀，却被倒下的林木遮住，再留神近溪幾株大樹上那還有自己同伴的蹤影，想起夜裏的事，淚如雨下，心想自己土司和一般同伴定已絕命，或者被怪物抗入洞內，當了糧食，我應該掙扎着逃回金駝寨去，報告土司夫人才好，心神略定，分開葦杆似的長草，想從北岸逃出谷外，猛一長身，瞥見對岸一株樹根底下，露出血淋淋一顆人頭，驚地一驚，心想在這大枯樹下，莫非是我們土司的腦袋嗎，苗人迷信甚深，那頭目立時跪倒喃喃禱禱起來，立起身時，條地心裏一動，勇氣勃發，決計把這顆人頭帶回寨去，可是這段溪面有兩丈來寬，一時難以渡過，四面一看，過去三丈開外，溪身便窄，溪心露出礁石，似乎可以墊腳跳越而過，勇氣一長，逕向窄處跳過南岸，一伏身，暗察洞口，並無動靜，放胆直奔那株枯樹。

到了枯樹根下，一看血淋淋的腦袋，下面依然連着整個身子，因為剛才從北岸遠望，被榛蕪草根遮住，活似脫體的一顆腦袋，此刻細看下面衣服，並不是龍土司。却是金翅鵬，一摸心頭，居然還微微跳動，只是腦袋上血肉模糊一片，已分不出五官位置，也不知怎樣受的傷，那頭目尋着了半死不活的金翅鵬，一時手足無措，偶然一眼瞥見相近藏過驃馬的空心樹窟窿內，似乎露出一角行帳似的東西，跑過去一看，樹窟窿內，果然還藏着一座布帳，還附有繩束，立時得了主意，抽出隨身腰刀，割了一大片布帳，帶着繩束慌慌趕到金都司身邊，把他上半個身子，用布帳包紮起來，用繩索捆好，縛在自己背上，這一折騰，天光大亮，剛才憑一股忠義之氣，不顧一切一心用在救金翅鵬身上，等得背在身上，邁步想走，猛一轉身，看到了粗逾水管，鱗甲泛光，望不到頭的蟒身，近在咫尺，啊喲一聲，又嚇得魂靈出竅，幾乎連背上的人一齊跌倒，這當口，真也虧他，一咬牙，不管路高路低，拚命向谷外飛奔，在他以爲一聲驚叫，已驚動了谷內怪物，其實等他一路奔出谷外，谷內依然沉寂如死。

頭目背着金翅鵬雖然逃出谷外，那敢停下步來，拚出全身最後一點力量，只管望金駝寨來路飛奔，可是大隊人馬從金駝寨出來時。走了兩天，才走到出事荒谷，相隔何止幾十里路，走的又是峻險山道，路絕

人烟，那頭目連驚帶急，受盡艱危，而且身乏肚饑，多少也受點蟒毒，居然還能拚命背着金翅鵬不停步的飛跑。總算不易，可是人非鐵鑄，跑到三十里開外，業已精疲力盡，在一座山坡脚下，突然雙目發黑，緊眼發甜，哇的衝出一口熱血，一個前撲，便倒在坡下起不來了。

這條絕無人煙的荒山鳥道，一個重傷如死，一個力絕昏倒，在這種千巖萬壑，不見人影的地方，這一倒下，誰來相救，兩條半死不活的生命，可以說絕無生機的了，那知事出非常偏有意想不到的救星，那名頭目和血漬模糊的金翅鵬，倒在斜坡脚下，不到一盞茶時，斜坡上遠遠傳來一陣急步奔馳之聲，坡上松林下便現出三條人影，刹時馳下坡來，當先一個，却是一個眉目風騷，妖艷絕倫的婦人，背插長劍，腰懸鏢囊，外披風氅，內着勁裝，一見坡下倒着兩個人，便立停身軀，指着金翅鵬身體，向身後兩名彪形大漢笑道：「昨夜我見這人已被毒蟒噴死，面目潰爛，極難活命，所以沒有擒入洞內，一點擒到人數，獨角龍王除外，共四十八名，獅獅們親眼看見又有一名，被大蟒吸入肚內，我以為全數受擒，想不到還漏出這個鬼靈精，居然被他逃到此地，還虧他背走了這麼一個半死人，這樣看來，他們一共是五十二人，哈哈，到底沒有逃出我手去，便是我此刻不去鋸解蟒頭上的獨角，沒有發現他們逃去，這兩人倒在此處，也是尸骨無存，被野獸吃在肚內罷了，本來我想放走一兩個被擒的人，讓他回去替我辦點事的，現在我行點方便，著落在這人身上，倒是一舉兩得的事，說時，向倒下的頭目一指，便從懷裏掏出一小瓶藥末，交與身後一個漢子，又叫另一個到不遠的山澗取些清水來，身後兩名彪形大漢，全是苗寨頭目裝束，插鏢背箭，頗為雄壯，對於這位怪婦人，還真異常恭順，立時分頭照辦，一個扶起倒下的頭目，一個用隨身皮袋取來清水，掬開牙關，倒入瓶內藥末，用溪水灌了下去，藥還真靈，片刻功夫，倒下的頭目一聲悶叫，竟自雙目睜開，悠悠醒轉，抬頭看出救治自己是兩個不認識的漢子，不遠還立着一個平生未見的女英雄，他看不透這兩男一女是甚麼路數，尤其是在這條路上怎會碰到這種人物，一眼看到女郎外穿內衣，都是妖艷奪目的玫瑰紅，

猛然想起昨夜可怕的一幕，洞內出來坐着竹籃子的紅衣人，好像就是這人，在苗人頭腦中，以為這怪婦人同一羣可怕的怪物在一起，不是精怪，便是神仙，這兩個漢子定也是妖精變化出來的，頭目怔怔看着怪婦人，心裏不住的胡想，也忘了謝一謝人家救命之恩，那怪婦人却先說話了，指着頭目笑道，「你認識我麼，」頭目莫名其妙的把頭搖了一搖，怪婦人微微一笑，又說道，「昨夜幸虧我把你們全數救入洞內，否則都被毒蟒吞吃了，想不到漏掉了你，想是你藏在遠處，等到天亮時把這人背到此地來了，」說到這兒，向金翅鵬一指道，「這人裝束不同，是你們寨中甚麼人，」這時頭目慢慢從地上站了起來，明白對方沒有惡意，心裏減却幾分害怕，吞吞吐吐的答道，「這人是我們土司的好友，也是我們金駝寨的有名好漢，請你們好歹救他一救罷，」怪婦人搖頭道，「這人幾乎被毒蟒一口吸入腹內，虧我們看家的拂拂火叉子發射得快，才從蟒嘴上奪下來，但是他受毒已深，我也無法救他，從這兒到你們金駝寨還遠得狠，看你已经乏力難行，現在我叫這兩個人送你們回家去，趕快設法調治，我還有一封信，你齊我捎去，你們土司夫人祿映紅看到我的信，自然會明白的，」說畢，便命兩個彪形大漢，把頭目和金翅鵬一人一個背在身上，又把一封信交與頭目帶在身邊，不容頭目再說話，玉手一揮，兩大漢背起便走。

路上頭目在大漢背上，屢次探問怪婦人是誰，你們住在甚麼地方，兩大漢却像啞吧一般，一語不發，一直背過象鼻沖。到了異龍湖畔，遠遠見到了金駝寨寨民走來，才把二人放下，開口說道，「前面已有你們的人來了，我們不必再送，你們自己回家好了，」說完這句話，轉身便走，眨眼之間，已走出老遠，翻過嶺去了。

頭目依然恹恹迷離，不知甚麼一回事，一看地上金翅鵬依然死了一般，自己渾身骨節，也像拆散似的，嘆了口氣，等候寨民走近，才把兩人抬回金駝寨土司府來，一路經過，早已轟動了全寨苗民。

映紅夫人聽到這樣消息，便知遭了禍事，慌命拾進後寨，一見血肉模糊的金翅鵬，狼狽不堪的那名頭

目，更是心驚肉跳，手足無措，璇姑和龍飛豹子，究竟還年青，一發嚇得哭出聲來，一面慌飛請石屏州外科名醫，救活金翅鵬，一面一疊聲探問禍事經過，等得那頭目力疾聲嘶說出昨夜荒谷遇險的事，和今晨二人遇救的經過，又掏出那封信，一五一十從頭說了出來。

映紅夫人耳邊聽着晴天霹靂般的消息，眼中瞧着平地風波的一封信，立時五內如焚，蛾眉深鎖，驚奇，悔恨，憂急，種種難受的滋味，都集在她一人身上了，原來那封信內寫的是：

汝夫婦歷年席豐履厚，富甲滇南，意猶未足，復與沐氏表裏爲奸，殘殺族類，致六詔鬼母，阿迷獅王父子等，先後畢命於汝等爪牙之手，詎意天網恢恢，汝夫自投荒谷，幾替蟒吻，經余援手，始獲更生，而余部下，多與鬼母獅王有淵源，立欲分裂汝夫雪恨，因余隱迹多年，與汝等各方素無恩仇，力與阻止，始得苟延殘喘，然衆怒難犯，亦難輕予釋放，茲與汝約，信到十日內，應昭示全寨，瀝血爲誓，率金駝寨之衆，此後悉聽余指揮，並先繳納符信金珠，以示誠信，余必保護爾夫及頭目等性命，使其安然生還，否則普氏舊部切齒之仇，將先血刃於汝夫等之腹矣，生死異途，惟爾所擇，荒谷在邇，跼候足音，書奉金駝寨映紅夫人耕閣

羅利夫人拜啓

映紅夫人接到這封信，幾乎急瘋了心，這種事也沒法守秘密，鬧得滿城風雨，全寨頭目，一個個摩掌擦拳，慫恿她擂鼓集衆，點起全寨苗兵，直搗荒谷，救回土司，在這亂嚷嚷當口，還是她這位嬌女龍璇姑有主意，看清來信大意，父親雖落虎口，一時尚不致凶險，倘若馬上興師，反而不妙，最奇來信署名「羅利夫人」不知甚麼人，父親從沐府回來時，談起沐二公子身邊又有一位綽號女羅利的女子，女羅利從前確是九子鬼母的臂膀，這裏又出了一位「羅利夫人」，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當下和她母親一說，映紅夫人原是一時心急，經她嬌女一提醒，頓時醒悟，馬上打發親信頭目，騎匹快馬，連夜趕往昆明，向沐府飛報求救，一方面又飛報自己胞弟婆兮寨土司祿洪，請他到寨商議挽救之策，

婆兮寨土司祿洪和沐府也有深切淵源，不過爲人忠厚，武藝也不甚高明，一得急報，第二天早上就帶着親信頭目，趕到金駝寨了，可是他一看那封要命書信，也麻了脉，鬧得一籌莫展，這時金駝寨已鬧得沸天翻地，幾乎要責問映紅夫人爲甚變不立時興兵救夫了。

第三天起更時分，前寨頭目們忽然一路傳報，「沐二公子一行人馬，已到金駝寨前，快到寨門口，」映紅夫人和祿洪精神一振，急忙命令排隊迎接，姊弟也急急更衣出迎，這時寨門外已經火燎燭天，標槍如林，外加弓弩手，滾刀手，在寨門兩邊，雁翅般排出老遠，一忽兒，對面塵頭起處，二十幾匹怒馬風馳電掣而來，到了幾丈開外，那隊人馬倏的按轡緩行，先頭兩匹錦鞍上，跳下一對驢人來，一個是手神俊逸，面如冠玉的沐二公子沐天瀾。一個是雪膚花貌的女羅刹。沐天瀾原認得祿洪的，慌緊趨幾步，先和祿洪施禮敘話，祿洪一指引，沐天瀾和女羅刹急向映紅夫人躬身施禮，說道，「龍叔母，小姪聞報，馬上別了家兄，和這位羅家姊姊，晝夜趕程，本可早到，因爲路上碰着一位老前輩，耽誤了不少時候，請叔母恕罪，」映紅夫人早聞沐二公子之名，今日一見，果不虛傳。尤其是和女羅刹站在一起，彷彿金童玉女，天生的一對似的，嘴上向兩人一恭維，心裏却暗想我們璇姑也配得過你，不料我們遲了一步，看情形被這女魔王佔了先了，大約孝服一脫，便要名正言順的實授夫人了，心裏只管這樣想，嘴上一味向兩人恭維，而且拉住女羅刹的手往裏讓，祿洪也引着沐天瀾一齊進到後寨，跟來二十名家將，自有頭目們留在前寨寬待，主客坐定以後，映紅夫人便命璇姑和龍飛豹子出來相見，璇姑見着生人，非常害羞，施禮以後，便想退避，却被女羅刹一把攔住，女羅刹看她比自己小得有限，長得秀媚絕倫，苗族中有這樣女郎，真是難得，苗族女郎差不多一個鼻子都長得區區的，惟獨這位姑娘，靈秀獨鍾，偏生得瓊鼻櫻脣，梨渦杏眼，愈瞧愈愛，拉在自己一旁坐下，不住的問長問短。

這時後寨燈火輝煌，盛筵款客，席間，沐天瀾細問龍土司出事情形，和金翅鵬受傷經過，映紅夫人詳

細告知，且拿出羅利夫人的信來，沐天瀾看完了信，說道：「叔母放心，不久有一位老前輩駕到，這位老前輩非但和羅家姊姊同我有密切關係，和信內這位羅利夫人，亦有淵源，我們只要恭候這位老前輩到來，便可救出龍叔來了。」他說時，女羅利朝他看了一眼，似乎嫌他多說多道似的，但是映紅夫人和祿洪聽得摸不着頭腦，當然還得請他說明其中緣由，沐天瀾暗中向羅利打了個招呼，女羅利先白了他一眼，然後點一點頭，沐天瀾才敢一五一十說了出來。

原來沐天瀾得到金駝寨快馬飛報，得知龍土司誤落敵手，金翅鵬也被毒蜂所傷生死呼吸，最奇龍土司竟被一個自稱羅利夫人的婦人，作爲挾制的交換品，連女羅利聽得也非常驚奇，自己被人叫做女羅利，怎的又出來一位羅利夫人，而且從來沒有聽到過有這樣一個人物，沐天瀾道：「龍家與我沐府休戚相關，現在出了這樣逆事，我們理應趕去臂助，何況我們本來要到滇南，尋找仇人，也是一舉兩得的事，女羅利更比他心急，想會一會自稱羅利夫人的人，當時兩人和他哥哥沐天波一商量，挑選了二十名略諳武藝，幹練可靠的家將，一同前去，照沐天瀾女羅利兩人意思，一個人都不願帶，反嫌累贅，無奈他哥哥堅定要有這樣排場，只可帶去，救人如救火，得報的第二天便出發了。

沐天瀾女羅利帶着二十名家將和金駝寨來省飛報的兩個頭目一行二十四匹駿馬，一路電掣風馳，又到了兩人定情之處，廟兒山下，女羅利想順便瞧一瞧自己從前落腳之所，沐天瀾也要回味一下，那晚的細膩風光，兩人心同意合，便吩咐家將們在官道等候，兩人並騎馳入山脚小徑，尋到那所小小的齋齋，却只剩下頽垣破壁，連那所小樓也被人燒得精光，伺候自己的苗漢苗婦，也不知何處去了，猜是黑牡丹飛天狐等恨極了兩人，連這所小樓，也遭了池魚之殃了，兩人無法，只好撥轉馬頭，會合家將們，向前進發，走了一程，越過椒山，來到老魯關，再進便是嶧峨縣，屬臨安府地界，離石屏州金駝寨還有一天路程，但是過了老魯關天色已晚，路境又險惡，人馬也疲乏了，只好找了個落腳之所，度過一宵再走，偏偏他們心急趕

路，錯過了宿店，這段路上因爲苗匪出沒無常，行旅裹足，家將們找來找去找不到一個相當的寄宿之所，最後找到離開官道幾里開外，一處山峽裏面，尋着了一所破廟，廟內還有幾間瓦房，樞可托足，好在家將們帶足乾糧及行旅應用之物，點起火燎燈籠，引着沐天瀾女傭到來山峽裏面，一看這座廟依山建築，居然有三層殿宇，一層比一層高，頭層已塌，祇剩了兩堵石牆，一個廟門，廟門的匾額，已經無存，僅在石牆上歪歪斜斜寫着「真武廟遺址」幾個大字，進了破廟門，第二層大殿，已竟有半殿片瓦無存，天上月光照下來，正照在瓦礫堆中的真武石像，滿殿的青草，又長得老高，這樣怎能息足，幸而從大殿後，步上幾十級石蹬，石蹬兩旁，盡是刺天的翠竹，走完石級，即是一大片石版鋪的平台，三面築着石欄，平台上面，蓋着三上三下的樓房，却還完整，抬頭一看樓上，微微的有一點燈光閃動，好像有人住着，沐天瀾一看有人住着，大隊人馬不便往裏直闖，派了兩個家將先進去探問借宿，家將進屋以後，引着一個老道走了出來，平台上火燎高懸，看清出來的這個老道，清麗雅潔，鬚髮童顏，稀疏的幾縷長鬚，飄拂胸際，瀟灑絕俗，一身道袍雲履，也是不染纖塵，最注目的還是老道一對闊闊有神的河目，和背後斜繫着雙股合鞘的劍匣，沐天瀾吃了一驚，想不到這座破廟裏，藏着這樣的人物，明明是一位風塵異人，江湖前輩，一回頭，正想知會女羅刹，那知她一對秋波直注老道，滿面露出驚異之容，她一拉沐天瀾衣襟，耳邊悄說道，「這位道爺，我認識的，當年羣俠暗進秘魔窟，大戰九子鬼母，便有這位道爺在內，而且制住鬼母飛蝗陣的，也是這位道爺，我還記得他便是武當名宿桑葦翁，」悄語未畢，桑葦翁已大步走近前來，呵呵笑道，「貧道雲游各處，今晚偶然在此托足，想不到二公子帶着隨從，遠臨荒寺，真是幸會，」沐天瀾已聽自己師父說起過桑葦翁名頭，慌不及躬身下拜，口裏說道，「老前輩休得這樣稱呼，晚生早聽家師說前過輩大名，想不到在此不期而遇，晚生隨行人衆，又因趕路心急，錯過了借宿之處，不得已到此地，不料驚動了老前輩仙駕，尚望恕罪，」桑葦翁笑道，「我們沒有會過面，你又只聽令師說過一次，何以此刻一見面，便認出是

老朽呢，「這一問，使得沐天瀾有點發窘，女羅利暗地通知的話，能不能說出來，一時真還表決不下，其實老道故意的多此一問，他一出屋，爛若殘電的眼神，早已注在女羅利身上，女羅利的舉動，逃不過他的眼光，他這一問，不等沐天瀾回答，便說道，「老朽和這位姑娘，似乎有一面之緣，」說了這句，忽地面露悽惶之色，拂胸的灰白長鬚，也起了顫動的波紋，猛地兩眼一圓，把頭一仰，微微的一聲嘆息，低頭時眼角上已噙着兩粒淚珠，桑葦翁這一動作，雖然眨眼的功夫，沐天瀾着在心裏，暗暗奇怪，尤其是女羅利起頭執老道眼神一照，立覺心裏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應，想起從前在秘魔屋初見這個老道時，似乎也會有過這種感覺，不過當時雙方敵對，並未加以注意，現在重逢，重又起了這種感覺，既不是怕，又不是恨，自己也莫名其妙，她只管低頭思索，對於桑葦翁這句話沒有入耳，對於桑葦翁含淚嘆息的一點動作，也忽略過去了。

桑葦翁並不理會女羅利，向沐天瀾笑道，「不瞞你說，老朽也是剛剛到此，只此你們先了一步，這所樓房，外表看看尚可，但是樓上樓下，真是家徒四壁，連一個坐處都沒有，你們人馬一大堆，怎樣安插呢，我看這樣辦罷，把馬鞍解下來當坐具罷，」沐天瀾立時命令家將們把馬鞍摘下三具送上樓去，樓下由家將們自己想法，馬匹都拴在平台石欄杆上，另派幾名家將分向四近搜索點草料喂馬，一面檢幾塊磚石搭起行灶，支起自己帶來輕便軍鍋，汲點溪水，檢點乾柴，便可燒水喝。

桑葦翁領着沐天瀾女羅利進屋上樓，一看這三間樓房，真真可憐，隔斷板壁，通通拆盡，成了一統之局，樓板也只剩擱置樓梯所在的一塊地方，不到一丈見方的面積，幾扇樓櫳，東倒西歪，空氣倒非常流通，因為樓板只剩了這一點點，樓上樓下，呼應靈通，樓下家將們的動作，可以一覽無遺，三副馬鞍，便從破樓板縫裏遞了上來，片時，隨鞍帶來的水壺，茶杯，乾糧，也都上來了。

桑葦翁笑道，「想不到老夫今晚叨你們的光，本來已拚出一夜，餓一夜，渴一夜了，現在可是有吃

，有囁有坐，來來來，我們坐下來，作一次長夜之談，桑葦翁老氣橫秋，便在上首面廳而坐，沐天瀾女羅利背背廳並肩坐在下首，中間放着茶具乾糧，可以隨意吃喝，女羅利上樓以後緊靠着沐天瀾，始終默不出聲，桑葦翁也奇怪，眼神雖然時時注意她，却不和她說話，沐天瀾越看越奇怪，却想不出甚麼道理，也許爲了從前九子鬼母的關係，桑葦翁看不起她，這一想，連自己也有點不安起來，萬一自己師父也深惡痛恨她將來怎麼辦呢。

三人隨意吃喝了一陣解了飢渴，沐天瀾無意之中問了一句「老前輩剛才說是雲游到此，也是偶然息足，不知老前輩從那兒駕臨，到此有何貴幹，」桑葦翁微微一笑，朝他們看了一眼，伸手一鬚長揖，一字一吐的說道，「你問我從那兒來，到那兒去，爲了甚事，這話太長，不瞞你說，老夫自從和你尊師破了秘魔匪以後，便添了一件心事，這樁心事，是老夫一生未了之願，這幾年老夫雲游四方，便爲了這件心願，現在好了，不久便可了此心願了，老夫只要這件心願一了，便可老死深山，不履塵世了。」沐天瀾聽他說得恍惚迷離，正想張嘴，不料默不出聲的女羅利，突然顫着聲音問道，「老前輩，您說的那件心願，晚輩們可以洗耳恭聽嗎，」桑葦翁看了他一眼，點點頭道，「可以」說了這一句，却又沉默了半晌，似乎思索一樁事，突然問道，「姑娘，你現在大約明白你是漢人，但是人家稱你爲女羅利，這個譯號，甚麼意思，姑娘，你自己明白麼，」女羅利頓時柳眉深鎖，盈盈欲淚，低聲說道，「誰知道甚麼意思呢，一個人自己不知道姓甚麼，也不知父母是誰，像我這種人，真是世上最可憐的人，現在倒好，又出了一個羅利夫人，如故和我一般，真是無獨有偶了，」她說的聲音雖低，桑葦翁却聽的逼溜，驀地鬚眉蹙張，雙目如電，厲聲喝問道，「誰是羅利夫人，怎的又出了一個羅利夫人，快說快說，」女羅利沐天瀾同時嚇了一跳，連樓下家將們，都愕然抬起頭來，他自己也覺察了，緩緩說道，「老朽心中有事，你們只說羅利夫人是誰，你們和這人見過面沒有，」沐天瀾女羅利看他聽到羅利夫人突然變了面色，又強自抑制，却又一個勁兒催問，

料想這位老前輩和羅刹夫人定有說處，此番到金駝寨去，正苦不知羅刹夫人來歷，無從下手救人，這位老前輩如果知道，倒是巧事，沐天瀾便把金駝寨龍土司遇險，羅刹夫人下書要挾，自己趕往救助，故而到此息是，都說了出來，桑葦翁凝神注意的聽完，不住的擺着胸前長鬚，嘴上連喊着，「孽障孽障，」一雙威稜四射的河目，瞧一瞧女羅刹，又瞧一瞧沐天瀾，不住點頭，嘴邊也露出得意的笑容，兩人被他看得心裏發慌，突見他面色一整，指着女羅刹前胸說道，「我問你，你左乳下有聯珠般三粒硃砂痣嗎，」女羅刹一聽這話，驚得直叫起來，嬌軀亂顫，妙目大張，一手緊緊拉住沐天瀾，一手指着桑葦翁嬌喊着「你……你……你……」說不出話來，沐天瀾也驚詫得忘其所以，脫口而出的說道，「對，有的，老前輩怎的……知道了」話一出口，猛然省悟，該死該死，我現在怎能說出這種話來，何況在這位老前輩面前，頓時羞得夾耳通紅，啞口無言了，這一來，兩個人都鬧得驚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桑葦翁倒滿不在意，反而變爲笑容滿面了，笑道，「賢契，現在我倚老賣老，叫你一聲賢契了，」沐天瀾慌應道，「這是老前輩看得起晚生，老前輩有何吩咐，晚生恭領教誨，」沐天瀾把老前輩叫得震天響，想遮蓋剛才的失口，桑葦翁微微笑道，「你們不必猜疑，且聽我講一段親身經歷的奇事，給你們消磨長夜，你們聽得，也可恍然大悟，對於你們也有許多益處，……」桑葦翁剛說到這兒，突然目注臆口，一躍而起，大喝一聲，「鼠輩敢爾，」沐天瀾女羅刹聞聲驚覺，分向左右躍起，轉身觀看，就在這一瞬之間，臆口唵唵連響，一篷箭雨，分向三人襲來，地方既窄，又係變起倉卒，趨避一個不當，便遭毒手，未待沐天瀾女羅刹施展手脚，只見桑葦翁不離方寸，舉起飄飄然的長袖，向外一拂，呼的一聲風響，迎面射來的一陣袖箭，竟改了方向，斜刺裏飛了過去，一支支都插在壁角上了，猛聽得臆外一聲大喝道，「好厲害的劈空掌，……」喝聲未絕，桑葦翁一上步，兩掌向臆口一推，喝聲「下去」，就在這喝聲中，窗口啊啾一聲驚叫，簷口轟然一震，似乎有個賊人掉了下去，樓下家將們也自一陣大亂，齊喊捉賊，沐天瀾女羅刹一點足，已竄出窗

外跳下樓去，四面搜查，已無賊影，檢點家將和馬匹，並無損失，那位桑芋翁已飄飄然立在樓頂脊上，笑道，「兩個賊徒，已騎馬逃向滇南去了，不必管他，還是談我們的話，請上來請上來，」兩人回到樓上，桑芋翁已安然坐在原處了，沐天瀾道，「來賊定又是飛天狐黑牡丹之類，經老前輩施展「隔山打牛」的氣功，其中一賊定已受傷，雖然被同伴救去，也够受的了，像老前輩這樣純功，晚生輩真是望塵莫及，桑芋翁笑道，「名師出高徒，賢契定是此中高手，現在不題這些，我們談我們的，請坐請坐」當下三人照舊坐定，靜聽桑芋翁講出一番奇特故事來。

第九章 桑芋翁的自白

他說，「三十年前白蓮教在湘桂川黔等省，出沒無常，頗爲猖獗，地方官吏紛紛奏報，說白蓮教黨徒隱謀不軌，那時我也是一位方面大員，奉旨巡按湘黔兩省，調轄兩省文武軍馬，相機勦撫，便宜從事，也算是一位顯赫的欽差大臣，那時節我年紀也只三十幾歲，正是血氣方剛，志高氣揚的當口，先在湖南駐節，抽調一部分勁旅，勦撫兼施，不到幾個月功夫，狼容易的告了肅清，這不是我的能耐大，其實湖南省那有許多白蓮教，無非幾股悍匪，脅裹莠民，流竄劫掠，算不了甚麼圖謀不軌，都被闖元無能的一般地方官吏，平時養癰貽患，臨事又故事張皇，希圖卸責，甚至從中取利，藉此多報銷一點公帑錢糧，如果再因循下去，百姓無路可走，難以安生，真可以變成滔天大禍，所以天下事大半壞在這般人身上。

湘省既告肅清，我便由湘入黔，先到黔省各處險要所在巡閱，又和地方紳耆及四民人等，勤加察訪，便明白貴州省地瘠民貧，完全是刀耕火耨之鄉，和魚米豐饒的湖南一比，相去天壤，在這山川閉塞的所在，也不是招軍買馬圖謀不軌的地方，所慮的黔省上下游沿邊地界接連着滇粵川湘等省分，地僻山險鳥道叢叢，倒是大盜悍匪極妙的隱伏之所，加上穴居野處，莫不畏死的生裸野苗，王化難及，勦撫兩窮，因爲這

樣，我不能不在貴州省多逗留幾天，多訪察幾次了。

我原是醫纓世族，通藉出仕，原是文臣，這次奉旨查辦白蓮教，以文職兼轄軍符，寅僚們都不知道我身有武功，而且還是武當派嫡傳四明張松溪先生的門人，（張松溪爲明代武當派宗師，見黃黎洲南雷文集），一路行來，也沒有甚麼大風險，雖然動人馬，進剿幾股悍匪，也用不着親自衝鋒陷陣，所到之處，自有手下將官親弁們，早夕護衛，進了城，更是平安無事，這樣，我未免略疏防範，諸事托大起來。

有一天我輕車簡從，只帶了十幾名親隨，到了平越州，平越四面皆山，州城隨着山形建築的，地方官員替我在城內西南角高真觀內佈置好行帳，我進高真觀時，天色已晚，照例讓地方官員請了聖安，略問一點本州政情民俗以後，便謝客休息。

高真觀內，有亭有池，地方雖不十分宏廣，却是平越城內唯一的雅緻名勝之處，我住在最後一進的樓上，樓下安置帶來的隨從，觀外前後早由州守派兵巡邏守衛，這一晚臨睡時分，我屏退侍從，獨自在樓上憑牕玩月，正值中秋相近，月色分外光潔，地勢又高，立在牕口，可以看到城外岡巒起伏，如嶂如屏，陡壑密林之間，幾道曲曲折折的溪流，映着月光，宛如閃閃的銀蛇，蜿蜒而流，有時山風拂面，隱隱的帶來苗蠻淒厲的蕙管聲，偶然也夾雜着幾聲狼嗥虎嘯，一發顯得荒城月夜的蕭瑟，這時斜對牕口的城樓角上升起一盞紅燈，頓時城上更鼓聲起，近處梆梆更柝之聲，也是響個不絕，已經三更了。

我在牕口痴立多時，有點倦意，便把牕戶掩上，翻身就榻，剛想上榻，忽然風聲驟起，呼呼怪響，牕外幾株高松古柏，也是怒嘯悲號，轟地一陣疾風捲來，呀的一聲，把虛掩的樓牕向裏推開，榻畔畫几上一支巨燭，被風捲得搖搖欲滅，我慌過去把牕戶關嚴，加上鐵皮，牕外兀自風聲怒號，風勢越來越猛，當牕飛舞的松柏影子，映在牕紙上閃來閃去，搖擺不定，月色也轉入淒迷，牕內燭影搖紅，倏明倏暗，弄得四壁鬼影森森，幽凄可怖。

我照例在臨睡以前，趁沒有人時候，做點功夫，我練的是本門八卦游身掌，和五行拳，講究動中寓靜，柔以克剛，身法步施展開來，要不帶些微聲響，不起點塵，可是掌力一吐，不必沾身，便能擊人於數步之外，還須能發能收，或輕或重，隨自己心意，方算練到爐火純青地步，那時節我功夫還差，只能在六尺開外，吐拳，遙擊，將窗戶掛簾之類掀起尺許高下，一掌下按，能將池中浮萍吹開，這種功夫要練到一丈開外，能掀簾吹萍，才算到家，那晚上我練到最後一手拗步轉身，童子拜佛，雙掌一合，向着榻畔几上燭台拜下，距離不過五六尺光景，我想試用內勁把燭火能滅，就此上榻打坐調息，再用一回本門運氣功夫，便要安睡，那知就在此時，突然發生奇事，照平時練氣功夫時，原是一拜即滅，萬不料這時燭火被我內勁一催，眼着火頭已望那面倒下，倏又挺直起來，並不熄滅，我想得奇怪，疑或自己內勁退步，忍不住微退半步，目注燭光，把童子拜佛的招式，變爲雙撞掌，勁貫掌心，雙掌平推，這時用了十成勁，滿以爲這一次燭光一推立滅，那知非但不滅，火苗連繞動一下都沒有，好像我這掌風推去，那邊也有掌勁推來，而且不重不輕，兩力恰好對消，反而把燭頭火苗夾得筆直，事出非常，我不禁喊了一聲『奇怪』，不料聲剛出口，忽的一縷疾風，燭火立滅，頓時漆黑，我立時驚悟，霍地向後一退，背貼牆壁，一掌護胸，一掌應敵，厲聲喝道，「本欽差奉旨到此，自問光明磊落，可以質諸天地鬼神，江湖朋友，何得潛入戲耍，」我一聲喝罷，樓頂樑上忽地一聲冷笑，却又悄悄說道，「貴官不必驚慌，勞駕把燭火點上，容我叩見，」共首嬌嫩，竟是個女子，而且故意低聲，似乎怕驚動別人一般，我抬頭一看樑上，無奈屋中漆黑，窗外又風高月暗，只辨認一點樓頂樑影，却瞧不清她藏身之所，我明知來者不善，却也不懼，依然赤手空拳，竟自依言取了火種，重又點起几上巨燭，燭光一明，猛見對面遠遠的站定一人，竟不知她從樑上這樣下來，居然聲息俱無，這一手輕功，我自問趕不上，我借著燭光向她細看時，却又嚇了一跳，先入目的是一張血紅可怖的面孔，活似剝下面皮，只剩血肉的樣子，分不清五官，只兩顆漆黑眼珠，却在那裏向自己滴

溜溜的閃動，全身青絹包頭，青色緊身排襟短衫，腰束綉帶，亭亭俏立，別無異樣，只奇怪她居然赤手空拳，竟未帶兵刃暗器，我正猜想，這女子是何路道，何以有這樣可怖的面孔，她已走近幾步，左拳平胸，右掌平舒往左拳一合，向我微一俯腰，我立時脫口「噫」了一聲，因為這是我先師嫡傳同門相逢的禮節，先師門人甚多，女子也有幾個，却沒有這樣怪女子，何況在這遠省荒城之中，我一面不得不照樣還禮，一面問她究係何人門下，夤夜到此，有何見教，她一走近，一張怪面孔越發可怖，滿臉血筋密佈，簡直比鬼怪還醜，滿臉血筋牽動了幾下，居然發出簫管似的聲音，說道，「貴人多忘事，連自己老師的遺言，都忘得乾乾淨淨，對於同門，當然早已丟在腦後了，」說罷，雙臂向腦後一擺，解下一幅包頭青絹，伸手向面孔一擄，向前一邁步，一張怪面孔，宛如蛇蛻皮蟬脫殼一般揭了下來，在燭底下，突然換了一副直噴宜喜的嬌麗面目，噫……這面目……想不到在她死後二十多年，現在又在我面前了」。

沐天瀾正聽得出神，急於想聽下文，對於這句話不大理會，惟獨女羅刹心靈上却起了異樣感覺，留神桑葦翁說到這兒，滿臉悽惶，眼神却注在自己面上，越覺得地講這樣故事，和自己有極大關係似的，尤其說到「想不到在她死後二十多年，現在又在我面前了，」旁覺向自己說的一般，也不知甚麼得故，自己鼻子一酸，眼淚在秋波內亂滾，不禁低下頭去，却聽他長歎一聲，又滔滔不斷的講下去了。

「那時她把人皮面具一揭下，露出本來面目，我依稀有點認識，尤其她說出我先師遺言，陡然想起一事，脫口問道「你難道是我先師義女羅素素師妹嗎，」羅素素點頭笑道，「師兄，居然還記得我小時候的乳名，」當時我心裏一喜，想不到在這種地方會碰着同門師妹，而且這位師妹，冰雪聰明，是先師最鍾愛的一位小同門，從小便受師門陶鑄，雖然在先師跟前不過十年光景，所得秘傳，却比別個同門還多，剛才暗中運動相抵，扶住燭光，又從一丈多高的檯上，一掌扇滅燭火，這一手，便比我高得多，先師仙遊以後，定然練功有得，後來居上了，想不到今晚他鄉遇故知，大喜之下，慌請她坐下，細問先師故後情形，和

她這幾年蹤迹，怎會知道自己在這趕來相會，她說，一師兄，你還記得那年我師父八十慶，諸國門齊集，四明祝壽，小妹還是十幾歲的小孩子，師兄也只二十左右，在男同門中也是年紀最青的，却這少年得意，一位金馬玉堂的貴客了，這時師兄不忘師門，居然親自登堂拜壽，和我們盤桓了幾天，在正壽這一天，我師父在壽筵上，講述武功秘奧，和祖師爺張三豐的仙迹，最後他老人家要想效法祖師爺得道證仙，說出許多奇怪的話來，師兄，你還記得嗎，」我說「當然記得」。

我記得那時先師這樣說的，「中國武術，精華深奧，不亞於文學，一輩子研究不盡，但是研究此道的，雖然到處都有，只是粗人多，文士少，男子多，女子少，這是重文輕武，重男輕女的成見太深，要知古人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原是人人應有的能耐，武術便包括在射御之內，後世誤解武術爲好勇鬪狠，幾代開國之君，又用的是霸術愚民之策，最怕老百姓氣粗胆壯，揭竿而起，破壞他一人一家的萬年有道之基，只好拾出，「假武修文」的招牌來，弄得真有功夫的武術名家，一個個不敢透露招禍，收幾個徒弟，接傳衣鉢，也是偷偷摸摸隱秘深藏起來，眼看武術一道，一代不如一代，非到絕傳不可，真是可惜，要知中國武術，不論那一派傳授，都是萬脈同源，普通練一種拳術，只要經過名師指點，恆心練習，功夫高深不去管他，準可以轉弱爲強，却病延年，這是人人明白，已不用多費口舌，試問全國的人民，人人有個好身體，還不強種強國嗎，這種最淺顯的道理，却是發明中國武術的最大的本旨，這是武術的普通功用，可以稱爲「健身術」像我們師弟衣鉢相傳，光大門戶，而又江湖訪友，精益求精，非有二三十年純功，難以繼述祖師爺本門功夫，非但游歷江湖，可以立己立人，不畏強暴，一旦國突有事，亦可以一敵百，馳驅戰場，這種不是普通功夫，可以稱爲「衛身術」但是中國武術歷代相傳，除健身衛身以外，還有最高的境界，凡是研究武術的，不論那一派，都知道有「練精化氣，練神還虛，」的說法，蕪而志於道，說玄了，便是悟道成仙，唐人說部描寫的紅繡精精空空之流，千里飛行，變幻莫測，後人傳說的許多劍仙事蹟，大約從唐

人說部脫化而出，文人造謠，聊以快意，我活了這大，走遍名山大川，訪遍拳劍名家，却没有碰着甚麼劍仙，但是天下事實難說，積非可以成是，積謠也許成真，個人見聞有限，天下事理無窮，不能說我沒有碰着劍仙，世上便沒有劍仙了，即如我祖師爺張三豐悟道成仙的事蹟，有記載，有傳說，仙踪所到各地志書上都說得活靈活現，這是武當派的門下，沒有不知道的，照這樣看來，也許真有成仙的可能，現在我已活到八十歲，天下同道，都推尊我爲武當派掌門人，我已把歷年秘研拳劍功夫，絕不藏私，按照你們材質，統統分別傳授，你們只要悉心研練，不愁不到爐火純青地步，從明天起，我立志要雲游四海，訪求仙蹟，把未來歲月，消磨於悟道證仙的功夫上，要從我本身的武術，印證武術的頂峯，是不是有練神化虛，觀俗成仙的一途，不論是虛是實，到時我定要預先佈置，待我門弟子中，按跡找尋，證明真假，我不管有仙緣仙福沒有，我爲世上各派武術，印證最高的真理，我祖師爺神明咫尺，定能鑿我愚誠，點化迷途，假使仙道虛無，白廢心血，我這八十老人，於世無求，爲世上作一榜樣，亦是心安理得，『先師這番話，我記得很清楚，我還記得和師妹說了不少體己話，同門祝壽以後，我便晉京供職，服官朝廷，身體不能自由，南北遠隔，音問輒阻，過了幾年，我才打聽出先師八秩壽辰的第五天，真個飄然雲游，不知所終，人人都說被祖師爺降凡汲引，真個仙去了，一得到先師仙去消息，一發聖念師妹下落，同門又各星散，會囑使人隨時打探師妹踪跡，總未得着確信，萬想不到師妹會在這時光臨，真是天大的造化。』

羅素素笑道，『師兄官階不小，這張嘴還是從前一樣的甜，剛才幾乎把我當作謀刺欽命大員的要犯了，』我對於這位師妹，本來非常愛惜，一聽她口角尖利，慌起來謝罪，說是『不知者不罪，請師妹不要見怪，』羅素素道，『誰怪你，咱們不必鬧此虛文，不瞞你說，我從湖南一直跟你到此，你一路舉動，都在我眼裏，我在湖南原想現身見你，轉想多年不見，今昔不同，你爲朝廷出力，我也要暗地查察察你的官聲政績如何，我才暗地一路跟踪，一半也是存心保護你，一半事有因焉，我本來要從這條路上走來，倒一

舉兩得了，」我笑道，「師妹顧念舊情，這樣保護我，我不敢言謝，可是暗地查察得究竟怎樣呢，」羅素笑道，「還好，尙算言行相符，」我說「假使不好呢，」羅素素蛾眉微挑，正色說道，「那還容說，咱們就不必相見了，」我苦笑道，「好險，好容易，棍子裏出了太陽了，」羅素素道，「你且慢得意，無事不登三寶殿，我是有事來和你商量，我不找別位同門，單獨和你商量，不是因你做了大官，才來找你，一半機會湊巧，一半想起我們從前……咳……這廢話現在不必說他，師兄，你知道我義父脾氣，說到那兒便要做到那兒，自從八秩壽誕一天，在門人面前講出一段大道理以後，我便耽心，當晚我宛轉勸着義父說，悟道證仙，不必遠游四海，再說浙東有的是名山勝境，何必遠離故鄉，我義父原是一無牽累的人，家中沒有子女，一個女用人，還是因爲我才雇用的，我明知勸他未必入耳，也不能不盡我一點孝心，那知道壽誕的第五天，諸同門散去以後，一天清早起來，我屋內梳妝台上，擺着他老人家久已不用的那柄古代奇珍「猶龍劍」，還有薄薄一本硃丹的「練氣秘要」，書下面壓着一張字條，大意說是「一劍一書，贈我作爲紀念，五六年後，定有後命，」我急慌通知就近幾位同門，他老人家何等功夫，存心要離開我們，想我尋他算是萬難，我從小父母雙亡被義父收養，也是一個孤苦零丁的人，在義父家中，做夢一般過了七八年，自問在這七八年內，二五更的功夫，沒有白費自問獨闖江湖，尋找義父下落，尙可去得，各省都有同門，多少總有點照應，尤其想到北方帝王之都一遊，和你見一面，商量尋找義父的辦法，主意還未打定，今年春季門口來了一個，異鄉口音的遊方道士，替人稍了封信來，向我女用人問明了人名地址，把信拿出來以後，便走得無踪無影，等得女用人把信拿進，我拆開看時，信內附着一個薄薄的人皮面具，信內寫着下面寥寥幾句話：」

貴州省平越州南三里，仙影厓左行十里，越溪穿峽，援籐入壁，紅花插鬢，巨猿迎賓，仙師傳諭，希速臨臨，附贈面具，權爲信物，誌之勿忘，閱畢火之。

羅利夫人密啓

『我把這封怪信看了半天，信內所稱仙師，定是我義父無疑，難道真個成了甚麼，著名的羅刹夫人又是誰呢，我本來一心想找尋我義父，難得有此機會，只可惜沒有留住稍信來的遊方道士，問個明白，真是可惜，我依着信裏吩咐，把信內幾句話，記得滾瓜爛熟，然後把原信燒掉，第二天便收拾一點隨身行李，帶了義父那柄猶龍劍，和人皮面具，也不通知近處同門，悄悄上路，到了漢陽，看到官報，我暗暗心喜，原來你也奉旨到湘黔來了，我才決定先行入湘，和你一路同行，雖然和你同行，在湖南却不和你見面，我這次出門遠行，變成了一個江湖女子，一位欽命大員，居然有一個江湖女子的同門，被人知道，牙都要笑掉，所以我跟到這兒，才敢見你，師兄，小妹還懂得一點進退罷。』

她說完了前後經過，我才明白，我深知道何師妹最看得起我，故意這話帶鋒鏑，我也明白她用意，我說『我雖身為命官，但是把師妹和這點官職來比較，我情願棄掉官職，却不願丟却我們感情，不瞞你說，我派人屢次探你下落，沒得確詢，我暗地決定，等我欽命事了，我要親自到四明去了』她聽我語意深長，看了我一眼，似乎想說一句甚麼話，面色一紅，却沒有說出來，突然轉變話頭，問我道，『羅刹夫人是誰，你知道嗎，』我說『且邊好像有人提過，一時却記不起來了，』她說『我在湖南無意中却聽得一點來歷，據說三年前雲貴邊境，有兩個神出鬼沒的俠盜却是一對夫妻，江湖上稱男的叫做羅刹大王，女的叫做羅刹夫人，酷吏貪官，在他夫妻手上送掉命的很多，貧民窟戶受他們恩惠的更是口碑載道，他們夫妻從來沒有漏過真面目，出手時兩人總帶着可怕的人皮面具，而且獨往獨來，從不與同道交往，這幾年夫妻突然隱去，江湖上聽不到羅刹大王羅刹夫人的名頭了』

我說『來信是羅刹夫人具名，大約信是送與師妹的，所以女的具名，這樣可以證明這對俠盜，高隱此處，定已拜列我師傅門下了，但是我師傅如尚在此，何以不用親筆，却由羅刹夫人代傳，前幾年我隱約聽到師座仙去消息，偶然碰着幾位同門，口稱先師，所以剛才我也這樣稱呼，現在師妹得到這封怪信，我希

望我老師健在，不久同師妹可以拜見，但是信內疑竇甚多，好在所說地點，距此不遠，今晚來不及，明晨我同師妹前往一探，便知真相了，」羅素素道，「師兄身負欽命，不便擅離行轅罷，」我笑說，「無妨，師妹暗地跟踪，當然知道我時時私行察訪，我們坐談到天色發曉，神不知鬼不覺的一同飛越出城，讓他們瞎猜去好了，」羅素素笑道，「師兄，我們自己人無話不說，我一路暗地跟踪，觀察你每晚雖然還做功夫，不見有甚麼進益，身邊又沒有好帮手，自己又大意，從來不帶兵力，幸而你貪不污，不作威福，一路應酬應撫，也還得宜，沒有出甚麼事，其實據我沿途探聽所得，白蓮教中很有幾箇厲害脚色和白蓮教互通聲氣的水陸巨盜，也有不少名家，我真替你担心，老實說，一路行來，我時時在你身邊，即如今晚，我如不願現身會你，你便安心入睡，不知樑上有人了，本來身為欽員，公事酬應便忙不過來，那能閒從前一心操練功夫，我勸你，從此一心做文官，不要再辦這種結怨江湖事了，」我歎了口氣道，「師妹真是我平生知己，我自己知道，雖然生長閩閩之家，論我骨鯁氣傲，只宜草野，不宜鄉廟，何況現在朝內權閥，朝外黨禍，小人道長，正人氣索，一不小心，便有奇禍，我這次到外省來辦事，一半還是爲避權閥的氣炎，我恨不得丟官一身輕，像羅利夫妻一般，雙雙偕隱，逍遙江湖，才對我心思哩，」羅素素凝眸思索，半晌，才開口道，「我一路跟踪，暗地從你親隨們私下談論中，聽出你雖是大族，父母却已早故，還是單傳，而且年少登科，身列清要，照說不知有多少侯門貴族，爭選雀屏，但聽你親隨們竊竊私議，說你高低不就，一味推諉，現在中饋猶虛，都猜不出是何主意，但是此刻你自己却說出志在棄官，雙雙偕隱的話來，好像已有一位夫人似的，這是甚麼一回事呢，」她這一問，我才覺悟話有語病，被她捉住了，但是轉念之間，我立時答道，「師妹，你問得好，我真有雙雙偕隱之志，而且心目中在七八年前，已存下了一位偕隱之人，海枯石爛，此志不渝，師妹來得正好，這樁大事，沒有第二人可以商量，祇有求師妹替我決斷一下：……：……：……：偷眼看她時，見她黎渦雙暈，羞得拾不起頭來，細聲嬌嗔道，「我管不着，」我面色一

整，侃侃說道，「師妹，我們從小同心，我們不是世俗兒女，我的生死前途，但聽師妹一言，師妹既有暗地保護的恩情，難道忍心不理睬我嗎？」羅素素猛一抬頭，淚光瑩瑩，妙目深注，說道，「既然如此，這七八年來首信杳沉，撇得我孤苦淒清，到現在我千里尋父，自己踏上門來，才對我說這種話，這是何苦呢？」說罷，一低頭，就在玉臂上，嗚咽不止，我大驚之下，恨不得自己打自己幾下，可是剛才我也談起曾經托人探詢，無奈所托非人，自己一官纏身，南北超超，關山遠阻，又到不了她的跟前，猛記起剛才還說過頗棄官職，不願拋棄兩人感情，只願說得痛快，此刻想起來，却似自相矛盾，真應該自己掌頰，怪不得芳心沉痛，此時雖打疊起千萬恩情也難半語得窺，情急之下，不禁眼淚直掛，竟也抽抽抑抑的哭了起來，情人的眼淚，可以解決一切，這話不假，而且一副急淚，並不是女的專有利器，男的偶然用的得法，也一樣有效，果然，羅素素聽到我的哭聲，兩打梨花般抬起頭來，一面從身邊抽出一方羅巾搵淚，一面快聲說道：「你哭甚麼，我冤屈你麼？」說時，却把自己搵淚的羅巾擲了過來，我接過擦了一擦，遞了過去，趁勢隔著畫几拉住玉臂，輕輕搖著說，「師妹，求你暫時從寬饒恕，往後瞧我的心罷。」她瞧我愁眉苦臉，一副情急之態，想起當年同門學藝，兩心相投，倏啼倏笑，便是這副猴樣，想不到做了欽命大員，手掌生殺之權，還做出這副極形極狀，忍不住破涕爲笑，噙的笑着出聲來，我剛心裏一鬆，她忽地玉臂一掣，面色一整，說道：「實對你說。我這次千里尋父，本已下了決心，尋得着義父，果然是好，萬一義父真個成仙，或者身已去世，我不願清白女兒之身，混迹江湖，我便落髮爲尼，長齋伴佛，想不到冤孽牽纏，得著你到湖南的消息，心裏一迷糊，自輕自賤的，竟會和你相見，現在長短不必說，好歹得着義父真實消息，再作決斷，」斬釘截鐵的說罷，霍地站起身來，我急得手足無措，慌飛身攔住，不知說甚麼才好，啞聲喊道，「師妹，愚兄弟姊妹全無，有家等於無家，天可憐今晚我們相會，世界上除師妹外已無同情相憐之人，師妹再不原諒，我真無法活下去了，……」心裏氣苦之下，鼻子一酸，眼淚又掉落下來，羅素素歎了口氣，

低低喊了聲，「冤孽，」撲的又復坐下，我一聽外面，四更剛敲罷，悄悄說「師妹，你這幾天一路受盡風霜之苦，身上要緊，天亮還有不少時候，快到榻上去閉目養一會兒，我坐在這兒陪著，師妹聽我的話，」她看了我一眼，說着，你也明白我受盡風霜，不瞞你說，我是個女孩兒，一踏暗地跟蹤，那能隨意尋找宿處，這幾天鬧得我像飛禽走獸一般，巖洞密林，便是我息足養神之所，由泉曲澗，便是我盥漱梳裝之舍，我爲的是誰，「我曉得難過萬分，一蹶躄，樓板下通的一聲響，立時樓梯響動，跑上兩名親隨，在門外問過，「大人還沒有安息，有事吩咐嗎，」我慌慌聲喝道，「沒有事，下去，」聽得兩個親隨是下樓以後，慌忙說，「師妹的意思，使我一輩子報答不盡，現在快請睡一會兒，當真，師妹出門時，不是帶着猶龍劍和隨身行李，怎麼變了赤手空拳，連風鑿都不帶一件呢，」她並不答話，婷婷直立，一轉身，並不矮身作勢，刷的身形拔起一丈多高，左手一扶大樑，右臂一探，倏的竄下身來，真似四兩棉花，蹭摩不起，左脅下却已夾着一柄連環長劍，一具輕便包袱，這才知道她早把隨身東西藏在樑頂上了，我慌接過來，攔在另一張桌上，一面仍勸她睡一會兒，她笑說，「你坐着，我怎睡得熟，我們談到天亮罷，」我說，「你爲我委屈了這許多天，我心裏難過已極，你快去睡，我伺候你一宿也應該，何況明大要辦大事，你每夜辛苦，此時務必要養一養精神，師妹，你再執拗，我心裏一發難過了，」她被我逼得沒法，才羞羞澀澀的向榻上歪下身去，大約一路跟蹤而來，沒有好好安睡過，這一歪身，果然睡着了，我過去輕輕替她蓋上一幅薄被，才回到座上，暗地打算未來的事……

鬚髮蒼蒼，道貌儼然的桑葚翁，居然在沐天波女羅刹對青年男女面前，娓娓而談，講出當年自己的情史，兩人聽得如醉如癡，偶然一眼看到前面這位老前輩的威儀，兩人對看了一眼，心裏想笑，面上不敢笑，暗想這位老前輩真奇怪，把自己當年的情場綺史，毫無忌諱的講得繪聲繪色，不厭求詳，這是甚麼用意，最奇在他情史上，又有一個羅刹夫人，更是怪事。

沐天瀾女羅利心裏起疑，面上神色略異，桑孛翁似已覽察，呵呵笑道：「我這樣年紀，老着驗談述我過去的夢痕，如被常人聽去，定以爲我是瘋子，但在你們兩人面前，使我不能不這樣自背脚本，這也是我一生中祇有這一次權充瘋子，爲甚麼我要在你們面前充瘋子，你們等我全篇故事講完以後，你們大約可以明白的了，再說，天地得情之正者莫過於男女愛慕，陰陽翁合的一刹那，萬物類以化生，人倫造端於是，過此便是機械萬端，性靈汨沒，不足言情了，所以男女吸引祇要得情之正，原是天地間的至理，毫無可奇可耻之處，這是閑話，我現在繼續正文，要講到親身經歷的一段稀奇古怪的事蹟了，」桑孛翁說出怎樣奇怪故事來，第二集繼續發表

